鲁米：在春天走进果园

〈书评〉智慧无古今之别，天才却有大小之分
〈本书介绍〉
①伊斯兰神秘主义重要诗人 Rumi/鲁米
②鲁米其人、其作品及其思想传承
③关于鲁米 ◎英译者巴克斯
④简介伊斯兰教苏菲派 ◎中译者
⑤鲁米情诗的灵魂——幻境
⑥关于本书的编排 ◎英译者巴克斯

1| 酒馆：谁带我来这里的，谁就得把我带回家 1
我们有一大桶葡萄酒，却没杯子/ 走吧！往内或往外／我们啜饮的酒，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的血液

2| 困惑：我有五事相告 15
成为融化的雪／我们在哪里？／有一颗光的种子种在你里面

3| 夜气：虚空与静默 31
芦笛之歌／我的话尽意了吗？／静／方熄的烛火／虚空／夜气

4| 春之晕眩：伫立在朝气勃勃的气息中 55
春天/今天，就像平常的每一天一样/ 有一片田野，它位于是非对错的界域之外/破晓的微风有秘密要告诉你/在春大的时候，到果园去一游吧/展开你自己的神话/不在日历上的一天/日日夜夜，音乐

5| 不要走近我：感受分离的滋味 75
男人与女人的口角/一个空心蒜头/苍白的日光

6| 节制欲求：你是怎样杀死你的雄鸡的？ 85
真正的男人/纹身/火之中央/让自己断奶/冥想之后/你身上发出的光

7| 秘谈：河边的会晤 123
夜里的对话/门里门外的对话/万川共流/永恒的对谈 /朋友，我们的亲密有如如此

8| 曰出的红宝石：当个情人 147
泉水/音符/乐师/乍听到我的初恋故事/我们是镜子，同时也是镜中的脸

9| 鹤嘴锄：探入地下的宝藏 161
倒错/解梦/托钵僧

10| 渴望得到新琴弦：艺术是对顺服的挑逗 173
一个不存在的埃及/中国艺术与希腊艺术/在你的光辉中，我学会如何爱

11| 风中之蚊：合一 183
风中之蚊/请把这图案绣在你的地毯上

12| 我何幸有此良师：谢赫 193
鹰嘴豆与厨子的对话/跛脚羊

13| 故事：粗糙的比喻 201
我会在破晓以前来到/两种奔跑

14| 所罗门的诗歌：遥远的清真寺 2I5
所罗门致示巴/所罗门之冠/遥远的清真寺

15| 三尾鱼：为爱豪赌 225
顺著滚滚溪流乘舟而下/三尾鱼/我们一生都在互望著对方的脸

16| 耶稣之诗：基督是全人类 233
骑在赛驴上的耶稣/耶稣为何而跑

17| 故事：在巴格达梦见开罗 239
在巴格达梦见开罗，在开罗梦见巴格达 / 死与笑

18| 绿穗处处：跑来跑去的小孩 253
绿穗/你分了我的心

19| 交织：共同的修炼 265
水车/谷仓的地板/摸象

2O| 思慕之歌：私密的修持 273
一篮新鲜面包/独自祷告/包裹自己的人

<书评>

智慧无古今之别，天才却有大小之分

——中古波斯诗人鲁米评赞

鲁米（Rumi 1207－1273）的诗歌给人强烈的惊喜与感动。即使是由英译转中译，鲁米的构思与想像的大智慧穿透了任何文字的障碍，译文同样都是佳作。这正像美人胚子不论穿上什麼衣裳，都风姿绰约。中译是前此为立绪出版社翻译脍炙人口的《孤独》一书的梁永安先生。这是一本少有的好书。

读了鲁米的诗歌，引发我两点感想：世界上一切最杰出的文学艺术作品都有相同的素质。那就是深刻的内涵，强烈拨动我们心弦的共鸣，想象的飞跃，心灵的广袤与自由，令人惊喜的创造性的思路与表现手法。

其次，不免使我想到我们长期以来所关注与膜拜的太偏向西方文化了。对自己的文化日渐冷漠，对于回教文化，更是漠视甚至歧视。我们的文化视野与文化胸襟实在过于狭隘而功利。就西方文化而言，我们也只热衷西方现代的科技、商业与消费文化，对西方的古典，也很少用心。

鲁米是八个世纪之前伊斯兰神秘主义中“苏菲派”的大诗人。神秘主义认为“多”只是幻，“一”才是真。其实最高的宗教思想与哲学相通。中国哲学的“道”、西方的“理念”、佛家的“真如”、回教的“真主”都是以最高的、永恒不变的、本质的、普遍的、抽象的原理来把握变动不居、驳杂万殊、感官所及的具体的现象界。所以，要追求最高的真，便需抛弃私心俗念，摒除肉身的感觉，消除人我与物我的界限，进入天地的真心，与宇宙的本源合一。这是宗教、哲学、艺术与生命的最高境界。鲁米的诗歌就在弘扬这境界。

鲁米的诗歌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完全不在说教。他的心灵之开放、开明，一点也不迂执；他的狂想与即兴式的歌咏，毫无禁忌；他的幽默、慧黠乃至嘲谵，使你感受到一个活泼的心灵的蹦跳；他那些丰富美妙、富于隐喻的故事，以及他在旁白中的开示，如醍醐灌顶，使人豁然开窍，在会心莞尔或开怀大笑中获得人生的启示。他用简朴而晶莹的短句，别辟蹊径的思考方式，打开你心中生锈的门窗，让灵光排闼直入你的心房。智慧无古今之别，天才却有大小之分。鲁米令人折服。

这本诗集的妙篇佳句太多，我只举第十五章“二尾鱼：为爱豪赌”为例。在湖里，有聪明、普通与愚笨的三尾鱼。渔人来了，聪明的鱼决计奔赴大海。“穆罕默德说过：爱我们的家乡，。／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千万不要按字面理解这句话！／你真正的『家乡』，是你要前赴的目的地，／不是你现在的住所。”普通的那尾鱼错失良机，没与聪明鱼一起逃走。鲁米说“不要为已过去的事后悔。”普通鱼急中装死而逃过一劫。而那尾笨鱼被捉，并被丢入煎锅，心想“要是能活著离开这里，/我决心不会再回到那狭隘的湖中。/我要到大海里去！／我要以无限为家。”笨鱼既无大志，又无急智，终于难逃厄运。诗中还穿插其他精警的寓言，恕不详说。

鲁米的诗歌中美妙而富启发性的佳句与许多有深意的故事，使我们原来鲁钝的智慧倏忽间给鲁米磨利了。没有读过他的诗歌，你将不知道创造性的心灵能够闪烁出何等的光辉。那是多麼遗憾！（鲁米《在春天走进果园》，立绪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月）

<本书介绍>①

伊斯兰神秘主义重要诗人

Rumi/鲁米

以第三只眼看世界

鲁米（Rumi）是十三世纪伊斯兰神秘主义的重要诗人。他的作品于十九世纪始被引介到西方世界。被许多历史学家和现代文学家视为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诗人兼哲学家之一，其历史地位与中国的李白、杜甫，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媲美，已被公认为世界文学中的珍贵瑰宝。

九〇年代以来，西方兴起了对鲁米诗歌颂读的热潮，其诗集因而成为畅销书。

他的诗也被谱成乐曲，风行世界。但是台湾的读者，对他的认识是空白的。在此，我们特别推荐。

本书的出版，将如鲁米诗中所说的：

让我们以第三只眼来看世界。

鲁米的诗所表达的是人类永恒不变的共同真理。这个真理无论是在基督宗教的世界中看得到，在印度的宗教思想中看得到，更是在中国的老庄思想中看得到。正如巴克斯教授所，鲁米的诗歌正如中国的道家在朋友丧礼中施放的鞭炮。

鲁米的诗，随处闪现生命智慧的灵光，既是空灵的，又是现世的，例如：

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名誉的人，
饮下你所有的激情。

闭起双眼，以第三只眼睛观物，
伸出双臂，要是你希望被拥抱的话。

他的胸怀何其豪放、宽阔；例如：

我们有一大桶葡萄酒，却没有杯子
棒极了，
每晨，我们两颊飞红一次，
每夜，我们两颊再飞红一次。

这镇里的人，既爱醉汉，也爱警伯
爱他们，如爱两枚不同的棋子

读鲁米的诗，除品赏其文字的优美，且亦阅读他深邃的智慧。诚如他告诉我们： 任何你每天持之以恒在做的事情，都可以为你打开一扇通向精神深处，通向自由的门。 本书由美国巴克斯教授英译，他被公认是鲁米在英语世界中的主要诠释人。中译梁永安先生，译文也十分优美。

<本书介绍>②
Rumi／鲁米
其人、其作品及其思想传承
◎蔡源林（佛光大学比较宗教学研究所教授）
伊斯兰文明的光辉曾经照耀中古世界达六个世纪之久。当中国的唐帝国文明已渐趋没落，而西方世界尚未脱离“黑暗时代”的封闭状态之际，信仰伊斯兰教的诸民族：阿拉伯人、波斯人及土耳其人，扮演著汇通东西文明的桥梁角色，使伊斯兰文化在中古后期占据一支独秀、独霸世界的地位。
伊斯兰传统蕴育下的神学、哲学、科学、艺术与教育制度等，不但为西方世界保留了希腊罗马文化的遗产，并将其发扬光大后的成果扩散到西方基督宗教世界，而促成欧洲中古末期经院（ScholastiC）教育及学术的发展及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文化的再生，使得因战乱与封建制度的凋蔽而至文化落后的欧洲社会得以启蒙而间接促成现代化；而且，伊斯兰教的旅行家、朝圣者及商人，以其冒险精神及航海能力打通了东西贸易的孔道，从中国的泉州和广州，经印度、波斯湾沿岸，远至西班牙及摩洛哥，无处不有伊斯兰教徒的踪迹，故他们扮演东西方贸易中介者的角色，远早于中国的郑和下西洋及西方的海外拓殖及新航路的发现。
因为体认到伊斯兰文化遗产对西方世界的重要性，故西方学术界早在十八世纪开始已有专门的伊斯兰研究，系统性的研究翻译中古伊斯兰文化的伟大神学、法律、科学、哲学及文学作品。在这其中，鲁米的诗作大概是所有伊斯兰诗人中最早有欧文翻译者之一，从十九世纪初的德文翻译，到今天在美国的“新世代”（New Age）畅销书架上，都还可看到鲁米的作品，故鲁米诗集已成为世界文学的永恒遗产之一部。
但在台湾，因为对伊斯兰文化的研究从未真正开始，对其具代表性的文学作品里有中文翻译者实寥寥可数，大概只有《一千零一夜》及《鲁拜集》等，故对像鲁米这样重要的大诗人，台湾读者恐怕都还很陌生。

鲁米和阿塔尔、萨纳依并称中世纪波斯三大诗人。后两人以长篇史诗著称，而鲁米则以短小抒情诗闻名，其三人之地位如同中国古典诗中的李杜一般。而鲁米的狂想式及即兴式的天才创作，确有点近似李白，这两人的相似点为，常以醇酒及音乐为媒介来表现其自由挥洒，豪放不拘的个性。但如此的比较不应造成误导，究竟李白所处的唐朝文化及鲁米所处的中世纪伊斯兰文化是相当不同的。深入了解鲁米所置身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文化脉络是理解其诗作所必须的。

鲁米个人的生命及其所处的大时代，都像其诗作一样，充满戏剧性。在历经了阿拔斯王朝中期近两百多年的盛世后，伊斯兰帝国早因塞尔柱土耳其人的入侵而分崩离析了，虽然伊斯兰文化能逐渐同化土耳其人而使其注入新的活力，但哈里发中央政权对地方的诸侯毫无权威可言，有时竟成为强大军阀操纵的傀儡，这情形一直持续到鲁米所生长的十三世纪初，就在这哈里发帝国危机的时期，全伊斯兰世界遭遇到历史上空前的大灾难——蒙古西征。当伊斯兰教徒在近东地区以其强大的军队击退来犯的基督教十字军之际，料想不到在远东其帝国后门突然出现了一大批不知名的凶猛异族入侵。蒙古骑兵横扫中亚，所到之处烧杀虏掠，许多中世纪著名的伊斯兰古城，包括撒马尔干、布哈拉和鲁米的故乡——巴尔赫（Balkh）都被蒙古人夷为平地。鲁米的家庭幸运地因麦加朝圣之旅，在成吉思汗军队占领之前几年就已经迁移，故逃过蒙古人的屠杀。最后，鲁米家庭流亡至土耳其中部安那托利亚高原的孔雅（Conya）定居。而土耳其佣兵团在近东地区抵御了蒙古骑兵，故使近东地区成为在蒙古西征期间伊斯兰教徒的避难所。其时哈里发帝国的首都巴格达已被蒙古人攻下，哈里发本人被杀害，而阿拔斯王朝的结束，也宣告伊斯兰帝国大一统的局面从此不再能够恢复。鲁米的一生就是在蒙古西征的动乱中渡过。

鲁米像他同时代的其他伊斯兰学者一样，接受完整的清真寺院教育，学习伊斯兰教法学、神学、文法修辞、哲学与科学，并从事苏菲派（Sufism）神秘主义的修行。故其诗歌反映了知识上的广度及宗教体验上的深度，是波斯诗文及伊斯兰神秘主义两大传统汇合的结晶。在他的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当时所流行的苏菲修行者宗教经验的再现。他善用《古兰经》（或称《可兰经》）和前代诗人的寓言故事及比喻来开展其主题，但这些典故借用却被转化为一种鲁米式的狂想变奏，使人拍案叫绝。他偏好将舞蹈及音乐的韵律溶入诗歌，故其诗韵不只表现在韵脚上，且展示在字句的抑扬顿挫中，当然这些声韵特质不可能在翻译中再现，但其丰富的诗性意象仍可从译品中得窥其堂奥。据云，鲁米可以因著邻舍金匠的敲击声和水磨的淅沥声而翩然起舞，诗兴大发而创作。舞蹈，对鲁米而言是一种崇高的生命律动，是可与宇宙星辰运转及天使翱翔之运动相呼应的。

鲁米诗作思想的宗教传承是相当复杂的。处在近东地区基督教、犹太教及伊斯兰教三大宗教文明及希腊异教传统的交接地带，故希腊哲学及新旧约故事的主题亦可见于其诗作的丰富典故之中，也因此鲁米比其他诗人更能具体表现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普世精神及文化调和主义，故其作品亦能深深震撼基督宗教传统下的西方知识分子。

无论如何，构成鲁米诗人灵魂核心的乃是伊斯兰的苏菲神秘主义。早期苏菲派大师的宗教经验被鲁米采用做为人类追求精神超越及终极救赎的象徵。哈拉智（Hallaj?-992)这位为真主的神圣之爱而牺牲的苏菲派诗人及殉道者，对鲁米而言成为通过死亡而再生的最佳象徵，并具体实践了穆罕默德先知圣训的名言：“在你死前死去。”（Die before you die）对伊斯兰教徒而言，死亡只是从今世通往来世的过渡，而真主安拉才是人生的最终归宿，今世的功修只是为来世天堂的永生及真主无限的恩赐做准备而已。对苏菲修行者而言，肉体死亡不但只是暂时的结束而已，还是一个契机，使人看破世俗荣华富贵的虚幻性，以积极追求真主永恒国度的机会。因此，鲁米告诉我们：“真主提供一项最佳的交易 ：她买走你们那污秽的荣华富责而施予你们灵性之光；它买走这腐朽冰凉的肉体而赐予一个超乎想像的国度。”熟悉《古兰经》的人都知道鲁米这里使用经文上交易的比喻来说明人生的真谛。鲁米以诗的语言表达了

苏菲主义对伊斯兰教面对死亡，参悟死亡，从而超克死亡之人生意境的诠释。
苏菲派的修行主要依循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基本功修并实践清贫禁欲的生活方式，以达到“自我消解”（fana）的境界，由历经不同的心灵状态或阶段，而达到“非存有”（non－existence）的境界，最终体悟到“非存有”乃真主安拉的神圣本质之一而完成“与真主合而为一”（baqa）。这是人类精神透过不断自我消解与再生的超越历程，鲁米有一首诗作具体表现这个苏菲的精神旅程：

我像矿物般死去而变成植物；
我像植物般死去而长成动物；
我像动物般死去而成为人。
为何我要恐惧？
何时我因死去而下降？
然而，再一次我将像人般死去，
而与被祝福的天使共翱翔；
甚且，我将通过天使的境界而向前迈进：
除了真主之外，一切终将毁灭。
当我牺牲了天使般的灵魂，
我将变成那任何心灵都无法看透者。
哦！让我不存在，因为，
非存有以一种管风琴的声调宣告
我们终将归向祂。

本世纪初，伊斯兰的现代主义学者竟附会地诠释这首诗为鲁米比达尔文更早六百年宣告了生物进化论。其实，科学的进化论甚至还没搞清楚人的精神灵性活动是怎麼进化出来的呢！对苏菲派修行者而言，生命中的痛苦及终极的痛苦一一死亡，都指向真主的恩赐与爱，是人性成熟完美的必然条件，而鲁米的诗作擅长以日常事物来象徵人类经由苦难折磨而终抵完美的存在情境，使人倍觉亲切。
鲁米的两部诗集——《诗篇》（Diwan）和《智慧律诗》（Mathnawi)，在他逝世后，即已传遍西起土耳其，东至印度的广大伊斯兰地区。其门徒在鲁米的孔雅出生地建立了“梅夫拉维”（Merlevi）教团，以发挥鲁米以音乐舞蹈做为苏菲修行法门的教导，该教团并受后来之鄂图曼土耳其帝国之奖掖。透过鄂图曼帝国，鲁米的诗作传入西方世界而为十九世纪欧洲东方学者所熟知。

<本书介绍>③/英译者：Coleman Barks

关于鲁米 (Rumi）
波斯人和阿富汗人称鲁米为贾拉尔丁•巴尔赫（JelaluddinBalkhi）。鲁米一二〇七年的十月三十日出生于阿富汗斯坦的巴尔赫（Balkh），当时，阿富汗斯坦仍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鲁米”一词的原意为“家在安纳托利亚罗马属地的人”①。当然，人们会用这个名字称呼他，是在鲁米的家族为逃避蒙古人入侵而迁往土耳其的孔雅（Konya）以后的事。鲁米的父亲巴哈欧丁•瓦拉德（Bahauddin Walad)是个神学家、法官，也是某个支派的神秘主义者，著有《暮祷》（Maarif）一书。《暮祷》由一些札记、日记式文字、讲道词和对视觉经验的奇特阐释所构成，很多传统学者在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都倍感震撼。鲁米自小受教于他父亲的门生布汉鲁丁•马哈奎克（Burhanuddin Mahaqqiq)，学习父亲的神秘体验：他们也一起研读萨纳依

②和阿塔尔③的诗歌。父亲死后，鲁米接替他成为孔雅一个苏菲教团的谢赫（即导师）。鲁米似乎一直都是过著单纯的学者型宗教家生活（教导徒众、沈思冥想和扶弱济贫），这种情形到了一二四四年秋末一个陌生人登门造访之后才发生了变化。来访的陌生人名叫夏姆斯（Shams of Tabriz），是个托钵僧，他一直在中东地区四处流浪，为的是寻找一个“恒久的挚友”。据说，在流浪期间，有一天，一个声音临在他身上：“如果我让你找到你要找的人，你会以什麼为报？”“我的头。”“你要找的人就是巴尔赫的贾拉尔丁。”

夏姆斯见到鲁米以后，问了一个问题，立刻让博学多识的鲁米昏厥在地。夏姆斯当时问的是什麼问题，现已无法确知，但据其中比较可靠的一个说法，他当时问的是：“穆罕默德和比斯塔米⑤哪一个比较伟大？”夏姆斯会有此一问，是因为比斯塔米曾经说过：“我的荣宠何等盛大”，反观穆罕默德则曾在祷告时向真主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未能如应有那样认识你。”

鲁米意识到夏姆斯的问题有多难，才会昏厥在地。不过，鲁米最后还是把答案给想了出来：穆罕默德比较伟大，因为比斯塔米虽然一度亲近过真主，却就此停步不前，但穆罕默德却从来没有停下过自己的追寻。有关夏姆斯和鲁米初次见面的情形，众说纷纭，但有一件事情却是可以确定的：他们一见如故，成为不可须臾分离的朋友。夏姆斯和鲁米的友谊近乎是一个奥秘。他们可以连续几个月几乎不吃不喝也不睡，坐在一起进行玄奥的晤谈。这种忘形的连结招来了妒意，鲁米的门人弟子都因为自己的被忽略而感到忿忿不平。夏姆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悄悄离开了鲁米；他的离开就跟他的出现一样突然。据研究鲁米的作品长达四十年的学者史梅尔（Annemarie Schimmel）指出，似乎正是在夏姆斯的不告而别以后，鲁米才开始成为一位神秘主义诗人，“他开始写诗，一小时接一小时地聆听音乐，聆听歌唱，翩翩起舞。”

后来，鲁米问说夏姆斯人在大马士革，便立刻派儿子苏丹•维拉特（Sultan Velad）去把他给接回。见面的时候，鲁米和夏姆斯双双跪倒在对方脚前，“至此，谁是爱者，谁是被爱者，已难以区分。”夏姆斯此后住在鲁米家里，并跟一个在鲁米家长大的年轻女孩结了婚。

一二四八年的十二月五日，夏姆斯在跟鲁米谈话的中途被人唤到后门去。自此失去踪影，再也没有出现过。据信，他是被鲁米的儿子安拉尔丁（Allaedin）所杀。如果此说属实，那夏姆斯果真为他跟鲁米的友谊付出了当初承诺的代价：自己的头。

夏姆斯的神秘失踪让鲁米难以释怀。他亲自四处查访夏姆斯的下落，最后还跑到了大马士革。不过正是在大马士革，鲁米悟出了：

我为什么要寻找他呢？我不就是
他吗？他的本质透过我而显现。
我寻找的只是我自己！

合一终于完成了。这是丰满的自我消解⑥。鲁米把他跟夏姆斯交往期间所写的大量四行诗和颂诗结集成书，取名《夏姆斯作品集》——因为他认为，夏姆斯才是这些诗歌的真正作者。在夏姆斯死后，鲁米觅得了另一个挚友：金匠萨拉丁•查古布（Saladin Zarkub）。鲁米这个时期的诗风变得温柔恬静，不像与夏姆斯交往时期那麼炽热奔放。他把这些诗一律题献给萨拉丁 。萨拉丁死后，鲁米的抄写员——也是他最喜爱的学生胡珊•切利毕（Husam Chelebi）取代了萨拉丁在鲁米生命中的位置。鲁米晚年的代表作是《智慧律诗》（Mathnawi）。这是一本大部头的作品，共分六卷，从神学理论到民间故事到笑话到令人出神狂喜的诗歌，无所不包。鲁米生命的最后十二年都用在写作这本作品上。鲁米声称胡珊是《智慧律诗》的精神源头，也是唯一明白个中真义的人，所以他把它题献给胡珊。鲁米逝于一二七三年的十二月七日。

注释：
①安纳托利亚（anatolia），即小亚细亚，今土耳其之亚洲半岛部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曾是罗马帝国的领土，孔雅即位于该处。至鲁米迁往孔雅时，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已脱离罗马帝国的控制。（中译者注）
②萨纳依（Hakim Sanal，？-1131），伽色尼（Ghazna）的宫廷诗人，波斯语第一首杰出神秘主义诗歌的作者，著有《真理之园》。鲁米诗歌中的许多意象和故事都是转借自萨纳依。鲁米从萨纳依那里学到的其中一件事是，即使不雅的笑话也可以传达让人获益的教诲。在鲁米的《智慧律诗》的第五卷，就包含著大量这一类的不雅笑话。（英译者注）
③阿塔尔（Fariddin Attar，1119-1230），苏菲派大诗人，著有《百鸟朝凤》据说阿塔尔跟鲁米曾在大马士革有过一面之缘，当时鲁米只有十二岁，正跟父亲一道旅行。阿塔尔一眼就看出了鲁米过人的灵性。他看见鲁米父亲走在鲁米前面，就说道：“我看见海走在大洋的前面。”（英译者注）
④苏菲派没有一个统一的组识，由为数众多的教团独立运作，每个教团的领袖称为谢赫（Sheikh），意义约相当于“导师”。另外，回教国家人士亦称年高德助的人为谢赫。（中译者注）
⑤比斯塔米（Bestami，？-874），苏菲派思想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中译者注）
⑥自我消解（fana），一译寂灭，人扬弃自我，与真主合一的境界。这里是借指鲁米与夏姆斯精神上的合一。（中译者注）

<本书介绍>④/中译者

简介伊斯兰教苏菲派
情侣模式的天人合一

你是我心绪围绕的长空，
是爱中之爱，是我复活之地。
——鲁米
啊，朝觐者，你们向何处去？
意中人本在这里，快来这里，快来这里。
意中人原本与你毗邻而居，
因何还四处旁徨，到处寻觅？
——阿塔尔①

苏菲派（Sufism）是伊斯兰教内部一个非主流派别，它相信，人透过不断的自我净化，终可以达到与造物主合一的境界。
根据较一般性的解释，“苏菲”一词源自阿拉伯文的 Suf（羊毛）。此说以为，最早的苏菲派人士，奉行禁欲苦行主义，以穿著粗制的羊毛大袍作为抗议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示，遂被称为苏菲。不过这也不是没有争议的解释，例如有些人就认为，Sufism 一词系由 SUfa（清静）或 Sufu（高位，意指在安拉处有高位）衍生而来。
苏菲派的思想以神秘主义为其特质，这样说，是因为苏菲派和世界上其他神秘主义思想一样，相信“多”只是幻，“一”才是真；他们相信，世界上的存有物虽然千差万别，但从形而上的角度观之，不过是同一个单一体，并相信人可以透过种种精神与身体上的修炼，直观性地参透“存有是一”的道理。有学者认为，苏菲思想受新柏拉图主义影响匪浅，不过，由于苏

菲派的思想必竟是透过对伊斯兰教的诠释与发挥而来，故其神秘主义亦充满了斯兰教色彩。伊斯兰教的基本信条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②，此信条也不过是为了强调真主的至高无上性和唯一性，其内涵约相当于“世界上除唯一的真主外，别无应予信奉和崇拜的主宰”，但苏菲派却别出新裁，把它诠释为“除真主外，无物存在”。这样的诠释，等于是说唯有真主是真、是实，俗世生活一切皆虚、皆幻，宇宙万有（包括人）本质上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是一种非存在唯一真实存在的只有真主。 苏菲派像其他伊斯兰的正统教派一样，肯定天地万物皆为真主所造，但为配合其“存有是一”的观点，苏菲派把真主的造化万物解释为真主自现或外化的结果。真主与天地万物的关系就有如太阳与阳光的关系，照镜人与镜像的关系；真主渗透在天地万物之中，反过来说，天地万物在本质上来说和真主并没有分别。苏菲派认为，人生的真正任务就是寻求开悟，认识自己与真主、与天地万物原是一体，从而归根复命，返本归源。

苏菲派和正统伊斯兰教派的另一分歧点在于对待真主的态度上。正统伊斯兰教派教徒在敬拜、侍奉真主的时候，往往诚惶诚恐，心存畏惧，这一方面是因为人的现世福乐与来世奖惩，俱操诸真主手中，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正统的伊斯兰教派否定人与真主有合一的可能，真主显得高高在上，令人望而生畏。但在苏菲派看来，真主是人的本源，也是人的终极归宿，所以不但不需要畏惧，反而值得爱慕、眷恋与追求。苏菲派常常把人与真主的关系喻为爱者/被爱者（情人/意中人）的关系，理由即在于此。③另外，由于苏菲派也把真主等同于真理、知识与光明，凡此种种，都让真主显得是一个值得亲近与思慕的对象。

苏菲派把禁欲苦修、克己忍让、力诫骄傲和行善济人视为自我修炼和净化的法门。苏菲派最重要的仪式称为齐克尔，那是一种反覆念诵颂主经文或语句（从数百遍到十万遍不等）的仪式，往往伴随著诗歌、音乐与舞蹈一起进行。透过不断的颂主、悦耳的歌唱、婆娑的舞姿、激烈的旋转，信众会慢慢进人恍惚、陶醉、出神、狂喜的状态，迈向与真主合一的体验。

苏菲派虽然被外界视为一个派别，但它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是由互不统属的教团各自独立运作（每个教团皆由一导师与一群追随的信众所构成）。到底历史曾形成过多少苏菲教团，众说不一，有的学者认为主要的教团前后有两百个，有的则以为只有数十个。鲁米所领导的梅夫拉维教团即属较著名的苏菲教团之一。

尽管苏菲派在伊斯兰教内是一个非主流派别，但它对伊斯兰的信仰史和文化史的影响力却不容小觑。有些人相信，将来能使伊斯兰教从沈寂中再次绽放光芒者，很有可能就是苏菲派的精神力量。

注释：

①转引自张鸿年著《波斯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版，一〇九页。

②此语一般译作“除安拉外，再没有神”，但为配合苏菲派对它的特有诠释（详下），本书一概译作“万物非主，唯有真主”。按此八字乃伊斯兰教徒为表明其信仰而必须念诵的“清真言”的一部分，其全文为：“我作证：除安拉外，再没有神；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

③爱者（lover）与被爱者（be loved）是鲁米诗中极常出现的一对语词，指的就是爱慕真主的人和被人所爱慕的真主。有时，基于修辞上的考虑，我们会把爱者改译为情人，把被爱者改译为意中人。另外，鲁米又很喜欢用朋友关系来比喻人与主的关系，所以，他诗中的“朋友”一词，大多指的都是真主。（由于苏菲派主张人与真主本为一体，所以读者在看到鲁米诗中有“被爱者就是爱者”、“朋友就是你自己”之类的文字时，不必以为是故弄玄虚。）

<本书介绍>⑤ /

鲁米情诗的灵魂——幻境

残破的心中 重寻热情的信仰

“镇日，镇夜，音乐是一首宁静、皎洁的芦笛之歌。若歌停了，我们也就逝去了。”这是伟大诗人鲁米四行诗的第七首。对音乐的情感其实就像哲人尼采所说：“如果没有音乐，生命将是个错误。诗和音乐的密不可分，从早世纪就开始，近期出版的“鲁米情诗的灵魂——幻境 2”，经过作曲家葛来姆 •雷维尔 CRAME REVELL）为鲁米情诗融入了新鲜的灵魂，使音乐作品呈现新颖的世界风貌。

十三世纪的阿富汗诗人鲁米，属于回教苏菲教派，他倡导追求热惰与狂喜，并认为这是天人合一境界唯一的途径。鲁米情诗之所以备受近代人喜爱，主要原因是这些情诗教导人对爱和人类共同情感的接纳，让人毫不保留、矫饰地自观内在，他真诚地面对自己，并热情地看待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我觉得真正的心灵改革，应从这些充盈著爱与真的音乐与诗文开始，“菩提系列”可能已经落伍了。

作曲家葛来姆•雷维尔曾为德国电影大导演温德斯“直到世界末日”一片配乐，这次为了这张专辑，他请了中国、以色列。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地的传统音乐家共同制作，并由克麦浓籍女歌手伊丝特（ESNTHER）主唱，该专辑最有趣的是，把鲁米的诗作翻译成各种语言，以合成器串连各种传统乐器和唱腔，使音乐呈现古今东西等融合的多种风貌。

“因为有爱，人生才美丽。”鲁米的诗总是以爱为出发点。“迥视内心”、“别回头睡去”由努斯拉特翻译成乌尔都语，并以手风琴伴奏，有种悠悠远远的气质。女高音伊丝特在“眼睛就瞎掉”和“气息”里，则有她动人优美的歌声。至于美裔以色列人的女歌手诺雅，则将鲁米的四行诗翻译成希伯莱文演唱，“海洋”是其代表作。另外还有旅居澳洲的中国歌手梁锡南在“沙漠黄昏”里的演唱；美国人洛莉•卡森则用她独特的嗓音以吟唱和朗诵诗的调性，把片中的曲子串连在一起。

有人说：“鲁米是爱的奴隶与英雄，透过他，我们才能在残破的心中重新寻著热情与信仰。”对于这样的说法，你要不要先听听音乐再下判断。

＜编者按＞本文原刊登于 86 年 6 月中时晚报艺文生活版，文中介绍的是鲁米的情诗选集，因在本书中亦多有收录，为了从更多的角度来了解鲁米，本书特予转载。

<本书介绍>⑥ / 英译者

关于本书的编排

这本书的编排方式肯定会让传统的鲁米学者感到困惑。传统学者在为鲁米的作品做分类的时候，通常都会把它们区分为七大范畴：四行诗、颂诗、律诗、言论集、书信和讲道词，但本书却没有采取这样的分类法。人的心灵喜欢归类，但鲁米的原创力却是一个源源不绝的活水源头，超出一切形式与心灵的框架之外。

本书把鲁米的诗歌依主题画分为二十章，但这种画分法仍只属皮相。鲁米的诗歌是流动不居的，它们互相渗透，互相发明。究极言之，鲁米的所有诗歌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La’illaha il'Allahu），鲁米的不同诗歌只是这同一个主题的不同变奏。本书为鲁米诗歌所加的诗题也只属权宜性质。鲁米诗歌原来都是没有诗题的。他把他的四行诗与颂诗集称为《夏姆斯作品集》，而对自己晚年的六卷巨作，也仅仅以《智慧律诗》名之（他有时又称之为《胡珊之书》）。名称只是馀事。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多少都残留著海洋的回响。而鲁米的诗歌就像一阵带盐味的海风，从海洋吹向内陆，要唤醒我们对海洋的回忆。

鲁米不是为了艺术创作而写诗，他的诗，每一首都是为提供教团成员修持的需要而写。所以不管那是一首严厉肃穆的诗还是出神狂喜的诗，是一首日用寻常的诗，还是一首玄奥晦涩的诗，莫不是因教团内部的一项需求而起。诗、音乐和舞蹈，三者都是苏菲教团灵修生活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鲁米在《智慧律诗》每一卷的卷首都会放一段祷告词，以下是置于第四卷卷首的祷告词。

●为起早的忧伤者赞颂
我奉 满有慈悲、满有怜悯的上主之名祷告。

这是我们第四度走在回家的归途上，在前头，有天大的好处正等待著我们。读这卷诗的人，将如乾旱的芳草地乍听见雷声那样，满心欢畅。它可以为忧伤的灵魂带来欢娱，为朽坏的身体带来治疗。所有赞颂都归于上主。这条路可以领你跟你的灵魂重新连结，助你在艰困中找到苏息。对那些自外于上主的人来说，读这卷诗是件苦事，但对其他的人来说，读这卷诗却会感到欢欣鼓舞。这卷诗是一艘货船，上面装载著的货物，比一个绝色美女还要珍贵。所有爱主的人都会在它里头找到奖赏。一轮满月和一笔你原以为已失去的财产将会重归你手。太阳出来了，而它的光，正是我们要借这卷诗授予我们精神族裔的东西。我们对上主的感戴把他们与我们联成一体，并为我们带来更多更多新的族裔。正如安达鲁西亚诗人里加（Adi al-Riga）所说的：

我在酣睡，一阵凉风抚拂我。
突然间，从灌木丛中，
传来一只灰鸽子
殷殷思念的歌声
如泣如诉，
让我省起
沈埋已久的激情。

我离开我的灵魂何其久，
起得又何其晏，但那鸽子的歌声
唤醒我，使我涕泣。
为所有起早的忧伤者赞颂！

有些人会走在前头，有些人会走在后头，但上主将一视同仁，按顺序──赐福他们。祂会为每个困乏的旅人更新装备，为每个替主耕耘的人提供食粮，为穆罕默德、耶稣以及每个使者和先知祝福。阿门，愿所有造物的主保守赐福你们。

酒馆：谁带我来这里的，谁就得把我带回家
The Tavern

关于酒馆
酒馆是个丰盛之所：这里不但有各式各样的美酒可以品尝，还有机智的辩论可以参与、引人入胜的故事可以聆听和发自灵魂的歌声可以欣赏。在酒馆里，人们像是被放在酒桶里发酵的葡萄，汁液从身上源源流出，互相浸润对方。这也是为什麼两个酩酊的人到后来会不辨彼此的原因。在酒馆这个亢奋迷离、欲望半隐半现的世界里，代名词是派不上用场的。
不过，在酒馆里待上一段时间以后，一个临界点就会来到。这时，人会回忆起另一个所在、思念起自己的源头来，于是踏上归途之念油然而生。《可兰经》上说：“每个人都处于归途之中。”鲁米指出，酒馆是一个危险的所在，有时伪装是必需的，不过千万不要隐藏你的心。

始终要保持心的开放。到了该离去的时候，灵魂就会吆喝著走出酒馆，步上大街，开始寻觅归途。
凌晨四点，纳西努底恩①离开了酒馆，在城中漫无目的地四处游逛。一个巡警把他叫住，问道："为什麼你三更半夜还在街上游荡？"纳西努底恩回答说："先生，如果我知道答案的话，好几小时以前就已经回家去了！"

●谁用我的嘴巴说话
我日念夜想：
我来自何处，来此何为？
我没有头绪。
我的灵魂来自他处，这一点毫无疑问，
既如此，我也打算终老于
我从来之处。

我的醉，始自某处另一家酒馆。
回到那里，
我将彻底酒醒。
我是飞来自另一大陆的鸟，坐困于此鸟笼中，
总有一日，要展翅飞走；但是
现在用我耳朵聆听，
用我嘴巴说话的
是谁？

用我眼睛在观看的是谁？那灵魂是谁？
我无法停止诘问。
只要能品尝到丝毫答案，
我将能挣脱此醉之牢笼。
我不能自行离去，我不能那样子。
谁带我来这里的，谁就得把我带回家。

我不知道自己打算藉这诗说些什麼。
我没有在事前构思过。
写完这诗以后，
我变得非常沈默，寡言鲜语。

●我们有一大桶葡萄酒，却没杯子。
棒极了。
每晨，我们两颊飞红一次，
每夜，我们两颊再飞红一次。

他们说我们没有明天。他们说得对。
棒极了。

●精神性的团体
有一个精神性的团体。
参加它，并去享受
行走在闹街上的欢愉，
让自己成为喧闹。

饮下你所有的激情
让自己成为一个不名誉的人。

闭起双眼
以第三只眼睛观物。

伸出双臂，
要是你希望被拥抱的话。

坐在这个圆圈中。

像头狼一样，一动不动，感受
牧羊人的爱充满你。

晚上，你的意中人远扬。
别接受安慰。

对食物闭上嘴巴。
用你的嘴巴去体味爱慕者嘴巴的滋味。

你哀叹：“她离开我。”“他离开我。”
走了一个会来二十个。

摒弃思虑。
想想思虑是谁制造出来的！

为什么你要让自己成为囚徒呢？
当窗开得那麽大的时候？

摆脱忧虑的纠结，
生活在静默之中。

不断不断往下流，
不断不断扩大存有的环。

●我的头脑，感觉到一阵奇怪的晕眩，
像鸟儿
各各绕著圆圈在盘旋。

我的意中人，是不是无处不在的呢？

●醉汉怕警伯，
但巡警也怕醉汉。
这镇里的人既爱醉汉也爱警伯：
爱他们
如同爱两枚不同的棋子。

●儿童游戏
谛听隐士诗人萨纳依②之语：
“当你酒醉狂喜之时，
不要到街上游晃，就睡在酒馆中吧。”

流连街上的醉汉，
会被小孩子取笑。
他摔倒在泥坑中。

不论他往那个方向走，
都有成群的小孩尾随身后。这些小孩
不懂得酒的滋味，也不明白
醉的美妙。生活在这地球上的人
除极少数以外，全是小孩。
除非他们能摆脱欲望的捆绑，否则
不会有长大的一天。
真主说：“世界是一场玩耍，一场孩子的游戏，
而你们就是孩子。”
真主说的是真理。
如果你们不脱离孩子的游戏，
怎能指望成为大人？
如果没有精神的纯净，
如果你们仍生活在色欲、贪婪
与其他的想望中，你们不过是个小孩。
你们的肢体彼此扭结纠缠，
以为那就是性爱，
其实那不过是性交的游戏，
而不是什麽真正的性爱！

战争也是这麽回事。
你们拿著纸剑争斗不休，
毫无目的，纯粹在虚耗力气。

士兵们声称他们骑的是穆罕默德的神驹，
其实，他们不过是一群骑著玩具马的小孩。

你们的行为，不管是性行为还是战争行为，
皆全无意义可言。

不要到断气前才恍然大悟。
要知道，你们的想像、思考、感官，
不过是
小孩砍下来，当成马骑的芦茎罢了。

经验、感官的科学，
像背满书本的驴子，
又像妇人脸上的脂粉，
水一冲就流失掉。

不过，如能用适当的方式背负行囊，
你将变得轻松。
不要为某些私己的理由而背负知识。
排拒情欲和想望，
你的胯下就会出现一匹骏马。

不要单以念诵“她”这个字而满足。③
感受她的气息。
书本与文字可以带来妙悟，
而妙悟有时则能带来合一。

●走吧！往内或往外，
没有月亮，没有地面或天空
不要把酒杯递给我。
直接把酒倒到我的嘴巴来吧。
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嘴巴在那里了。

●我们啜饮的酒，其实就是我们自身的血液。
我们的身体在酒桶里发酵。
我们倒给万物各一杯这个酒。
我们也给我们的心灵啜饮一口。

●许多的酒
真主赐给我们一杯黑色的酒，
酒是那麼的烈，以致饮下之后，
我们离开了两个世界。

真主赋予哈希什④一种力量
让品尝者得以忘却自我。

真主创造睡眠，让我们

可以拭去一切思绪。

真主让马伊努恩爱莱漪拉爱得那麽深
以致只有她的狗能让他分神。

有千百种酒，
可以让我们心醉神迷。

但不要以为
每一种狂喜都一模一样！

耶稣沈醉在对神的爱恋中，
但他的驴子，则沈醉在大麦中。

从圣徒的形象中啜饮⑤，
不要从其他的酒坛子中取酒。

每一物，每一存有，
都是一口充满欢娱的坛子。

当个鉴赏家，
谨慎地品尝。

任何酒都可以让人兴致昂扬。
像个国王一样细心判断，选择最清纯的
没有掺杂恐惧和物质需要在其中的酒。

啜饮那可以感动你的酒，
啜饮那可以让你
像头无拘无束的骆驼那样信步缓行的酒。

●不同的菜肴
注意每粒微尘的移动。
注意每个刚抵达的旅人。
注意他们每人都想点不同的菜。
注意星怎样沈、日怎样升，所有河溪怎样
共奔大海。

看厨师怎样，按每个客人的不同需要，
准备不同的菜肴。
看这个能容下大海的杯子。
看那些朝你的脸直视的人。
透过夏姆斯⑥的眼睛，看布满珍珠的河水。

●烤炙中的卡布比
去年，我向往美酒。
今年，我在红色液体的世界里遨游。

去年，我凝视火。
今年，我就是烤炙中的卡布比⑦。

口渴把我推向水中，
我在那里畅饮月影。

如今我是一只挺胸仰视的雄狮，全然
沈醉在对物自身的爱恋中。

不要问有关思念的问题。
直视我的脸。

灵魂醉了，身体坏了，
它们无助地同坐在一辆破车中，
谁也不懂得修车子的方法。

我的心啊，我要说，
它更像是一只陷在泥淖中的驴子，
死命挣扎，却愈陷愈深。

听我奉劝一言：暂时
抛却忧伤，谛听福佑
如何丰盛地掉落在
你的身周。真主。

●新规则
旧规则：喝醉的人喜欢争辩，继而动粗。
心有所恋的人一样糟。他掉入一个洞中。
但在洞底，他却找到一样金光闪亮的东西，
价值超过任何财宝与权力。

昨夜，月之薄纱轻披在街道上。
我把这当成一个叫我歌唱的讯号。
我的歌声响彻天穹。
天穹破开，万物散落各处。
再没别的事可做了。

这里有一条新规则：把玻璃酒杯摔破，
堕入吹玻璃的师傅的气息中。

这东西饱受折腾，倦怠非凡，
被约束折腾得像个疯子，
这颗心。
但你却为了品尝蚌肉，
不惜一再敲破蚌壳！

注释：
①纳西努底恩（Nasruddin）：中东地区一个以狡黠著名的人物。（英译者注）
②参见“关于鲁米”注释②。（中译者注）
③苏菲派在崇拜时常念诵真主的代名词“祂”（Hu）。（中译者注）
④哈希什（haShish）：一种由大麻提炼的麻醉药品。（中译者注）
⑤在回教中，耶稣不是神，而只是一名先知和圣徒。（中译者注）
⑥夏姆斯（Shams）在波斯语中是太阳之意，但每逢鲁米在诗中提到这个字，几乎都是相关语，既指太阳，也指他的朋友夏姆斯（译者按：有关鲁米与夏姆斯的交谊，详见“关于鲁米”中的介绍）。鲁米也常常把他晚年的忘年交胡珊 •切利毕与太阳相提并论：“胡珊啊，你是真理之光。”（英译者注）
⑦卡布比（Kabob）：烤肉串。（中译者注）

困惑：我有五事相告
Bewilderment

关于困惑
在自我消解①的周边，似乎存在著一个甜美的混沌领域。身处其中的人，能感受到自己同时存在于不同的地方，说著不同的话题。这些话语朦胧、易碎，而且近乎空白。一种深邃的无知让一切寻常、镇静的行为显得不正常！

鲁米的诗不像一片精心修剪的波斯小花园，而像——诚如学者史梅尔所言——幅土库曼风格的画作，其中充满奇花异树、不连贯的情节、精灵和会说话的动物。

●我有五事相告
醒转过来的情人直对著他的爱人说：
“你是我心绪围绕的长空，
是爱中之爱，是我复活之地。

且让这扇窗当你的耳吧。
只因渴望你倾听的静默
和令人精神一振的笑靥，
我失去过知觉不只一次。

你的专注钜细靡遗，
包括我的多疑。

你明知我的硬币是赝品，
但仍欣然接受

我的厚颜和虚饰！

我有五事相告，
每件事情相对于手上的一根指头。

第一，当我离开了你，
这世界就不复存在，
也不会有其他世界存在。

第二，上穷碧落下黄泉，
我寻索的
始终是你。

第三，我何苦学会数到三？

第四，我的麦田正在燃烧。

第五，这根指头代表拉比亚②，
换言之是代表另一人。
但有什麽分别呢？

我说的这些，是话，还是泪？
悲泣也可以是一种演说吗？
我该做什么好，我的爱？”

他如是说著，周遭的人
开始随著他大喊，又跟著他狂笑。
大家在爱者与被爱者的合一里，齐声默吟。

这才是真正的宗教，其馀的
不过是散落的脚镣手铐。

这是奴役与自由的共舞。
这是非存有。

没有任何语汇或自然之物，
足以阐明个中奥妙。

我认得这些舞者。
日日夜夜我哼唱他们的歌
在这现象界的牢笼里。

我的灵魂啊，别急著回答问题。
找个朋友，然后隐藏起来。

但没有可以永远隐藏的东西。
爱的奥秘总不断
从遮蔽中探出头来，喊道：
“我在这儿!”

●无助
这就是你期待的奇迹徵兆：
你竟夜哀哭，清晨醒来，犹喃喃自语；
你想望落空，脖子瘦若纺捶；
你付出一切，却没有回报；
你牺牲了所有家当、睡眠、健康和脑力 Z
你经常如沈香木般身陷火堆，或
如破败的盔甲与刀剑遭遇。

当无助感成为习惯，
便是徵兆。

然而，你却来回奔跑，
指望听到什麽不寻常的事件，
并逼视
每一个旅人的脸孔。
“你为何像个疯子般盯著我看？”
我有一个朋友不见了，请原谅我的无礼。

这样的寻索不会徒劳。
总有一天，一位骑士会抱住你。
你因兴奋而昏厥，口中叽咕乱语。
无知的人会说：“他是冒牌货。”
他们如何得知？
海水漫过搁浅的鱼，这海水
就是我方才列举的
徵兆。

原谅我的离题。
试问，在鹧鸪和乌鸦呜叫声中
细数花园里有多少树叶的人，
谁又是有条有理的呢？
条理，有时候反而是
一种荒谬。

●萨拉丁的乞钵
在这两千个自称“我”和“我们”的人之中，
哪一个才是我？

别阻止我追问下去！
当我如此失控之时，你最好给我听好！
别放置任何易碎之物挡我的路！

我体内有个原型。
它是一面镜子，你的镜子。

你快乐，我也会快乐。
你愁苦，我也会愁苦。

我像绿茵地上柏树的影子，
与柏树不可须臾离。
我像玫瑰的影子，
永远守在玫瑰近旁。

一旦离开了你，
我就会变为一片棘刺。

每一秒钟，我饮自己的血酒一杯。
每一瞬间，我将空杯掷向你的门。

我伸出双臂，企盼你将我的胸膛撕开。

慷慨的萨拉丁③在我胸前点燃一支腊烛。
那我到底是谁？
我是他空空如也的乞钵。

●深夜，我独自晃荡在自我的小舟中
极目不见陆地，没有一点光亮，
云层厚积。我努力让自己
浮在水面之上，没意识到我早已是
水中之民。

●日落有时看起来肖似日出。
你能辨识出真爱的真面目吗？

你在哭，你说你焚烧了你自己。
但你可曾想过，谁不是烟雾缭绕？

●成为融化的雪
全然清醒地，毫无目的地，你来找我。
有人在吗？我问。

月亮，有个满月在你家里。

我和朋友奔到街上。
一个声音从我们身后的屋内传来：
“我在这儿。”但我们没留心听。
我们仰视天际。
夜莺在庭园里啜泣如醉汉。
斑鸠低声咕哝著：“就在那儿。就在那儿。”
时值夜半，家家户户从床上爬起来，
夺门而出，在街上狐疑：那夜贼是不是又回来了？
真正的夜贼混在人群中高呼：
“没错，那夜贼又回来了，
他就藏匿在这人群中。”
没人注意他说的话。

“我永远与你同在。”
这句话表示
当你在寻索真主的时候，
祂就存在于你张望的眼睛里，
存在于你寻索祂的意念里。
祂比你自己
你根本不假外求。

成为融化的雪吧。
把你自己融洗掉。

一朵白花在寂静中绽放。
让你的舌成为那朵花。

●易碎的小玻璃瓶
我需要一张像天空一样宽广的嘴，
一种如思念一样绵长的语言，
才能道出一个完人④的本质。

我内在那个易碎的玻璃瓶经常破。
难怪我会发疯，而且每月
随月亮一起消失三天。

每个爱你的人
都会在你消失不见的几天爱上你。

我已找不到我故事的线头。
我的大象又再一次在梦中漫游于印度斯坦。
叙事的，诗意的，毁灭的，我的身体

一种消溶，一次回归。

朋友，为了试著述说你的故事，
我已卷缩成一根头发。
你愿意说说我的吗？
我杜撰了那麼多罗曼史。
如今，我觉得自己也是虚构的。

告诉我！
真相是，说话的人是你，不是我。
我是西奈山，而你是朝我这里走来的摩西。
这首诗只是你话语的回音。
一块土地不可能会说话，也不可能知道任何事！
即使它能言，也极有限。

身体是一件仪器，用以测量
精神的天体。
透过这星盘⑤来观测，
让自己变得如海洋般浩瀚。

为什麼说到这儿来了？
这不是我的错。
是你造成的。
你是否认同我因爱引起的疯癫？

回答“我认同”
你将使用何种语言？阿拉伯语，波斯语，
或者其他？再一次，我必须被绑起来。
把你那蜷曲的发绳拿过来吧。
现在我记起我的故事来了。
一个完人注视著他的旧鞋和羊皮夹克。
每天，他都会爬上小阁楼，
看看他的工作鞋和磨旧了的外套⑥。

这是他的智慧：一再用最初的泥土提醒自己，
以免自己昏醉于自我和自傲。

探望鞋子和夹克，
是一种赞颂。

真主从无中造物，
作坊、材料
都不存在。

试著当一张空白的纸。
试著当一方没有植物生长的土地；
也许，将来会有些东西将在此蓬勃生长；
也许，是一颗来自真主的种子。

●我们在哪里？
一只看不见的鸟飞过，
投下了一闪即逝的影子。

那是什麼？是你爱的影子
的影子，却盛满了
整个宇宙。

有个人在沈睡，
不过，他体内却有某物光亮如太阳，
像华美的流苏。

他在被褥下辗转反侧。
任何意象都是谎言：

一块晶莹的红石头尝起来是甜的。
你亲吻一张美丽的嘴，一把钥匙
插入你惊恐的锁孔。

一句如出鞘利刃般的句子。

一只母鸽寻找她的巢，
不停地问：“在哪里，咕？在哪里，咕？”⑦

哪里是狮子伏躺的所在？
哪里是男男女女哭泣的所在？
哪里是病人可以渴望康复的所在？

织布的梭子来回抽动，
一会儿西，一会儿东，
边织边问：“我们在哪儿？嘛咕？嘛咕？”⑧

寻找中心，却遍寻不著，
遂抽出一把长剑，
挥向四方。

●有一颗光的种子种在你里面。
你必须用自己去灌溉它，否则它就会死亡。
我被这个卷曲的力量绑住了！你的秀发！

镇静和明理的人才是不正常！

●你以为我知道自己正在干什么吗？
我可有一刹那是属于我自己的？
我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什麽，
正如笔不会知道它正在写的是什麽字，
或球不会猜到它的下一个落点会在哪里。

注释：
①参见“关于鲁米”注释⑥。（中译者注）
②拉比亚（Rabia，？－801），一位女苏菲，她主张人不应因恐惧或有所求而爱主，而应因主之美而爱主。后来的苏菲派诗人喜用情侣关系寓意人与主的关系，渊源于此。（英译者注）
③萨拉丁，即金匠萨拉丁•查古布，继夏姆斯之后，鲁米生命中的另一位挚友。萨拉丁在一二三五年移居孔维，在此之前，他已像鲁米一样，是布汉鲁丁•马哈奎克的学生，据说，在夏姆斯出现以后，鲁米和夏姆斯经常在萨拉丁的店里或家里碰面。自夏姆斯失踪，萨拉丁成为了鲁米最好的朋友。萨拉丁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别于夏姆斯，但他对鲁米的门人弟子来说，也是个头疼人物。他没有受过教育，几乎称得上是文盲。夏姆斯精熟《可兰经》，而萨拉丁却连《可兰经》的第一章也背得颠三倒四！尽管如此，鲁米仍视他为继夏姆斯之后自己的另一个指引者。

他去年穿著红色的袍服出现，（指夏姆斯）
今年穿著褐色的袍服出现。（指萨拉丁）

据说，鲁米曾经在萨拉丁的打铁声中听出超凡入圣的乐音。现在有一些圣徒画还画著鲁米当时怎样把萨拉丁从他的店里拉到街上去跳旋转舞的情形。后来，鲁米的儿子苏丹•维拉特娶了萨拉丁的女儿为妻，两人的友谊益形紧密。鲁米在好些诗作的后面都署上萨拉丁的名字，以示敬慕之意。一二五八年，萨拉丁逝世，鲁米率领一队苏菲弟子，吹笛打鼓，载歌载舞穿行于孔雅街头，以庆祝一位伟大圣徒的超升。（英译者注）
④完人（True Man）：苏菲派把能完满理解教义、教法和真理的人称为完人（中译者注）
⑤一种古代的天文观测仪器。（中译者注）
⑥参见第十一章注释①。（中译者注）
⑦咕（kU），鸽子的叫声，与波斯语中“哪里”一语同意。（中译者注）
⑧嘛咕（Maku），织布梭子发出的声音，与波斯语中“我们在哪里”一语同音。（中译者注）

虚空与静默
Emptiness and silence

关于静默
波斯诗人通常都会在诗未署上自己的名字，但鲁米却喜欢署上他朋友夏姆斯的名字或以“克木舒”（意为“静默”）一词作结。那是因为他认为，夏姆斯或静默才是其诗歌的真正作者。鲁米对语言本身的兴趣不大，让他真正感兴趣的是语言的根源。他经常询问胡珊：“谁作了这首曲？”有时，他会把诗稿交给没有谋面的芦笛手吹奏，并表示：“让他来完成这首诗吧。”鲁米认为文字的重要性不在文字本身，而在它可以充当一个引起共鸣的共鸣器。鲁米有一整套以芦笛为喻的语言理论。我们的所有言说，正如同芦笛所奏出的每个音符，都蕴含著对芦

苇塘的思念。要不是我们是虚无的、中空的，要不是我们被分隔于根源之外，语言和音乐俱不可能存在。所有的语言都寄托著思乡之念。鲁米常常纳闷：为什麼就没有一首乐曲，是用来赞颂那些乐器匠人的呢？要不是拜他们的技艺所赐，一节平白无奇的芦苇茎又怎麼会变成芦笛，变成有九个孔的人类化身呢！

●芦笛之歌
请倾听芦苇所诉说的故事，
一个关于被拆散的故事。

“自从有人把我硬生生从芦塘砍下，
我就有了一副悲哀的嗓子。

任何曾被迫与爱人分离的人，
都会了解我的哀怨。

任何曾被迫和根源分离的人，
莫不企盼著归根。

每个聚会，
宾客都爱与我为友，
但他们很少听得出
隐藏在我音符里的秘密。

躯体从灵魂流出，
灵魂从躯体中升起：这混合
无所遁形。但那并未使我们
得见灵魂。

芦笛是火，不是风。
成为那虚空吧。”

听爱的火舌纠结在芦笛的音符里，
如困惑融入醇酒。

芦苇是伤口和药膏的组合，
亲密和渴望亲密
是同一首歌。

毁灭性的屈服，与优美的爱情
同在。
谁单独听到芦笛之歌，
都会不知所云。

舌头有位顾客：耳朵。

甘蔗笛有此妙用，是因为
它能制造糖于芦塘。
它奏出的乐音
是要给所有人听的。

被欲望填满的日子，
让它们去吧，无需烦忧。

停在你原处，
停在一个纯净、空灵的音符里。

凡口渴的人都得到了满足，
唯独那些鱼，那些神秘主义者例外。

它们悠游于无边的恩典之海里，
却仍不断地渴望著它！

没有一个住在里面的人，
不是日日夜夜蒙受滋养。

但若有人不愿聆听芦苇之歌，
那你最好还是
道声再见，安静离开。

●口渴的鱼
我尚未厌倦于你，因此，
别厌倦于怜悯我！

所有止渴的容器
水壶、水桶
必定开始厌倦于我了。

我体内有一尾口渴的鱼，
它有著
永不餍足的口渴！

指引我通往大海的路吧！
把这些充数的、吝啬的容器

通通打碎。

把这些这些绮想和忧伤也
通通打碎。

且让我的房子浸泡在
昨夜村外涨起的潮水里，
那藏在我胸口中央的潮水里。

约瑟像月亮般跌入我的井里。
我期盼的丰收全被冲走了。
但不打紧。

一把火自我的墓碑窜起。
我不稀罕学识、尊严或尊重。

我只稀罕这乐曲、这黎明
和你贴在我脸颊上温热的脸颊。

悲伤的行伍慢慢聚集，
但我不打算和他们同行。

每次写完一首诗
结果都一样：

无边的寂静向我袭来，
令我狐疑，我搬弄语言何为。

●我的话尽意了吗？
世界的一部分怎离开得了世界？
湿气怎离开得了水？

别试著
以火灭火!
别试著
以鲜血清洗伤口！

你跑得愈快，
你的影子跟得愈紧。
有时，它还会跑在你的前头呢！

只有日正当中的太阳，
才能让它退减。

但你可知道，你那影子一直都在服侍著你呢！
加害你的，也必保护你。
黑暗就是你的蜡烛。
你的边界，就是你追寻的起点。

个中的道理，我可以解释。
但我只怕，我的解释，
会打碎覆盖著你心脏的那个玻璃罩子；
它打破后就不可能复原。

你必须同时拥有影子和光源。
把你的头放在敬畏之树下。
当你从那棵树回来，你的毛羽与翅膀将变得丰满。
请像鸽子一样安静，
别张嘴，连咕咕声也不要发一下。

当青蛙跳进水里，蛇就逮他不到。
当青蛙爬上陆地，咽咽号叫，蛇就会闻声而至。

即便青蛙学会假装嘶嘶吐信，
蛇仍然可以发现破绽。

但如果青蛙能保持完全缄默，
那麼，蛇就会乖乖地回洞里睡觉，
而青蛙也就能安抵它的大麦。

灵魂无声无息地栖息在大麦里。
大麦的种子就是这样：

当你把它丢到土里，
它就会萌芽生长。
我的这些话尽意了吗？
还是，我还得从中挤出更多的汁液来才行？
我是谁，我的朋友？

●世界由我们对虚空的爱所创造
讴歌那把我们的存在架空的虚空吧。
存在原是为我们对虚空的爱而设，
但不知怎的，虚空一来，
存在就掉头而去了。
为此讴歌吧，一次再一次！

几年来，我努力将自己的存在从虚无中抽出。
但突然，手一松，
我放弃了这工作。
无我，无存有，无惊恐，
无希望，无堆积如山的欲望。
高山变成了一根稻草，
一吹，就被吹进了虚空。

存在、处空、高山、稻草：
这些我喜欢一提再提的字眼开始丧失意义。
它们像垃圾一样，被横扫
出了窗户，掉落在屋顶的斜面。

●静
死亡吧，以便进入新生的爱中。
你的路在另一边豁然开朗。
转为长空。
用斧头砍向牢房的墙壁吧。
逃。
走出去，像个焕然一新的人。
立刻动手。
你被厚厚的云层遮盖了，
滑到边缘吧。死吧，
静静地。安静是
死亡最明确无疑的表徵。
你的前世从寂静中疯狂的逃离，

无言的满月
这时出来了。

●方熄的烛火
腊烛存在是为了全然地燃烧。
熄灭那一刻，
它的影子不复存在。

它不过是光的嘴舌，
述说著一处安全的所在。

看看这方熄灭的腊烛残蒂，
它就像是某个
从善与恶、荣与辱的对立中
安全逃出的人。

●手艺和虚空
为能一展所长，每个工匠
莫不致力寻找不在之物。

建筑工寻找朽洞，
以便镶嵌屋顶。
汲水工提的工具，
是空的桶子。木匠

会在缺门的屋前驻足。

工匠莫不在寻找虚空，由此可见，
你根本不须回避它。它包含著
你需要的东西。
亲爱的灵魂，如果你不是与你内在的巨大虚空为友，
何以你又要不断地将你的网
撒向它，并且静静地等待？

这无形的大海赐予你如此巨大的丰盛，
你竟然还称它为“死亡”

真主默许一些神奇的倒错发生，
所以，你才会
误把蝎子洞
当成渴望的对象，
又把美妙的事物，
看成毒蛇麇集的险地。

你对死亡和虚空的恐惧
多麼奇怪，
你对欲望的执念
何其诡异！

亲爱的朋友，听过我的忠告以后，
现在也请来听听
阿塔尔①就同一主题
所述说的故事：

马哈茂德王收养了一个印度男孩为义子，
给他教育，给他皇族的恩宠。
其后，又封他为摄政王，让他得以
高坐在自己身旁的黄金座上。

一天，马哈茂德王见他义子在饮泣，
到大惑不解。
“你为什麼哀哭？你是帝王的
夥伴！整个王国展罗
在你眼前，如听命于你的群星。”

青年回道：“我想起
我的父母，以及他们
从前如何以你之名吓唬我！
『喔喔，他要前去马哈茂德王的宫廷呢，

没有比那里更可怕的地方了!』
要是他们看到我住的龙楼凤阁，
不知会作何感想!”

由此可见，害怕改变是件多傻的事。
你就是那印度男孩。而马哈茂德王就是
虚空，也就是灵魂的财富。

父母是你对血缘和欲望
的执著。

别听你父母说的话!
他们看似在保护你，
实则是在囚禁你。

他们是你最顽强的敌人。
他们使你害怕生活在虚空中。

有一天，你将因回想起你父母的误判，
而在宫廷里喜极而泣。

要知道，你的身体虽然滋养你的灵魂，
助它成长，但到头来却又
给它错误的建议。

这个身体，最终会变成太平岁月的
锁子甲胄背心：
夏天太热，冬天太冷。

但驱体的欲望，从另一方面来看，
像个阴睛不定的夥伴，你必须
耐心以待。这种耐心会为你带来裨益。
它能扩大你的爱心，
让你感受平和。

玫瑰因有耐心与刺为伴，
才得以保有芬芳。
没有为公驼喂奶的耐心，
它又怎麼活得到第三年？
耐心也正是先知向我们展示的美德。

衬衫之所以美，
在于它包含著缝制者的耐心。

友谊和忠诚
也以耐心作为连结的力量。

如果你自感孤独和卑贱，那表示，
你还不是个有耐性的人。

和与神揉合的人为伍，
并且说：

“任何来去不定，起落无常者，
非吾所锺爱。”

与先知的创造者看齐，
否则，你将像商旅的营火般，
在路边孤独地倏忽
燃成死灰。

●虚空
且观照真主的行为
与我们的行为
有何不同。

我们常问：“为什麼你这麼做？”
或“为什麼我这麼做？”

我们确是行为者，但我们的每个行为，
皆出自真主的创造。

我们经常回顾生命中的
大小事件，并加以分析。
但还有另一种分析方式，
有别于我们平日所运用者。
那是一种回顾与前瞻同时进行的方式，
一种非理性所能理解的灵视。

只有神能完全明白一个行为的意义。
撒旦指责神：“我的堕落是你的造物。”
而亚当却向神俯首悔罪：“是我们自己作孽。”
神问亚当：“既然万事都在我的预知中，
你为何不以此为自己辩解？”

亚当回道：“因我敬畏，
而且我想当个虔诚的人。”

行事尊重的人，会得到尊重。
带来甜点的人，会得到杏仁蛋糕的招待。
好女人会和好男人互相牵引。

善待你的朋友，
或恶待他，
看看后果会怎样！

爱，请你举个实例，
澄清这个谜团：
我们的每个行为，如何能同时兼具
自由和被驱使两种性质？
你一只手因瘫痪而打摆，
另一只则因你掌掴别人而抖颤。

两种抖动都来自神，
但你却会为其一感到歉疚。

经上说：“不论你往何处，
祂都在你左右。”但我何曾离开过！

无知是神的牢狱。
智慧是神的殿堂。

我们沈睡在神的无意识中。
我们苏醒在神张开的臂膀中。

我们的哭，是神的雨。
我们的笑，是神的闪电。

战争与和平，
两者都在神的掌控中。

那麼，我们是谁？
这纠结万端的世界，

难道不就是
以安拉为起点的一条单一直线吗？
我们是谁？
是无。
是空。

●当你离开我，与众人为伍，
你将孑然一身。
当你远离众人，靠近我，
你将与众人为伍。
与其被众人所束缚，
不如成为众人。
当你成为多，你就是无。
是空。

●旗子
我以前希望有人来买我的话语，
但现在我倒希望有人将我从我的话语中买走。

我曾构作无数动人而深邃的意象，
如今，我已厌倦这工作。

突然一个没有形象的意象翩然降临，
我就放手了。

另外找个人来看店吧。
我已离开塑造意象的行业了。

终于，我体会到
疯子的自由。

一个不请自来的意象叩门，我尖叫：
“滚开！”它立刻冰消瓦解。

只剩下爱。
只剩下旗子的基座和风。
没有旗子。

●粮袋
一天，一位苏菲②看到一口空粮袋挂在钉子上。
他开始扭动身体，撕扯自己的衣服，并喊道：
这是为不需要粮食者准备的粮食！
是饥者的解药！

他的情绪继续升高，其他人陆续加入，
在爱之火中呐喊和呢。

一个闲人从旁经过，随口说道：“这不过是个空袋子。”

苏菲说：“走开，你要的不是我们要的。

你不是一个爱者。”

爱者的食粮，是爱，
不是面包。没有任何爱者
爱的是实际的存在物。

爱者和实际的存在无涉。
他们没有资本，净收利息。

他们没有翅膀，却能飞遍世界；
他们没有手，却能在田野中捡拾马球。

那托钵僧③化到现实的讪笑，
如今他摇晃著灵视的竹篮。

爱者在乌有之乡扎营。
他们与鸟有之乡同其颜色。

襁褓中的婴儿不懂烤肉的味道。
对灵魂而言，无味就是美味。

尼罗河在埃及人眼中红似血，
在以色列人眼中清似水。

某个人的高速路，可能是另一人的灾难。

●夜气
一位老人躺在病榻，交待
财产在三个儿子间该如何分配。
他已为三个儿子付出所有心力。
现在，他们像柏树般围立在他身旁，安静而坚强。
他交代镇上的法官：
“他们之中谁最懒惰，
就把所有遗产给谁。”

说完这个，他就去了。法官转向三个儿子：
“你们必须陈述你们的懒，
让我可做判断。”

若论懒，神秘主义者无疑是专家。
他们从未播种耕耘，却源源不断地收成。
神已帮他们把一切做好！

“来吧，说说你们怎麼个懒法。”

每个发自口中的字词，都是一部内在自我之书的封面。
一片抖动的窗帘，
可以透露出数百个太阳爆炸的秘密。
即使是极微不足道乃至错误的说话，
仍可让聆听者听出端倪。

闻闻
一阵从花园吹来的微风，跟一阵
从垃圾堆吹来的微风，味道
可有不同；
听听
狐狸和狮子的声音
一不一样！

倾听某人说话，就像打开一只锅盖
你将得知晚餐的内容。

买陶罐之前，顾客敲它一敲，
就知道有无裂隙。

老大告诉法官：
“我能从声音辨人；
如果对方一语不发，
我会静候三天，然后，
我就能以直觉判定他的为人。”

老二说：“他说话，我就能认识他为人；
如果他不说话，我就逗他说话。”

“如果他识破你的技俩呢？”法官问。

这使我想起有个母亲，教她孩子：
“当你在夜晚走过坟场，

碰到鬼魂，你朝他跑过去，
他就会跑开。”

但孩子却反问妈妈：
“要是鬼魂的妈妈也这样教他怎麼办？
鬼魂也有妈妈呀。”

老二无话可答。

法官接著问老三：
“如果有个人硬是不吐一字，
你会用什麼方法探知他的性情？”

“我会静静地坐在他面前，
立起一把耐心做成的梯子。
若有任一种
发自喜悦或悲凄深处的语言自我胸口涌起，
我将得知，他的灵魂深邃而明亮，
一如在叶门上空画过的老人星。

于是，一旦我开口，一串坚实有力的话语
就会滔滔而来。
我从我说话的内容和方式了解他，
因为我们之间开著
一扇窗户，交流著我俩存在的夜气。”

显然地，老三是

兄弟中最懒的一个。他赢了。

●气息
我不是基督教徒，不是犹太教徒，不是回教徒，
不是印度教徒，不是佛教徒，不是苏菲派的信徒。

我不属于任何宗教或文化体系。
我既非来自东方，亦非来自西方。

我既非来自海洋，亦非出自大地。
我非自然，非空灵，非由任何元素组成。

我既非此世界之一物，亦非被世界之一物。
我非亚当夏娃之后裔，也无任何起源的故事可说。

我身处的是乌有之乡，
留下的是乌有之迹。
我既非灵魂，亦非肉体。

我属于被我爱的人，我看过
两个世界合而为一。

这个合一的世界向吸著气的人类呼唤而且洞悉
最初，最终，外在，内在。

声音和影像之间有一条通道，
资讯在其中流动。

在自律的沈默中，它开启；
在游谈无根的对话中，它关闭。

注释：
①参见“关于鲁米”注释③。
②苏菲派的导师或徒众，皆可称为苏菲。（中译者注）
③原指自甘贫贱，沿门托钵的苏菲派僧侣，后泛指所有苏菲派僧众，而不管其有否沿门托钵。（中译者注）

春之晕眩：伫立在朝气勃勃的气息中
Spring Glddlness

关于春之晕眩
唯一与春天合拍的存在方式，看来就只有狂喜，任何其他的方式都与这个宜于灵魂生长的季节不搭调。歌声、轻盈的静谧、活泼的对话流淌在各种植物之间。在波斯和土耳其，春天是一个极度烂漫的季节，天、地与舒展于其间的万物，全都销融在强烈如酒的春意中。在这些福地，与其说春天是一个可以用来比喻丰满的意象，不如说春天就是丰满本身。而对神秘主义者来说，内心世界就是一个涵盖宇宙万有的春。

●春天
再一次，紫萝兰向百合哈腰鞠躬：
再一次，玫瑰脱下她的晚礼服！

这绿油油，从另一世界
步履踉跄地走来。

再一次，在山顶附近，
白头翁绽放出甜美的容颜。

风信子向茉莉问安：
“愿平安与你同在。”
“我也愿你平安，老朋友！
请与我一起在草地上散步。”

再一次，苏菲派的徒众漫山遍野。

花蕾羞人答答，但风却出其不意地
揭开她的面纱说：“嘿，老友！”

这里的朋友，就像水之于溪，

莲之于水。

水仙向紫藤眨眼说：
“你说什麽时候就什麽时候。”

丁香对柳树说：“你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寄托者。”
柳树回答说：“欢迎你把我身上的孔洞视为自己的家！”

苹果问橘子：“橘子，为什麽你要皱眉？”
“为了不让那些想伤害我的人
看出我的美。”

斑鸠飞来并问：“在哪里，
朋友在哪里？”

夜莺用肩膀指一指
玫瑰。

再一次，春之季节又来了，
生之泉源在万物下方涌出。

天色已晚，许多该谈的话还来不及谈。
没关系，今夜来不及，
还有明天。

●乐音处处的所在
不用担心这些乐音无可收藏！
即使我们一件乐器坏掉，
也不必介怀。

我们所堕入的，
是个乐音处处的所在。

即使全世界的竖琴尽皆焚毁，
仍然会有隐藏著的乐器在弹奏。

就好比腊烛虽然熄灭，
但我们手上仍有燧石和火种。

歌唱的艺术是海涛的舒卷。
那优雅的舒卷
力量来自
隐藏在海底某处的一颗珍珠。

诗歌像浪花一样
沿著岸边卷起！

它们源出于一个
我们看不见的
缓慢而有力的根源。

现在停止说话。
打开你胸脯中央的窗户，
一任精神腾飞而出。

●大车
当我看到你的容颜，石头开始旋转。
你显现；所有书本的学问变得虚浮。
我失去了依恃。

水变为了珍珠色。
火渐熄灭，失去破坏力。

在你的显现中，我不再向往
我过去自以为向往的东西：
那三盏小小的挂灯。

在你的容颜中，古代的手卷，
像一面锈迹斑驳的镜。

你呼吸；新的形相显现了，
而一种欲望的音乐，像春天一样广被的音乐，
开始慢慢移动，
尤如一台大车。
开慢一点。
我们走在旁边的，有一些
可是跛脚的呢！

●今天，就像平常的每一天一样
我们带著空虚与恐惧醒来。
不要打开书房的门，
不要阅读。拿一件乐器来弹奏吧。

●让我们所爱的美成为我们所做的事情
有千百种下跪俯吻大地的方式。

●有一片田野，它位于
是非对错的界域之外。

我在那里等你。

当灵魂躺卧在那片青草地上时，
世界的丰盛，远超出能言的范围。
观念、言语，甚至像“你我”这样的语句，
都变得毫无意义可言。

●破晓的微风有秘密要告诉你
不要回去睡觉。
你必须开口要求你真正渴望得到的东西。
不要回去睡觉。
人们在两个世界接壤的那道门槛
穿过来穿过去。
那门是圆的，而且开著。
不要回去睡觉。

●我渴望吻你。
“要吻我，你得付出生命作代价。”
我的爱意奔向我的生命，说道：
“多划得来，让我们把那吻买下来吧。”

●白昼，我们的灵魂与你
一起共舞。
当我向你耳语这一刻，
你看得见他们吗？

●他们试著分别，你是属精神的，还是属肉欲的。
他们很好奇所罗门王和他的妻妾。
在世界的躯体中，
他们说，有著一个灵魂，
那个灵魂就是你。

不过，你我总是在彼此之中，这一点，
倒是从来没人想到过。

●在春天的时候，到果园去一游吧。
在石榴花丛中那里有光，有酒，有石榴花。

你不来的话，这一切都了无意义。
你来了的话，这一切也会变得了无意义。

●春天是基督
每个人都吃饱和睡著了口屋子变得空荡荡。
我们走入花园，让苹果与桃子碰面，

帮玫瑰与茉莉捎口信。

春天是基督，
从裹尸布中唤起殉难的植物。
它们感激地张大嘴巴，渴望被亲吻。
玫瑰和郁金香散发的红光显示出
它们内里有一盏灯。
一片叶子在颤抖。
我也在如丝绸的风中颤抖。
香炉被煽旺成烈焰。

风是圣灵。
群树是玛利亚。
看看丈夫和妻子，怎样用双手玩著微妙的游戏。

自亚丁湾的云朵，如婚姻的风俗一般
投向这对恋人。
约瑟衣服的气味吹送到雅各的鼻孔。
发自叶门的笑声传到了麦加的穆罕默德耳中。
我们天南地北地谈这道那。除却这些多出来的时刻，
别无安顿休息的时光。

●展开你自己的神话
谁会起早，去弄清楚晨曦初现于什麽时刻？
谁会发现，我们在这里困惑地团团转如原子？
谁会带著口渴，去到泉边，看到映照泉水上的月影？
谁会像又老又瞎的雅各那样，嗅著自己失踪儿子的衣衫，
最后又得以复明？
谁会被遗弃在篮子里漂浮，长大后却成为先知？
谁会像摩西，在火中看到不可逼视的光明？

耶稣躲入屋内逃避敌人，却发现了一扇
通向另一世界的门。
所罗门切开鱼腹，在里面找到了一枚金指环。
欧麦尔①怒气冲冲入屋要杀先知，
却带著先知的祝福离开。

追猎一头鹿可以把你引向意想不到的地方！
贝壳打开蚌壳吞饮一滴水，
没想到那会化为珍珠。
一个流浪汉在一个废墟晃荡，
不意发现了宝藏。

不过不要单单满足于听别人的故事，

不要单单满足于知道
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展开你自己的神话，
让每个人都明白经上这句话的意义：
我们打开了你。

举步走向夏姆斯吧。你的双腿会变得疲倦而沈重。
不过，到了一定的时刻，
你背上就会生出一对翅膀，
将你轻轻举起。

●不在曰历上的一天
这是春天，万物欣欣向荣，
即使是那棵高大的柏树亦不例外。
我们绝不能离开这地方。
我们在杯缘分享这句话：

我们的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

我们啜饮美酒，但不是透过唇。
我们睡觉，但不在床上。
让杯子擦过你的前额。
今天是在生与死之外的一天。

弃绝其他人的想望，
这样你就会得到安全。
“哪里？哪里我可以得到安全？”你问。

今天不是问问题的一天，
不是在日历上的一天。
今天是自觉的一天。
今天是爱者，是面包，是温柔，
是显现：超出能言之外的显现。

思想从文字取得表现形式，
但今天的日光，
却超出思考与想像力之外。
它俩都很渴，
但这样，水面才得以保持平静如镜。
它们口乾舌裂、精疲力竭。

这首诗馀下的部分太晦涩了，
难望它俩能卒读。

●舞曲
能听到舞曲的笛音
从大路上传来，
是件多幸运的事情啊。
桌子就摆设在庭园之中。

今夜，我们会饮尽这里所有的酒，
因为现在是春天。
我们是横过海洋天际的云，
或者是，被点燃的海洋里的
斑斑点点。
当我讲著这没头没脑的话时，
我知道我是醉了。

你想看看那掉了半边的月亮吗？

●我舌头的形状
在我里面的镜子映现出……
我没法告诉你，但我自己不会不知道！

我跑出我的身体，我跑出我的灵魂。
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不是活著的！
你嗅到朽坏的味道了吗？

看这个摆在托钵僧袍服上的葫芦瓜：
我看起来像任何你见过的人吗？

葫芦瓜内充满汁液，
即使倒转过来，也一滴不漏。

不过要是汁液掉落，它们就会掉落成神，
掉落成粒粒珍珠。

我化成了一片覆盖大海的云，
收集水露。

当夏姆斯（太阳）出现，
我就会化为雨。

一两天后，百合吐蕊，
那是我舌头的形状。

●小草
同一阵风
拔起了树，
却让小草生辉。

尊贵的风
怜爱小草的柔弱。
千万不要为强壮而自矜。

斧斤从不担心树枝有多粗。
再粗的树枝也会被它研成片片，
但它却不伤害树叶。

火焰从不考虑柴堆有多高。
屠夫从不会走入羊群。

何者才是实相的本型？
是柔弱。实相将天空像茶杯一样
倒转过来
盖在我们头上旋转。
是谁在掌天空的轮舵？是宇宙的智慧。

身体的动作来自精神，
有如水车之依溪水转动。

吸入呼出皆来自精神，
时而愤怒，时而平和。
风是破坏者，也是保护者。

那个完全顺服的谢赫②说：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祂是涵养万有的海洋。

●跟小孩玩耍的谢赫（导师）
一个青年四处打听：
“我要找个智者。我有难题待解。”

旁人回答说：“在这镇上，没有比那边那个
跟小孩们一起玩骑木马游戏的谢赫
更睿智的人。
他清晰锐利、目光如炬，并像夜空一样
广大庄严。但他却用孩子的游戏来隐藏这一切。”

青年走近孩子堆，向谢赫问道：

“把自己装作小孩的先生，请你
为我解开一个秘密。”
“走开，这不是谈秘密的日子。”
“求求你。只花你一分钟。你继续待在木马上无妨。”
“有话快说。这是匹野马，我可不敢保证它不会踢到你
的头。”

青年觉得自己无法在这种疯狂的气氛中
问严肃的问题，便打趣说：
“我想结婚。在这街上，
有适合我的对象吗？”

“世上有三类女人。其中两类会为灵魂带来忧伤，
另一类则是灵魂的宝藏。
第一类，如果娶她，她会全部属于你。
第二类，如果娶她，她只有一半属于你。
第三类，如果娶她，她一点也不属于你。
好吧，赶快走开吧，
趁这马踢到你的头以前。”

谢赫骑著木马，在小孩中间驰来骋去。
青年喊道：“请告诉我那三类女人
是什麼样的女人！”

骑木马的谢赫又趋近了青年。
“第一类是初婚的处女，
她全部属于你。她会让你感觉幸福与自由。
第二类是没小孩的寡妇，她有一半会属于你。
第三类完全不属于你的，则是带著小孩的寡妇。”
谢赫吶喊著，把木马骑回了小孩堆中。
“请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大师！”
谢赫正在绕圈圈。什麼问题？快点！”
“你为什麼要隐藏你的智慧？”
“这里的人把什麼事都往我身上搁。他们希望我
为他们做判断，仲裁事情，解读一切的文典。
但我所拥有的智慧却不愿意为他人作嫁。
它希望愉悦自己。我要自己种植甘蔗，
自己享受甘蔗的甜美。”

习来的知识
则与此迥异。饱学之士担心的
是自己能不能取悦于听众。
那是一颗名利之饵。
这样的知识，渴求听众。

有听众的时候，它精力充沛；
没听众的时候，它垂头丧气。

唯一真正的听众是真主。
静静细嚼真主那甜如甘蔗的爱吧，
并让自己长保赤子之心。
如此，你的脸庞将绽放出嫣红之光，
像那盛开的紫荆花。

●任由陷于恋爱中的人放浪形骸罢。
清醒的人老爱杞人忧天。
任由陷于恋爱中的人放浪形骸罢。

●日日夜夜，音乐，
一首宁静、明亮的
芦笛之歌。要是
它消褪，我们也会消褪。

注释：
①参考第十章注释②。（中译者注）
②参见“关于鲁米”注释④。（中译者注）

不要走近我：感受分离的滋味
Feeling Separation

关于分离
我们对分离之所以感受深切，缘于我们领略过同在（union）的滋味。芦笛能谱出妙韵，正因它体验过泥土、雨露、阳光共同孕育出甜美的甘蔗①的过程。当然无法确知远方的朋友会不会回返，你的思念将益发噬心刺骨。分离把你拉向了对方。

●有时候我真的全然忘掉
有时候我真的全然忘掉
友谊是什麽。
不自觉甚至疯狂地，
我到处撒野。关于我的故事
众说纷纭；一段罗曼史，
一个猥亵的笑话，一场战争，或一段空虚。

将我的善忘随便分割，
它会萦绕四周。

我奉行的这些馊主意，
是什麽阴谋的一部分吗？

朋友们，小心，不要走近我，
不论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同情。

●男人与女人的口角
沙漠里的某夜，
一个贫困的贝都因妇人
对她的丈夫如是说：
“人人都快乐、富足，
除了我们！我们没有面包，
没有调味料，没有盛水的器皿口
我们衣衫褴褛，没有毛毯可睡觉。
我们只好幻想满月是个饼，
来望梅止渴。连乞丐
也把我们当笑话。

阿拉伯的男人本应都是慷慨的战士，
但看你这副德性！有客人到来，
我们可能要趁他睡著时偷他的破衣服，
究竟谁令你沦落到
如斯田地？我们连一把扁豆也拿不出来！
十年来一事无成，这就是我们的写照！
她继续喋喋不休。
若果神是富足的，我们一定是信错了一个骗子。
引领我们的究竟是谁啊？那个假货，
永远都托词明天，说只要灵光一闪，你就会得到
一切的财富，嘿明天。

如众所知，这个从来没有实现。
不过我猜想，这偶然也会发生一两次。有时
骗子的追随者也会交上好运。不过我真想知道，
究竟为什麽我们要活得如此清苦。”

丈夫终于答嘴了：
“你还要为铜臭而
抱怨多久呢？生命的湍流已经过去了。那些
短暂的事情又何必担心呢？看看其他动物怎样生活啊！
鸽子在枝头上赞颂，
夜莺嘹亮地讴歌，
小至蚁虫，大至大象，所有的生物都信赖
上主的赐予。

你的苦难原是信差，
留心听它们，甘之如饴。
黑暗的长夜已将尽。

你以前曾经年轻，又感到满足，
现在却为了钱，而惶惶终日。

你本是财宝，本是美好的葡萄。
如今你只是个烂果。你原应愈变愈甜美，不意你却变坏。
你是我妻子，应该和我一样。
就像一双靴子，如果一只太紧，
就一双都没有用。

又如两扇门，不对称的话又有何用？
狮子又怎会和狼做夫妻。”

这个贫困而快乐的丈夫，就这样子
指责他妻子，直到天晓。

他妻子反唇相讥：
“不要再说
你的地位如何尊贵，看看现实呀！
全然枉顾现实还自骄自傲是最要不得的。
就像身处寒冷的下雪天，
而你的衣衫又湿透！

这真教人受不了！
不要叫我做妻子，你这个骗子。
你只配和野狗争骨头。

你根本不是你装出的那样安贫乐道！
你是蛇，同时又是弄蛇人，
你不自知而已。

你用金钱来引诱蛇，
而蛇也在引诱你。
你满口真主，令我提起那个字，
也要感到罪咎，小心啊！
那个字会荼毒你，若你要以此来
支配我。”

被她沙哑的谩骂声
笼罩著，做丈夫的反驳：
“笨女人，

我的困顿正是我最深的喜悦，
这种清淡的生活是诚实和美善的。
这样子我们就无所隐藏。

说我骄傲又贪婪，
说我是弄蛇人同时又是蛇，
其实你才当之无愧。

你在愤怒和希冀的当儿，
才把我错看成那样。
我对这世界一无所求。

你像小孩，自己在团团转，
转多了还以为房子在转。

你的眼看错了，只要耐心一点，
在真主之光的引导下，
你自会看到我们的生活充满喜悦。”
别扭还在闹
竟日不辍，还没有休。

整晚所说的都是恶毒的语言，
揭我最见不得人的疮疤。一切的关键
在于你还爱不爱我。
悠悠长夜将会过去，
然后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一个空心蒜头
你错失了整个果园，
只为了无名树上一个小小的无花果。
你见不了那个美女，
只为了你要和一个干扁的老太婆调笑。
看著她这样耽搁你，我就想哭。
满口酸臭的，有一百只爪，
头颅贴在屋顶上向你笼罩，
味同嚼腊的果，层层叠叠，空心的
像乾烂的蒜头。

你为她衣带渐宽
纵然她身上全无养分。

死亡会睁开你的眼，
让你看清她那
像黑蜥蜴背甲的真面目。
我言尽于此。

静静地躺下
归向你真心之所喜。

●潜水夫的服装
你现在正坐在我们身旁，但你又正在
黎明的田间漫步。当你决定跟我们一起狩猎的时候，
你自己就变成了猎物。
你处身自己的躯体，正如树木生长在地上一般牢固。
可是你又是风，你是躺在沙滩上
潜水夫的空衣服。你又是鱼。

海洋里无数明明灭灭的沙矶，
像翅膀展开时
看到的脉理。
你隐藏的真我是那脉理的血，
是那琵琶的弦，谱出海洋的乐章。
并非伤感的海岸，而是无岸之音。

●我最坏的习惯
我最坏的习惯是我厌极了冬季。
我根本在折磨我身边的人。

若然你不在，什麼都不生长。
我结结巴巴，所要说的，
如何驱除坏水？把它送到河流。
如何驱除坏习惯？把我送回你身边。

凝望你所爱的朋友，能望多久就多久，
不论他正离你而去
还是将快回来。

●勿让惶恐把你的喉头收紧
日以继夜，努力呼吸，
在死神阖起你嘴巴以前。

●糖的溶剂
糖的溶剂，溶解我吧，
若这是适当的时候。
请轻柔地进行，用手轻触，或用一个眼神。
我每天黎明都在等待，因为这样的事情
以前也是在黎明时分发生。
又或请突然地进行，像处决人犯一样。
不如此，我又怎能馀裕地面对死神呢？

你活得像行尸走肉。
你悲伤，而我好像愈变愈轻。

全都打结。

你用你的胳膊把我推开，
但这种推开正是一种拉近。

●苍白的日光，
苍白的城墙。

爱离我远去，
日光更迭。

我需要神的恩赐，
比我从前想的更多。

注释：
①甘蔗也是芦苇类植物的一种，其茎可制作芦笛。（中译者注）

节制欲求：你是怎样杀死你的雄鸡的？
Controlling the Deslre-Body

关于欲求
苏菲派把人的欲求称为纳法斯（nafs）。从恋人对彼此的渴望，到遁世者（sannyasin）对真理的追求，都是欲求，都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把他们往前推。每一推，都让我们更接近一步大海。鲁米指出，当欲求出现的时候，　避不是明智之举。据说，他有一次被问到，应该把某个干了下流勾当的年轻人怎麽办（这传说没有说明年轻人干的是什麽勾当，有可能是手淫，也有可能是偷窥之类的事情）。鲁米告诉问他的人，不要为这件事情紧张兮兮，并说：“他做这件事情，表示他已经开始长出自己的羽毛。真正危险的事情是一个孩子在还没有长出羽毛以前就离开鸟巢，猫只要一扑就可以把他给抓到。”但鲁米又显出，性应该以追求狂喜恍惚的境界为目的，单为发泄而进行的性是可耻的。在鲁米的语汇中，雄鸡是性欲的象徵。那麽，胡珊是怎样杀死他的雄鸡的呢？像游戏一样不断把一组欲求转化为另一组欲求，让它们在不断转化的过程中消解于无形。你在河中放上任河障碍物都不可能抵挡河水的力量，倒不如一任河水自你身上潺潺而过。从那自你身上流淌而过的河水，你将能领略到什麽叫清新与深入骨髓的欢娱。

●真正的男人
某人向埃及的哈里发①进言：
“摩苏尔国王有一姬妾，
美得无可比拟，
也超出我口舌所能形容。
请看。”
说罢，就在纸上画下她的长相。
哈里发手中的酒杯掉到了地上。
他马上派出将军，
连同数千军队，向摩苏尔进发。

战事持续一周，
死伤无数，城池和塔台像玩具一样
一一倒下。摩苏尔王派来使者问道：
“何以要进行这些杀戮呢？
如果你想要我的国家，
我可以拱手相让！
如果你想要的是金银财宝，
就更不成问题。”

将军拿出画像说：
“我要的是这个。”
摩苏尔王闻言，立刻派人回话说：
“把她带走。偶像应该属于崇拜偶像的人。”

将军一看到那美女，就立刻像哈里发一样
爱上了她。
不要觉得可笑，
因为，这种爱，是宇宙爱的一部分；
没有这种爱，世界就不会演变成今天的样子。
没有那种追求完美的爱的冲动，
无生物就不会演变为植物，
植物也不会演变为精神。

将军看到那女的出现在他的睡梦中。
他跟她的幻影交合，
精液迸射而出。

醒过来后，
将军才明白自己不过是在做梦。
“我虚掷了我的种子。我要
找那个耍了我的女人讨回公道。”

一个不能控制自己身体。
把精液虚掷到泥土中的领导者，
是个不值得被敬重的人。
如今，将军已完全失去自制力。
他不再管什麽哈里发，也毫不在意
自身的安危。

“我恋爱了。”他说。

人不应该在像这样的狂热中行事，
应该先跟自己的理智商量。
但将军却没管那麽多。

他的迷乱像一道逆流，把他冲向大海。
某个不存在的幻影
出现了在漆黑的井底中；

虽然只是个幻影，
却引得一头猛狮跳入井中。
另一个忠告：让另一个男人，
跟你的女人有亲密接触，是件
危险的事。
让乾柴与火种凑在一起，
而不引起熊熊烈火，
难上加难。

将军没有直接班师回朝，
相反的，他让军队驻扎在一片偏僻的绿草地。
他已欲火焚身，分不出天和地。
哈里发在他眼中变成一只蚊子，毫无份量可言。

将军扒扯下美女的衣裙，
躺在她两腿间，用阳具对准
目标。突然，帐篷外

传来士兵们极大的骚动声。
他一跃而起，光著屁股
手持弯刀，奔出了帐篷外。
原来，一头来自附近沼泽区的黑狮
窜入了马群中。混乱。
它一跃二十英尺高，
整个军营像海洋般波动了起来。

将军迅速逼近猛狮，一刀
把它的头劈成两半，
然后回到帐篷内。
他的阳具依旧挺立。

将军与美女扬蜷，激烈的程度
不亚于与猛狮相斗。
他的阳具自始至终保持挺立，
也没有射精。
那美丽的女子惊异于将军的男子气概，
以极大的热情迎向他的热情。
两个灵魂从他们身上脱出，合而为一。

当任何两个人如此紧紧纠缠在一起时，
都总会有一个第三者，
从不可见的世界那边，注视著他们。

如果没有避孕的话，它有可能会诞生。
但不管有没有避孕，它总在那里。
在两个人结合时，
不管那是爱的结合还是恨的结合，
都会在灵魂世界里产生一个第三者。

你到那里，就会认出他们。
任何结合都会带来后裔。
所以务必要小心谨慎。
在你要跟某人结合以前，
务必考虑清楚。

那些本该诞生却得不到诞生的小孩，
他们甚至至今还在向你号哭呢：
“别丢下我们，回来。”
要千万留神这一点。只要一男一女在一起，
就会种下一个精神之果。

但将军没有留神。
他像一只附在牛奶上的蚊子一样，
完全沈迷在他的爱情中。
但有一天，将军突然觉得腻了，
决定要把美女带回去见哈里发。
他对那女子说：
“不要对哈里发泄漏一字一句。”

他把她带到哈里发面前，哈里发大为震动。
她比他想像的还要美上一百倍。

某人问一个能言善道的导师：
“什麽是真，什麽是假？”
“这就是假：蝙蝠躲的是太阳，而非太阳的观念。
让蝙蝠感到害怕而躲到洞窟中的，是太阳的观念。
你因为有敌的观念，才会与某些人为友。

摩西，启示的内在之光，
他燃亮了西奈山之巅，
但西奈山却承受不了这光。

不要再像这样自欺下去了！

不要把观念与真实混淆。

战争的观念并未包含勇气。
澡堂里挂满描绘英雄事迹的图画，
充斥关于英雄事迹的谈论。
试著用你的眼睛代替耳朵，
那样，你那被羊毛覆盖著的耳朵，
就会变得像光束一样锐利明敏。”

哈里发狂热地恋著那摩苏尔美女，
他的王国，也像闪电一样快速消失。
当你爱得盲目的时候，你就要提醒自己：
任何会消失的东西都不过是一场梦，
不过是嘴巴里吹出来的一口气。
它有可能会杀死你。

有些人说：“没有事物可以长存。
如果有另一个实在界，
我们应该会看得见，应该会知道。”
他们错了。

难道因为小孩不懂逻辑推理，
我们大人就要放弃逻辑推理了吗？
有人感受不到爱呈现在整个宇宙万有中，
并不表示它不存在。

约瑟的兄弟看不出他的美，
可他的父亲雅各看得见。
摩西起初在西奈山顶，
看到的只是灌木丛，
但他的第三只眼却看出，
那是一尾会致人痛苦的响尾蛇。
肉眼所见，经常都会跟内在的智慧相冲突。
摩西的手不只是一只手，它还是光的泉源。

这类事情像无限一样真实，
不过某些人却以为那不过是宗教狂想。
对这些人来说，只有性器官和消化器官
是唯一的真实。

不要跟这种人谈“朋友”的事。②
让他们上他们的教堂，我们上我们的教堂。
不要在怀疑论者或无神论者身上
浪费时间。

有一天，哈里发生起了
与那美女做爱的念头，
便直趋她的房间，
要把欲求付诸实行。

然而，当哈里发躺向那美女的时候，
真主向他发出了禁令：
一阵细微的、像老鼠的声音，
在房间里响了起来。

哈里发以为那是蛇的声音，
从草席上一惊而起，阳具也随之
委顿下来。
美女见状、回想起
将军杀狮子时阳具依旧挺立，
两相对比，不禁失声大笑。

她的笑声又久又响亮。
她像个吸了哈希什的人一样，
入目的一切尽皆变得可笑。

每一种情绪都不会来得无缘无故。
哈里发被美女的笑声弄得很不是滋味，
便抽出利刃问道：
“什麽事让你觉得那麽可笑？
把你心里所想的一切告诉我。
这一刻，我拥有无比精确的直觉，
可以判别出你所言的真伪。
如果你胆敢撒谎，我就要你身首异处；
如果你说真话，我就回复你自由之身。”

他把七本《可兰经》叠在一起，
发誓绝不食言。
当女郎恢复了自制，
便向哈里发和盘托出，
将军怎样在杀狮以后，
阳具依然保持挺立。

隐藏著的东西总有一日会冒出头来。
所以，千万不要播下坏的种子。
雨水和太阳会使它们发芽茁壮，露出地面。
春天会在树叶黄落以后来到，
单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复活之说的可信。

秘密会在春天泄漏出来。

忧虑会变成宿醉的头疼。
可是酒又是谁决定要喝的呢？想一想吧。

一簇盛开的花不会像种子时候的模样，
一个人也不可能肖似精子的模样。
耶稣来自迦百利的气息，
但他和迦百利没有一点相像之处。
没有一条河的源头会像它流向的地方。
我们不会知道自己的痛苦源起于何处。
我们不会知道我们的行为会导致什麼样的结果。
不知道也许是件好事，
否则我们可能会为之深深忧伤。

哈里发恢复了他的仁慈。
“我被权力的骄傲冲昏了头，
才会去强抢别人的女人；这样，
别人会来敲我的门，
也就是件自然不过的事情。
任何犯通奸的人等于是在
为自己的太太拉皮条。

你伤害某个人，等于是
把伤害指向自己。
我的不义之举所带来的
是一个朋友的背叛。
这种因果循环必须让它中止。

我会把你送回将军身边。
我会告诉他：
因为其他姬妾嫉妒，
我不宜把你留在身边；
而由于把你从摩苏尔带来，
是的功劳，
所以我把你许了给他。”

这是只有先知才有的男子气概。
哈里发虽然在性能力上不济事，
却一点无损他威风凛凛的男子气。

真正的男子气概，表现在
克制肉欲的能力上。
将军的性欲虽然强盛，

但跟哈里发的高尚相比，
不过有如一粒谷壳。

●纹身
在卡什温，人们有纹身的风气，
说是此举可以带来好运。
他们用蓝墨水，把图案纹在
背上、手上、肩上各处。

某人去到纹身师傅那里，
要求在他肩胛上
纹一头威猛的蓝狮。“使出你的看家本领吧。
我要一头腾起的狮子。我希望背上是一大片的蓝。”
不过，纹身师傅才刚动针，
那人却杀猪似的喊了起来：
“你在干什麽？”
“纹狮子。”
“你从它什麽部位开始纹起？”
“它的尾巴。”
“好，尾巴不用纹了。狮子的臀部
实在不怎麽体面。”
纹身师傅继续动针，但那人又立刻叫了起来：
“哎哟哟，现在纹的是什麽部位？”
“耳朵。”
“给我纹一头没有耳朵的狮子吧。”
纹身师傅摇了摇头。
他再一次动针，哀号声再一次响起。
“现在又是什麽部位？”
“腹部。”
“我喜欢没有腹部的狮子。”
纹身师傅愣在那里好一会儿，手指咬在嘴里。

最后，他把针线丢到了地上。
“从来没人对我提过这样的要求。创造一头
没尾巴、没头、没身体的狮子，
这可是连神也束手无策的啊！”

弟兄，忍住疼痛。
不要被感官的毒药所捆绑。
如果你做到了，天空就会向你致敬。
学会燃点腊烛。与太阳同时起床。
远离睡眠的暗窟。这样，
刺就会蜕变为玫瑰，
个别就会焕发成普遍。

怎样才能赞诵？
把自己化为微粒。

怎样才能认识真主？
在他的存在里燃烧自己。烧起来吧。

铜会在煮热的炼金液里溶解。
所以，也让你自己
溶解在那维系存在的化合物里吧。

你把两手握紧，
死也不肯不说“我”和“我们”两字。
你不知道，
这紧握会挡你的路。

●火之中央
不要再给我酒了！
浊的红酒和清的白酒
都已提不起我的兴致。

我现在渴饮的是我自己的血：
向行动田野移动的血。

抽出你最利的剑，
猛砍我，直至我的头
在脖子上旋转为止。

堆一个像这样的骷髅之山。
把我车裂。

不要因我的求饶而停手！
不要听我说的任何话。
我必须进入火之中央。

火是我之子，
但我必须在火中燃烧，
让自己
也化为火。

为什麼柴火里会有劈啪声和烟雾呢？
因为柴跟火还在争论不休。
火说：“你太厚重了，走开。”
柴说：“你太轻飘飘了，不若我实在。”

这两个朋友在黑暗中吵个不停。
像个没有脸的流浪者。
像只强有力的鸟，
但却栖踞在枝头上，不肯动半下。

对于那些仍然被欲求纠缠著的人，
我能对他们说些什麼呢？

把你的水罐砸向石头吧；
既然四周尽是汪洋大海，
你还要水罐何用？

像个纯粹的精神那样躺下吧，
让身体的被子把你盖上，
像新郎为新娘盖上被子那样。

●有一个人，带著半片面包，
遁隐到一个鸟巢般大小的住处。
他无欲无求，
也不思念任何人。

他有一封写给每个人的信。你打开它。
上面只写著一个字：活。

●即使苦苦追问，
奥秘仍然不会为你揭示。

除非你能让眼睛与欲求
保持五十年静止不动，
否则你不会从浑沌中苏醒。

●穆罕默德与大食客
胡珊要求我们从《可兰经》的第五卷开始。
胡珊啊！你是真理之光，导师中的导师，
要不是我们人类的喉咙太狭窄，
我就能给你恰如其分的赞诵；
就能
用俗世语言之外的语言歌颂你。
家禽又怎能与飞鹰并论？
但我们别无他法，
只能把我们这掺著假漆的油漆漆上。

我不会跟唯物主义者论道。当我提及胡珊，

我只会跟那些明白精神奥秘的人为伍。
赞美，不过是为了拉起窗帘，
好让他的特质能够穿进来。
当然，太阳本身，
还离得我们很远很远呢。

出言歌颂的人，无异于
是在歌颂自己。他的歌颂不啻是在说：
“我的眼睛是明亮的。”

出言批评的人，无异于
是在批评自己。他的批评不啻是在说：
“因为我的眼睛充满嫉妒之火，
所以不是十分明亮。”
如果有人想成为另一个太阳，
想让已腐臭之物复归新鲜，
不要讪笑他。

也不要
忌妒想成为此世界的人。

胡珊就是我所说的太阳。
他既非心灵所能理解，也非话语所能言诠。
但我们还是会试著
用左支右绌的言词去作言诠。
无法一口吸尽漫天甘霖，
不表示无法啜饮一口雨水口
无法抓住奥秘的果核，
总可以抚触奥秘的果壳吧？

胡珊可以更新发自我口中、你口中的话语。
相对于你内里固有的智慧，我的话语只是空谷壳。
你的智慧是广大的外太空，
我的话语不过是地球的大气层。

敬畏是药膏，
可以治愈我们的眼疾。

恒常聪敏地聆听。
像一棵高举手臂的枣椰树那样，
站在开阔之处。不要像老鼠一样
忙于在地底下钻洞，忙于在某些
陈腐的教义迷宫里打转。

小知小识会让人目盲。有四种个性会让人远离爱。
《可兰经》称之为四种鸟。
以真主之名起誓吧，
起誓斩掉那四种坏鸟的头。

四种坏鸟是：
色欲的雄鸡、好名的孔雀。
贪婪的乌鸦和急性子的鸭子。
宰杀它们，转化它们，
使它们变为无害之物。

你的内里有一只鸭子。
它的嘴巴从不歇息，亟亟在乾土和湿土里找寻食物。
它让人想起，一个闯空门的小偷。
小偷翻箱倒柜，心里一直著急：
“没时间了！
我不会再有下一次机会！”

但一个完人却要镇静和深思得多。
他和她不会担心被打扰。

但鸭子却因为害怕错失良机而失去了从容，
这种害怕也大大增加了它的饥饿感。

话说有一次，一大群无信仰者
去见穆罕默德，因为他们知道，
穆罕默德会给他们吃喝。

穆罕默德对他的朋友们说：
“请你们在这些人中间，各带一个回家，
好好接待。
你们都接受过我的款待，
现在，就请你们把他们当成是我来款待。”

每个朋友都选择了一个宾客，
不过，却留下了一个大块头没人挑。
他独坐在清真寺门外，
像是被留在杯底里的茶渣。

穆罕默德把他领到自己家里。
这个人毫不客气地开怀大嚼，
共喝掉七头羊的奶，
吃掉十八人份的食物。

穆罕默德家里的人都忿忿不平。
当大食客就寝的时候，一个小心眼的女仆
出于报复心理，
用铁练把他的房门紧紧锁死。
半夜时分，大食客
感到肚子一阵剧痛，醒了过来。

他想去方便，但一推门，
却发现门是锁著的！
他试著用东西把门挑开，
却一点都不管用。
肚子的疼痛越来越烈。
他躺回床上，迷迷糊糊昏睡过去。
梦中，他看见一个可解手的地方。
他梦见自己只有一个人，
便拉了一大堆又一大堆。

未几，大食客醒过来，
发现覆盖在四周被铺上的，
全是粪便。
他因为羞惭而浑身发抖。

他心想：“我睡著的时候比醒著的时候还要糟糕。
醒著的时候，我只是大吃大喝而已；
睡著的时候，却弄出这个来。”

他痛哭失声，极度局促不安，
翘盼著破晓的来临和房门开启的声响。
他希望，在别人发现他干的丑事以前，
自己能先溜走。

我会长话短说。房门打开了。他得救了。
穆罕默德在黎明时来到他门前，把门打开。
他隐起形来，让那人不会感到丢脸，
让那人可以逃走和清洗自己，
不用与开门的人打照面。

只有像穆罕默德这样完全浸沈在安拉之中的人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穆罕默德看得见
夜里发生的一切，
但他没有在大食客急著解手的时候放他出来，
而直等到该这样做的时候才这样做。

很多行为，看似残忍，

其实却是发自深刻的友谊。
很多看似破坏性的工作，
其实目的是为了更新。

稍后，一个爱管闲事的仆人
带穆罕默德去看大食客睡过的床铺。
“看看你的客人干了些什麽好事！”

穆罕默德微笑著说：
“给我去打一桶水来。”

旁边的人闻言大惊失色：“不，让我们来负责清洗。
我们活著的目的就是为服侍你。
这种粗活应该由我们来做。
你是心的照料人。”

“我明白，但这是特殊情况。”
一个声音在他内里说道：“在清洗这被铺的工作中
蕴含著大智慧。清洗它们吧。”

这时，先前弄脏被铺的那个人又回来了，
原来他忘了带走一个常常戴在身上的护身符，
现在回头来找。

他走进房中，一眼看见
上主的手，正在清洗他那些脏不可言的秽物。

他顿时忘了找护身符这回事。
一种大爱一刹那间穿透了他。
他撕破自己的衣衫，以头撞门和墙。
血从他的鼻孔中流出。

屋内的其他人纷纷向这房间走来。
他尖叫著说：“不要管我。”
他一面槌打自己的头，一面说：“我不明白！”
他俯伏在穆罕默德脚前。

“你是全体，而我只是微不足道的零碎，
我不敢正视你。”他颤抖著忏悔说。

穆罕默德弯腰把他扶起，拥抱和轻抚他，
开启了他的内在智慧。

云朵流泪，花园就会开花。

婴儿哭，母奶就会溢出。
万物的哺育者说过：让他们尽情地哭罢。

雨的泪与太阳的热共同
滋育我们。

让你的智慧保持炽热，
让你的泪水保持闪耀，那麼
你的生命就会日新又新。
不要介意像小孩般爱哭。

让身体的需要萎缩，让灵魂的决定权提升。
减少对肉体的供养，
你的心眼就会张开。

让身体保持虚空，
上主会用麝香和珍珠母填满它。

聆听先知之言，莫听小孩的话。
精神生活的地基和石墙
是由自律所打造的。

找志同道合的朋友相互扶持。
跟他们一道研读神圣的经典，
讨论彼此的言行举止，
一起修持。

●斋戒
空虚的胃肠里隐藏甜美。
我们是琵琶，不多，也不少。

如果音箱里塞满东西，将无音乐可言。
如果我们能透过斋戒，
烧净脑和胃肠内的渣滓，
那新的乐音，将无时无刻不自火中升起。
雾消散了，新的能源使你可以
风也似地奔上挡在面前的阶梯。
让自己虚空，好能像芦笛一样吹奏出妙韵。
让自己虚空，好能像芦笔一样书写出奥秘。
当你肚子里塞满酒食，一个丑陋的
铜像就会占据了你精神原来的坐处。
当你斋戒，
好习惯就会像一群
有心帮忙的朋友那样向你靠拢。

斋戒是所罗门王的指环，不要把它
拱手让渡给某些幻象，
让你自己失去力量。
不过，即使你确曾失去自制与力量，
只要你恢复斋戒，
力量就会再度降临，
有如出其不意出现在地面上的士兵。
一张桌子降临在你的帐篷。
耶稣的桌子。
当你斋戒，这张桌子就会出现，
桌上摆满
比甘蓝菜汤更好的食物。

●起誓
你走路一向慢得可以。
你捧著怨恨已经很多年了。
捧著这麼重的东西，你怎麼会走得快？
有那麼大的执著，你怎麼到得了任何目的地？

想能一窥奥秘，你就得让自己变得像天空一样广大。
目前为止，你只不过是黏土、水和烂泥巴的
混合物。

亚伯拉罕知道，日月星辰的设定者是谁。
他说：我不会再把自己视为上主的助手。

你太微弱了。把一切交托给上主吧。
大海会照顾每一道浪涛，
直至它们登岸为止。
你需要的帮助大得超乎你自己想像。
以真主的名起誓吧，
像祭司在宰杀祭品以前那样起誓。

起誓弃绝你的旧我
以便找到你的真名。

●让自己断奶
一点一点，慢慢让自己断奶。
这就是我要述说的要旨。

胚胎从母亲的血液获取滋养，
婴儿从母奶获取滋养，
小孩从固态的食物获取滋养，
追寻者从智慧获取滋养，

猎人从无形的猎物获取滋养。

你告诉还在母腹中的胎儿：
“外面的世界广大而富丽。
麦田与山野处处，果园在盛开。

晚上，天上千万繁星闪耀；
阳光普照的大白天，
红男绿女在婚宴中翩翩起舞。”

你问胎儿，外面的世界那麼美妙，
为什麼他还要闭著眼睛，
蜷曲在母亲漆黑的子宫之中呢？
请听胎儿的回答：
“没有什麼『外面的世界』这回事。
我只相信我所经验到的世界。
你所看到的一切一定都只不过是幻觉。”

●冥想之后
我发现我的听众
不打算让我继续这样下去。

海水打向岸边，
卷起浪花，
然后退却。

待会儿，
它又会再次回来。

我的听众希望听更多
有关那苏菲和他的朋友们
一起冥想时发生的故事。

但要有辨识力。
可不要把这故事中的角色，

当成是寻常故事中的寻常角色。
话说，当苏菲与朋友们结束冥想以后，
便开始一起用餐。

苏菲记起了那头
背他走了一整天路的驴子。

他嘱托朋友家的仆人说：“有劳你，

到马厩去，把大麦和稻草和在一起，
喂我的驴子。谢谢。”

“您不用操心。
这些事我都会料理妥当。”

“不过，还是请你务必先用水浸湿大麦。
因为我那头驴子，年纪已大，牙齿不太管用。”

“你何必教我这个呢？
我懂得怎麼个做法。”

“能不能请你先把鞍座卸去，
再为它的伤处抹些药膏？”

“我侍候过千百个客人，
从没有对我表示不满意的。
在这里，你被当成是主人的家人。
不必担心这担心那，尽情享受吧。”

“不过可不可以请你先帮它把水温一温，
加进它大麦中的稻草也不要太多？”

“先生，我觉得你太小看我了。”

“还请你把马厩地上的石头和粪便清一清，
再在上面撒些乾燥的沙土。”

“先生，拜托，
把这些事交给我！”

“你会帮它梳梳背上的毛吗？
它喜欢那样子。”

“先生，这些我都会做，
不劳你来吩咐！”

仆人转身，急急忙忙地走到……
街上，和朋友们碰面。

苏菲躺下睡觉，
做了一些关于他那头驴子的恶梦：
要不是梦见它被狼撕成片片，
就是梦见它摔在壕沟里，

无助地哀鸣。

他的梦是真的！
他的驴子真的完全被丢下不管，
整个晚上既没有吃，也没有喝，
身体变得极衰弱，直在那里喘大气。
那仆人没做半件他说他会做的事情。

在你一生中，一定会碰到
无数类似的空头支票。照顾驴子的事情，
千万要谨慎。

不要假手于人。
很多伪善者都会在你面前说好听的话，
可事实上，
他们压根儿不会管你心驴的死活。

猎食你真正的滋养物时，
务必要像头狮子一样勇猛专注，
绝不要被任何的甜言蜜语
分了心。

●在门外守候的狗
当你的灵魂落入欲求的主宰时，
情形就好比：
你有一块上好的亚麻布，
本想用来做成衣服，送给友人，
不料，
别人却强拿你的亚麻布
去做了一条裤子。
在这种情形下，亚麻布除了就范以外，
别无选择。

情形又好比：
有人破门而入你家，
在花园里遍植有刺的灌木。

又好比：
你看到一头牧人的狗
守在帐篷之外，它的头
搁在门槛上，两眼阖上。

小孩拉它尾巴、摸它脸庞，
但狗一动不动。因为

它喜欢小孩注意它，所以对小孩分外顺服。

不过，每当有陌生人经过，
它就会一跃而起，狂哮怒吠。

一个托钵僧走近牧人的帐篷，
狗立刻向前要咬他。
托钵僧喊道：“要是这狗瞻敢咬我，
我就只能指望上主保护了。”
不料狗主人从帐篷里传出话来：“我跟你一样！
就是在我自己家里，我也拿它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像你没法走过来，
我一样被困在帐篷里
出不去了！”

一旦欲求变成了你驾驭之外的怪物，
它就会毁了你生活的清新与美。
想想带这样的狗去打猎
会有什麼后果。
你会成为猎物！

●你身上发出的光，
并非来自某个子宫。
你的容颜，并非源于精液。
不要试著隐藏
那无法隐藏的怒气。

●照顾两家店
你走遍世界
也休想找到一个可以安全藏身的洞。

没有一个洞穴里没有猛兽！
如果你与老鼠同住，
猫爪子就会临到你身上。

唯一真正安详之地，
是与上主的独处。

住在你所从来的无有之处，尽管
你在这世上已有一住址。

那正是，为什麼你会有
两种看待事物的方式的原因。

同一个人，
有时你会把他看成令人战栗的毒蛇，
有时你会把他看成令人愉悦的爱人。
两种看法都没有错！

每样事物，都有好坏两面，
像头有黑白两色的牛。

约瑟在兄弟眼中是个丑汉，
但在父亲眼中却是个俊男。

你拥有两家店。
为了照料两家店，
你两头奔跑，
忙得不亦乐乎。

关掉那家
越来越走人死胡同的店吧。
不管怎麼移动，你听到的声音都是“将军！”

继续经营那家
你不再卖鱼钩的店。
你就是那尾在水中自由自在的鱼。

●想像你是一只飞出悬崖边缘的鹰。
想像你是一头在森林里奕奕独行的虎。
当你在寻找食物时，你是最英俊的。

少跟夜莺和孔雀打混。
前者只有声音可取，后者只有颜色可取。

注释：
①哈里发（Caliph）：意谓“继承人”，原指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后泛指回教国家的政治兼宗教领袖。（中译者注）
②在鲁米的诗中，“朋友”常常是用来象征真主的字眼。（中译者注）

秘谈：河边的会晤
Sohbet

关于秘谈
Sohbet 这个波斯词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的概念，它的意思接近于“关于神秘事物的神秘谈话。”鲁米的诗歌常常包含着内外不同层次的对话。外在层次的对话可一目了然地见于他诗歌的那些方括号之中，而内在层次的对话则渗透隐现于他诗歌的全部肌理中。不同层次声音之间的

转换是不同实在（reality）之间的频率转换。而这也是为什么鲁米诗中的代名词会让人觉得游移不定的原因。通常，鲁米诗中的“我”指涉的是作为说话者的那个有血有肉的人格我，而“你”则指涉那个无形无影的显现者；但有时候，令人讶异的是，那个无影无形的显现者又会反过来透过诗歌对鲁米说话。即使在一首很短的诗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多个不同的声部在来回应答。鲁米的诗像是一道旋转门，容许“内在的我”和“外在的我”轮流站出来当说话主体。这种发言位置的扩张和对比，正是鲁米诗艺的一大扣人心弦处。依鲁米之见，万物莫非对谈（Everything is conversation）。

人类就是言说（discourse）。不管你开口与否，言说都会从你身上流淌而过。每一件事情都灌注着欢乐与温暖，因为言说的愉悦，无时或止。

——《言说》第五十二篇

鲁米的诗歌把层层交织的言说海洋反照到我们眼前，它们是那么的精微而流动不居，直叫一板一眼的文法学家大叹摸不着头脑。

●夜里的对话

我在夜半呼喊：
“谁生活在
我所拥有的这爱中？”
你说：“是我。可是我在这里并不孤单。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影像在我周遭呢？”
我说：“那是你自己的像。
你们就像土耳其斯坦
邱吉亚地方的居民一样，
彼此肖似。”

你问：“但这另一个活物是谁？”
“那是我受伤的灵魂。”
然后，我把这个灵魂
抓来到你的面前。
“这是个危险人物，
不要轻易放他走。”我说。

你眨眼示意明白，然后给了我
一条细索。
“把绳拉紧，但不要把它扯断。”
我伸手要
触碰你，但你把它拍开。

“为什么你要对我这么凶？”
“自然有理由，但绝不是
为了赶你走！任何来到这地方，
却说出『我来了』之类的话的人，
都应该被掌掴。
这里不是羊圈。
这里不存在任何距离。

这里是爱的圣所。
擦亮你的眼睛，
用爱来看清楚爱。”

●门里门外的对话
你说：“谁站在门外？”
我说：“你的仆人。”

你说：“你想要什么？”
我说：“见你并向你叩头。”

“你会在外头守候多久？”
“直到你传唤我为止。”

“你会烹煮自己多久？”
“直至复活日的来临。”

我们隔着一道门对谈。我声称
自己拥有大爱，声称
为了这爱，我不惜舍弃了
世界所给予我的一切。

你说：“你需为此提出证据。”
我说：“我的思念、我的眼泪可以为证。”

你说：“那是不足取信于人的证据。”
我说：“怎么会！”

你说：“你跟谁一起来？”
“你给我那个庄严的想像。”

“为什么你要来？”
“你酒中的麝香气满溢在空气中。”

“你的目的是什么？”
“友谊。”

“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些什么？”
“恩宠。”

接着你问：“在你去过的所有地方之中，
那个地方最让你感到舒适？”
“在宫殿中。”

“你在那里看到什么？”
“令人惊叹的事物。”

“那为什么那地方看起来又如此荒芜？”
“因为那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在一秒钟之内被夺走。”

“谁有那么大的本领？”
“清晰的洞察力。”

“那在什么地方你才能找到安全？”
“在顺服中。”

“那要怎样才到得了那里呢？”
“在完美中。”

现在让我复归于沈默吧。要是我把对谈的内容再多说，
我的听众将会离他们自己而去。

那里将没有门，
也没有天花板乃至窗户！

●鼠与蛙
一只老鼠和一只青蛙每朝都会到河边碰面，
促膝而坐，谈谈说说。

每天早上，他们碰面的时候，
都会放开心胸，互吐故事、梦想与秘密，
毫无恐惧，毫无疑虑，毫无保留。

观看他们共处，聆听他们谈话，
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经上会说，
只要有两个人同心在一起，
基督就会显现。

老鼠一边哈哈大笑，一边讲述一个
他已经五年没讲过的故事，
而要讲这个故事，可能要足足花上五年呢！

在鼠与蛙之间，
恶毒毫无可乘之隙。

上帝的使者黑德尔触碰一尾烤鱼，
它立刻活转过来，从烤肉架上
跳回水里。

朋友坐在朋友身边，隽刻着奥秘的石板就会出现。
他们彼此都可以从对方的前额，
读出奥秘的内容。

但一天，老鼠对青蛙抱怨说：“有好多次，
我想跟你秘谈，你却潜在水里，
听不到我的呼唤。
我们在约定的时间碰面，
但经上却说：恋人恒常为彼此祷告。

一周碰面一次，一日碰面一次，
乃至一小时碰面五次，
都是不够的。鱼儿无时无刻不需要大海。”

驼铃会对骆驼说这样的话吗：
“让我们星期四晚上再来这碰面吧！”
荒谬。骆驼走到那里，
驼铃永远跟到那里。

你有恒常造访你自己吗？
不要用理智来争辩或回答这问题。

让我们死吧，
在濒死中回答。

●警醒
试着一个晚上不睡，
那么，你最渴望的东西将会临降你身上。
用你内里的太阳警醒自己，你将会看到奇迹。

今夜，不要躺下。
撑着点，力量就会来到。
那备受礼赞者会在夜间显现。
睡的人，就会错过。

有一晚，摩西醒着没睡，结果
他在一棵树上看到了光；
之后，他在夜间步行了十年，
终于给他看着了整株光明之树。
穆罕默德骑马升天，也是晚上的事。
白天是工作的时间。
晚上是爱的时间。
不要被别人迷惑了你。

有些人会在晚上睡觉，
但钟情者不会。
他们会坐在黑暗中，对神倾诉。
神曾告诉大卫：
那些每晚都睡一整晚的人，
嘴里说爱我，但都是在撒谎。

当钟情者感受到他们的意中人就在四周时，
即难以人睡。
口渴的人，有可能能睡着一阵子，
但他一定会梦见水。
整个晚上，聆听对谈。醒著。
这个时刻就是全部。

我说完了。用今晚的其余时间，
在黑暗中读这首诗吧。
我有头吗？我有脚吗？

夏姆斯，我闭起了双唇，
等待你来开启。

●热爱祷告的仆人
破晓时分
某富人想去洗个蒸汽浴，
便唤醒仆人辛古，吩咐他：
“嗳，走吧。把浴盘、毛巾和黏土①带齐，
我们到澡堂去洗个澡。”

辛古马上备齐所需的一切，
和主人并肩上路。

经过清真寺的时候，刚好呼唤人们祷告的钟声响起。
辛古热爱一天五次的祷告，便对主人说：
“主人，请你坐在长凳上稍候，
我念完《可兰经》的第九十八章，便马上出来。
那一章的开头是：
『用慈爱之心对待你的奴仆。』”

辛古在清真寺内祷告的当儿，
他主人则在外头的长凳上坐着等。
祷告结束后，教士和信徒一一离开，
惟独辛古一人还留着。
主人等了又等。最后，他往清真寺门内喊道：
“辛古，你干嘛还不出来？”

“我出不来，这里面的一个智者不让我出来。
请再等一等。”
之后，主人又先后喊了七次，
而辛古的回答一律是：
“还不行，他还不让我出来。”
“可是里面除了你以外，并没有其他的人啊！
所有人都走光了。
把你留在里面这么久的又是谁呢？”

“那把我留在里面和把你留在外面的
是同一个人。
不让你进来的和不让我出去的
是同一个人。”

大海不会让鱼儿离开，
正如它不会让走兽进入。

走兽该活动的领域是陆地。
再大的聪明才智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只有一个开锁人，可以打开这个锁。

停止你的算计。忘却你的自我。
聆听你“朋友”的话音。
当你完完全全顺服于他，你将会
获得自由。

●乌姆鲁勒•盖斯
乌姆鲁勒•盖斯是阿拉伯人之王，
既英俊，又是个诗人，
写过很多爱情的诗篇。

女人都爱死他了。
人人都爱他。但一天晚上，
一个神奇的遭遇彻底改变了他。
他抛弃王国与家庭，
穿上一件托钵僧袍，
云游四海，
从一种气候跋涉到另一种气候；
从一种地形跋涉到另一种地形。

爱消解了他那个国王的自我
把他带到了泰布克。在那里，他当了一阵子的
制砖工人。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泰布克王。
泰布克王夜访乌姆鲁勒•盖斯。

“阿拉伯人的王，这个时代的英俊约瑟啊，
你是两个王国的统冶者，一个由土地组成，
一个由美女组成。
如果你愿意留在我的身边，
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
我知道，你甘愿抛弃王位，
是因为你向往着比王位还要有价值得多的东西。”
奉布克王不断对乌姆鲁勒•盖斯说著赞美的话，
又跟他谈论种种神学和哲学的话题。
但乌姆鲁勒•盖斯却一语不发。
突然间，他倾身到泰布克王耳边
轻声说了些什麽。
自此，泰布克王成了另一名流浪者。

他们手牵着手，走出城外。
身上没穿华服，头上也没戴冠冕。

这就是爱所成就、也将继续成就的事。

对大人来说，爱的滋味如蜜，
对小孩来说，爱的滋味如奶。
爱是那三十包多出来的货物，
当你把它们扛到船上，船就会翻转过来。

如此，两个王在中国境内四处云游，
像鸟一样，捡拾遗落在地上的稻穗为食。
他们很少讲话，
因为他们深知，他们所握有的奥秘的
严重性与危险性。

这个爱的奥秘，不管是在欢乐中或在盛怒中说出，
都会在瞬间让千万人头落地。
一头爱的狮子在灵魂的青草地上觅食，
一柄奥秘的弯刀向它慢慢接近。
那是杀戮而非保存。

所有世间的权力，渴望的
正是这种软弱。

职是之故，两个王说起话来轻声细语，
小心翼翼。只有上主知道他们在说的是什么。

他们用的是非言说的语言。鸟的语言。
可是有些人模仿他们，学会

一二鸟语，并因此暴得大名。

●万川共流
不要松开弓弦。
我是你迄今没有用过的
四羽箭。

我说的话，像刀刃一样硬朗，
绝不会像“也许”或“如果”一类的字眼，
一触空气，旋即解体。

我是刺入黑暗中的阳光。
是谁创造这个夜的？
一个深藏泥洞底下的熔炉。

什么是身体？
是忍耐力。

什么是爱？
是感恩心。

你胸中隐藏着什么？
是笑意。

还有什么没有？
是怜悯之心

让我的意中人像帽子一样紧扣在我头上，
或像拉绳那样紧绑在我胸前。

有人问，爱怎么会有手有脚？
爱是孕育手和脚的温床。

要不是你父母亲有爱，
又怎么会有你的存在？

不要问爱能成就些什么！
彩续纷的世界就是答案。

河水同时在千万条河川里流动。
真理活跃在夏姆斯的脸上。

●有阻碍的路
我希望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

你挡在路上，不让我歇息。
你时而把我的马缰扯向一边，时而又扯向另一边。
你怎么这么粗鲁，亲爱的！
你听到我说的话吗？

这个促膝而谈的长夜会有尽头吗？
为何面对你时，我会如此羞涩局促？
你是万千。你是一。
静默，但却传达出最多。

你的名字是春天。
你的名字是酒。
你的名字是呕吐，
因酒醉而来的呕吐！

你是我眼神中的疑惑，
也是我眼神中的灵光。

你是万事万物，
但我却像想家一样想你。

我到得了那里吗？
那个鹿只扑向猛狮的地方。
我到得了那里吗？
那个我所追寻者在追寻我的地方。

让我的话像鼓声一样急擂！
让它擂破鼓皮
沉入寂静。

●胡言乱语的小孩
如果我没说出你想说的话，
请给我一巴掌。像一个慈母
纠正一个胡言乱语的小孩那样
纠正我。

一个极度口渴的人奔向海边，
但大海却用剑抵住他的喉咙。

一朵百合望著一丛玫瑰，
逐渐凋谢，不发一语。

我是一面小手鼓。
激烈的舞蹈开始后，不要把我冷落一旁。

一面舞蹈一面敲打我。
用这些小小的乐声救助我。

约瑟最美莫过于全裸的时候，
但即使他穿着衣服，
衣服仍可让我们对他体态的美有所领悟，一如
身体之粼粼波光，
可以让我们领悟灵魂之河的美。

即使尸首清洗人把我的双颚合上，
你仍然可以听到我的歌声，
它就发自
我死亡的沉默中。

●谁从外望向内？
谁能在心灵狂乱的地方看出
数百个奥秘？

透过他的双眼看他之所见。
但透过他双眼张看的人又是谁呢？

●永恒的对谈
管弦乐团里谁最幸运？芦笛。
它有幸亲吻你的双唇，学得妙韵。
这是所有芦笛的唯一想望。
它们摇摆在竹丛中，
在它们的载歌载舞中享受自由。

没有你，乐器就会死亡。
小手鼓哀求道：触摸我的肌肤吧，
好让我，可以成为我自己。
让我感受你进入我全身的每一根筋骨，
让昨晚已死的我，今天变得整全。

为什么要我清醒地感受你的退去呢？
我才不要。
要嘛给我足够的酒，要嘛干脆不要来找我。
现在，我明白了
和你永恒地对谈是怎样一种感受。

●故事之间
现在，从大海
回返至干旱的陆地上来吧。

如果你是跟小孩在一起的话，
跟他们谈有关玩具的话题。
从玩具开始，一点一滴，
灌输他们更深刻的智慧与仁慈。
这样，他们就会慢慢对玩具失去兴趣。

他们的万物一体感固已有之。
如果他们完全疯狂的话，
就不会再沉迷于游戏。
你有听过吗？
那个找寻宝藏的人的故事。
他希望我能把这个故事讲完。
你没听说过他吗？
他在我内里喊道：“过来这里！
过来这里？”
然而，不要把他看成一个追寻者。
因为要是他有所追寻，
他追寻的也只不过是他自己。
一个爱者除了是被爱者以外，又能是谁呢？

每一秒钟，他都会对镜子鞠躬。
如果有一秒钟，他能从镜子中看出
里面有什么，
那他将会爆炸。
他的想像，他的所有知识，乃至他自己，
都将消失。他将会新生，眼睛将变得无比明亮，
将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我即真主。

同一个声音指示众天使向亚当鞠躬，
因为他们跟亚当原是一体。

正是同一声音在一开始的时候说：
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这时胡珊趋近我的耳朵说道：
“洗洗你的嘴巴吧！
当你试着把这些道理说出来的同时，
你等于掩盖了它们。不要再把你这个
托钵僧寻宝的故事说下去了。

你的听众只爱听困难，不爱听合一！
跟他们讲讲世间的麻烦事吧。
不要从山泉中取水给他们，
那不是他们想要之物。

事实上，他们正背著一桶桶的脏泥巴，
打算把山泉给堵死呢。”

我和胡珊，既是奥秘的言说者，
也是奥秘的聆听者，
但有没有第三者，愿意加入
这奇怪的配对关系呢？

这正是胡珊想知道的事情！

●帐篷
外面，是沙漠酷寒的夜。
但这里面的夜，却暖烘烘的。
一任大地被荆棘所覆盖吧，
我们这里有柔软的花园。
所有大陆都在燃烧，
大城小镇，一切一切，
都变成了一个烧焦了的大黑球。

关于未来，我们听到的，
莫不是充满哀伤的消息：
但在这里面，我们得到的真正消息却是：
根本没有任何消息。②

●朋友，我们的亲密有如如此：
每当你踏出一步，都可以感受得到，
那位于你脚底下的我的坚实。
这爱是怎么回事呢：
我看到的是你的世界，而非你？

●聆听诗歌中的呈现，
一任它们领你到
它们想要你到之处。

追随那些私密的暗示，
永不要离开它。

注释：
①鲁米时代的人以黏土当肥皂。（中译者注）
②此处之“消息”是指关于未来的消息；按鲁米的思想强调人的救赎就在当下，不在未来，故云真正的消息就是没有所谓的消息。读者不妨把此诗与第十八章中之“绿穗”一诗相对照（特别是乌萨耳与儿子对话一节）。（中译者注）

日出的红宝石：当个情人
Being a Lover

关于当个情人
当情人和当工人很类似：都是件需要卖力苦干的差事。一颗红宝石想要与日出合而为一，它就必须每日从事修炼，让自己保持晶莹。据说，有一个苏菲曾撕开自己的袍子，露出下体，并为之取名“法拉吉”（faraji）。“法拉吉”意谓“扯开”、“愉悦”或“疲劳打开之愉悦者”。这个字衍生自“法拉伊”（faraj）一词，后者意指男性或女性的生殖器。苏菲派的导师总能从一般人视为龌龊的东西上面看出它圣洁的一面。当覆盖物被挪开，祥和与爱心这些美丽的素质就会从情人——工人的身上源源流出。在另一首诗里，鲁米指出，人生在世应该象个客栈主人，把照顾好每个投宿的客人视为己任。

●红宝石
清晨时分，
就在黎明前，一对爱侣醒来
喝了一口水。

她问：“你爱我甚于爱你自己吗？
老实告诉我。”

他回道：“我毫无保留，
就像那举向朝阳的红宝石。
你说，这块红宝石
仍旧是块石头呢，还是
已经变成了由红色所构成的世界？
它毫无保留，
一任阳光完全穿透。”

这就是哈拉智①说“我就是真主”的原因。

红宝石和朝阳是一体的。
提起勇气，锻链你自己。

继续掘你的井，
别放弃，
泉水就在地层某处。
不要松懈每日的修持。
你的坚持，是门上的环。

继续不断地叩门。里面的欢愉
终会前来开门
看看
来的是那位责客。

●泉水
烛光里到底是什么
瞬间，照亮我又吞噬我？

回来，我的朋友！我们的爱情
并非被创造出来的形相。

没人能帮助我，除了那美。
我还记得，有一个黎明
我的灵魂听到
来自你灵魂的声响。

我喝了从你泉中流出的水，
顿觉那水流淹没了我。

美神进入灵魂，
仿佛一个人在春天
走进果园。
进来吧
再以那种方式！
点亮一盏灯
在约瑟眼前。治疗雅各的
忧伤。虽然你不曾远行，
来吧，坐下来问：
“为何你如此困惑？”

像艺术家胸中的意念，
你在事物成形以前就已塑出它们的形貌。

你扫着地板，像一位
清扫门廊的清洁工。
当你扫净了
一方台阶，它立刻现出
它的原貌。

你完美无缺地看守住沈默，
像把滴水不漏的水壶。

你住在夏姆斯的国度，
因为你的心骡强壮得很
可以载你到那里去。

●音符
忠告对情人是无效的！

他们并非山涧小溪
可以用沙坝拦堵。

理智的人无法了解
醉鬼的感觉！

别试着揣摩
在爱情里迷失的人
下一步会做什么！

掌权的人也许会放弃江山，
如果他嗅到任何风吹草动
在某个房间，情人们
正在做天知道的事！

有人妄想凿穿一座山。
有人从学院的荣耀奔逃。
有人嘲笑著名的胡髭！

生命会冻结，如果它没机会一尝
这个鲜美的杏仁蛋糕。
繁星每晚—一旋转着
出场，在爱情里迷惑。
它们会逐渐厌倦这
不停的旋转，如果它们尚未疑惑
它们会说：
“我们要转到什么时候！”

真主拾起芦笛，吹了起来。
每个音符皆是我们的想望
一阵热情、一阵憧憬的痛苦。
记牢那片唇、
那风的气息的源头，
并且让你的音符清亮。
别急着结束，
继续吹你的调。
我将告诉你，如何才算足够。

在夜晚爬上屋顶，
在灵魂的城市里，

叫每个人爬上他们的屋顶，
唱他们的调，

大声点！

●花岗岩和酒杯
你是花岗岩，
我是空空的酒杯。

你知道我俩相撞的下场！
你像太阳般窃笑著，笑那些
被你的强光吞没的星子。

爱情揭开了我的胸口，
思想重新被禁锢起来。

耐心和理性的思惟都已远离，
只有热情留下，低咽又狂热。

有男人在路边伏倒，如被弃置的酒渣。
第二天一早，全然地无所谓，
他带着新的目标，又活蹦起来。

爱情是真实，诗句是急鼓，
呼唤我们。

别喋喋抱怨寂寞！
让那可怕的语汇随风而逝。
让那教士自塔上下来，别再上去！

●浮力
爱情搅乱我的修持
将我装满以诗句。

我试着反覆不断轻声念诵：
除你以外，我别无力量。
但我无法专心致志。

我必须击掌歌唱。
我曾经受人尊敬、贞洁且坚定，
但谁能顶着强风
同时管得了这些？

山脉在底部保存了一阵回声，
这也是我留住你声音的方法。

我是被丢入你火堆的木屑，

迅速地蜷缩成轻烟。

我见到你而变得虚无。
这虚无，比存在还美丽。
它是存在对立面，然而，当它来时，
存在蓬勃起来，制造了更多的存在！

天空是幽蓝的。世界是个
蹲坐在马路上的盲瞽。

凡看到你的虚无的人
看到越过幽蓝和盲瞽。

一个伟大的灵魂躲藏着，像穆罕默德像耶稣
在城市拥挤的人群中穿梭，
没有人认得他。

赞颂就是赞颂一个人
如何顺服于虚空。

赞颂太阳就是赞颂你的双眼
赞颂，海洋。我们的话语，是一叶小舟
海上的航行继续着，谁知身在何方！
单单能被海洋托持着，就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大幸。这是
全然的清醒！

我们为什么要因长久的沉睡哀伤？
我们失去知觉多久，实在无关紧要。

我们载浮载沉的，让罪恶感见鬼去吧。
好好感受你周围的
温柔，那浮力。

●乐师
你，爱者，
这是你的家。欢迎光临！

在制造形式的迷雾里，爱情
制造了这融化形式的形式，
以爱为门，
以灵魂为前廊。

注意看那些
在窗户光线里移动的尘屑。

它们的舞蹈就是我们的舞蹈。

我们鲜少用心倾听我们内在的音乐，
但我们莫不随着它起舞。

接受施教者的指导，
阳光纯粹的喜乐，
我们的乐师。

●当你在我身边，我们彻夜不睡；
当你不在身侧，我无法成眠。

为这两种失眠
以及它们之间的差别
赞美真主！

●乍听到我的初恋故事，
我就开始找寻你，完全
没意识到自己的盲目。

情人不会在最终相遇，
因为他们本来就一直生活在一起。

●我们是镜子，同时也是镜中的脸。
我们此刻正品尝着永恒的滋味。
我们是痛苦，也同时是
止痛药。
我们是甘甜的凉水，也是
倒水的罈。

●我渴望将你如琵琶般紧抱，
如此，我们就可以高声唱出爱情的歌。

你想向镜子扔石头吗？
我是你的镜子，这里有些石头。

●掘洞
眼睛为观看而生，
灵魂为自己的快乐而生。
头脑有个功用：爱一个真爱。
至于脚：为了追求。

爱情是为了在九霄中隐没。心智
为了学习必须做和试着去做的事。
神秘不是为了解谜。眼睛是瞎了的，
如果它一心只想知道为什么。

情人总是被人以这理由那理由责难。
然而，当他终于找到他的所爱，
他失去的一切，
就会以全新的面貌，一一重现。
即使前往麦加的路途危机四伏，
每位朝圣者仍莫不深切渴望
亲吻那里的黑石，
感受双唇的滋味。

这席话就像压印新钱币。
钱币愈堆愈高，
但实际的挖掘工作，
却是在外头进行。

●客栈
人就像一所客栈，
每个早晨都有新的客旅光临。

“欢愉”、“沮丧”、“卑鄙”
这些不速之客，
随时都有可能会登门。

欢迎并且礼遇他们！
即使他们是一群惹人厌的家伙，
即使他们
横扫过你的客栈，
搬光你的家具，
仍然，仍然要善待他们。
因为他们每一个
都有可能为你除旧布新，
带进新的欢乐。

不管来者是“恶毒”、“羞惭”还是“怨怼”，
你都当站在门口，笑脸相迎，
邀他们入内。

对任何来客都要心存感念，
因为他们每一个，
都是另一世界

派来指引你的向导。

鹤嘴锄：探入地下的宝藏
The Plckaxe

关于鹤嘴锄
一般人把自我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但鲁米却鼓励我们把我们那个打满补绽的自我，连同它一切饮食上的生理需要，一起捣碎。鲁米劝诫我们，不要太容易被自己内在贪求安逸的那一面所蛊惑，相反的，当亲近的是一位严峻的导师。只有彻底与我们已拥有和所欲望的东西决裂，我们才有可能发掘出潜藏在我们存有深处的真正宝藏。鲁米用鹤嘴锄这个意象来指涉任何可以达成改造工程的工具：明晰的辨别能力、严峻的导师、来自简朴的力量和对自己忠实。鹤嘴锄可助我们拆掉虚幻的自我，挖掘出被污泥所隐埋着的两点闪光。

●倒错
是谁造成了这些倒错？
我将箭瞄向右，它却射向左。
我追逐一头鹿，却发现自己
被一头山猪追逐。
我殚思竭虑谋这谋那，
却落得在牢狱里终其余生。
我挖了个陷阱，
却自己掉了进去。

我当初实该质疑
自己的种种想望。

●审判日
在审判日，你的身体会作不利于你的证词。
你的手会说：“我偷窃过钱财。”
你的唇会说：“我口出过恶言。”
你的双脚会说：“我到过不该到的地方。”
你的生殖器会说：“我也是。”

它们会使你过去那些虚假的祷告一一现形。
你且噤声，让你的身体手足一吐为快，
像个跟在老师身后的学生那样说：
“他比我更懂得路。”

●解梦
此地是一个梦。
只有沉睡的人以为是实境。

随后，死亡如黎明降临，
你醒来不禁嘲笑

你曾经以为的哀伤。

但这个梦毕竟有异。
所有在虚幻的现世的作为
残忍的、无心的，
并不会随死亡时的清醒消散。

它徘徊著
必须被解读。

所有恶意的讪笑，
一时的、感官的欲望，
那些从约瑟夫身上扯下的华衣，
全变成你必须面对的
凶猛的野狼。
不期而来的复仇，
敏捷、报复的一击，
不过是孩童对另一个
孩童的游戏。

你知悉此地的割礼。
在彼处完全是阉割。

在我们身处的不稳定的年代
这是它的样貌：
一个人在他生活的城市里
酣然睡去，梦见住在
另一个城市。
梦里，他并不记得
他衿裘所在的这座城市。他坚信
梦中之城的真实。

世界就是这样一场梦。

许多倾城的烟尘
笼罩上空如一个遗忘的假寐，
但我们比这些城市还老。
我们的初始
是矿物。后来进化为植物状态
然后是动物阶段，之后成为人类，
我们总是遗忘先前的状态，
除了早春时分，我们偶然忆起
再次的葱绿。
这是一位青年寻求

导师的路径。这是为什么婴孩倾卧
胸脯，浑然不觉它欲望中的
秘密，只是本能的这么做。

人类在一道进化的跑道上被领着走，
经历重重智性的迁移，
虽然我们看似沉睡，
内在却是清醒的，
导引梦的方向，

并且最终将把我们惊吓一跳
跳回到我们的真吾。

●鹤嘴锄
我是一块未出土的宝藏，我渴望被人发现。
我要对这两句经文作些注解。

推倒这幢房子吧，成百上千的新屋
将可从此地立起，
因为这地底埋藏着
晶莹的黄宝石。

找到它的唯一方法，就是拆掉房子，
深深地挖入地基。有了黄宝石，
新的房屋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建成。

再说，你拆不拆，这栋房子
迟早都会倾圮。到时，
黄宝石将不属于你。

埋藏的财富是你拆房子和挖地的报酬。
如果你干等，到别人发现宝藏的时候，
你只有咬自己手臂的份。到时候你准会自怨自艾：
“我未做我该做的事。”

你住的只是间租来的房子，你并没有地契。
你在此开了一爿小店，
以缝缝补补破衣服讨生活。
但仅仅就在你脚下几尺之遥
就藏著两条宝石矿脉。

快！拿起鹤嘴锄，撬开地基。
你得放掉手上裁缝的工作。

何谓缝缝补补？你问。
就是吃吃喝喝。
你的身体像件沉重的斗篷一样不断磨损，
你以食物和其他无止境的自我满足来缝补它。

快掀开裁缝店的一角地板，看看地底。
你将发现泥土中的两点闪光。

●齐克尔
当太阳出来，没人会费力找星子。
和神融合的人不会消失，他或她，
只是完全被吸纳到了神的特质中。
你需要我引用《可兰经》的话为证吗？
万物都会被带入我们的显现中。

加入那些旅人。我们点的灯总有熄灭的时候，
有些灭得快些，有些灭得慢些，
有些暗些，有些亮些。

一屋的灯灭了，并不会影响别屋。
但这只是动物灵魂的情况，
不是神圣灵魂的情况。
太阳普照万屋，当它落下
所有屋宇皆由明转暗。

灯火是你的导师的形象。你的敌人
偏爱黑暗。蜘蛛在灯火上方结网，
从他或她的体内，吐出一层网。

要驾驭一匹野马，别抓马腿，
制它的脖子，用马勒。理智点。
骑上去！克己是必要的。

别蔑视老规则，它们帮得上忙。

●男子气概的精髓
男子气概的精髓并非源自男性，
也非源于友善的慰藉。

你的老祖母说：“你的脸色苍白，
也许不该上学去。”

当你听到这种话，赶紧跑。
父亲严厉的巴掌比这好。

你的身体渴望安逸，
而严父期盼于你的
是精神的净洁。

他指责你，但最终
引你向开阔天地。

祷求上天赐你一位严峻的导师吧，
听他，学他，并让他长驻心田。

镇日忙于累积安逸，
我们真该惶恐。

●托钵僧
一位托钵僧叩门乞讨面包
乾面包或湿面包都无所谓。

“这里不是面包店。”屋主说。

“那么，可否给我一丁点软骨头？”

“这里看起来像肉铺吗？”

“一点面粉呢？”

“你听到磨石运转声吗？”

“一点水？”

“这儿可不是口井。”

不论托钵僧问什么，
屋主总刻薄嘲讽，
拒绝施予任何东西。

最后，托钵僧跑进屋，
撩起袍子，蹲下身，
一副要拉屎的样子。

“嘿，嘿！”

“安静点，你这可怜人。一处荒凉地
是方便的好地方。

既然这里没有生物，
又无生之所资，它需要人来给它施些肥。”

托钵僧开始自问自答。

“你是哪一种鸟？
不是被皇族圈养的猎鹰。
不是身上画著千百双眼睛的孔雀。
不是为几块糖说话的鹦鹉。
不是如恋人般在歌唱的夜莺。

不是为所罗门王捎信的戴胜鸟，
不是筑巢在崖边的鹳。

你究竟是什么？
你根本不是有名姓的物种。

你讨价还价、揶揄讪笑，
以保有自己的资产。
你忘了有一个唯一者，
他不在意所有权，
也从不汲汲于别人身上
谋取利益。”

注释：
①齐克尔（Zikr）一词有记忆、纪念、赞颂之意，故亦被译为赞念。赞念是苏菲派的重要功课，在进行修持仪式的时候，苏菲派的僧侣会反覆念诵一些赞颂真主的语句，最常念的一句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中译者注）。

渴望得到新琴弦 ： 艺术是对顺服的挑逗
Wanting New Silk Harp Strings

关于挑逗
我们不可能从布幕上的图推知遮盖在布幕后面的是什么东西。但艺术家却钟情于封闭的形相：整片瀑布飞跃在他们眼前，但他们却宁可用链在瀑布旁边的杯子，舀水浅尝一口。形相总会不断分裂增生，但老琴师却不知止，在旧的琴弦断掉以后仍渴望得到新的琴弦。有些苏菲认为，艺术美是一种会让灵魂的成长趋缓的素质。艺术让人浅尝辄止，无法全幅领受顺服①的福乐；美丽的诗歌让人始终徘徊在与真主合一的无边忘我境界的边缘，不得其门而入。鲁米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撩着袍子在水面上走了，干脆点，脱掉全部衣衫，赤身露体潜入水中去吧——潜下去，再潜下去！

●欧麦尔和老琴师
竖琴家老了。他的声音瘖哑，
他的几根琴弦也断了。

他前往麦地那的墓地哭诉。
“主呀，你总是接受我的赝币！
请再次接受我的祷告，赐我足够的钱，
好让我可以为竖琴换新弦。”

他把竖琴放平为枕，酣然睡去。
他的灵魂之鸟逃逸了！自他的躯体，
自他的悲伤，飞向无垠空灵，
那儿就是自己，它可以唱真实的歌。

“我喜欢这样没有首级，没有口舌的品尝，
没有悔恨的回忆，没有双手却摘了
玫瑰和紫苏，在一片绵延无尽的平原
是我的快乐。”
就这样，这只水鸟
一头栽进了它的海洋里去。

即使我的诗句有如天空一样广大，
也无法抓住这老琴师梦中奇幻
的一半。若真有一条明显的路
通往那里，没人愿意留在这儿。

老人哀哭的同时，欧麦尔②刚好在附近小憩。
一个声音临在了他：“拿出七百金币
赠予睡在墓地里的人。”

当这样的声音出现，
每个人都会知道它是由谁所发出。
这个声音对无论是土耳其人、库德人、
波斯人、阿拉伯人还是衣索匹亚人，
都是同一种声音，
同样有威严！

欧麦尔到了墓地，坐在睡者身旁。
他打了个喷嚏，老琴师跳起来，以为
这位伟人来此控告他。

“不是的。坐在我身旁。我有秘密告诉你。
这袋金币足够你购买新琴弦。拿去，
买好了以后再回来。”

老琴师领悟到，他交了突如其来
的好运道。但他却把竖琴扔在地上，
把它摔破。

“我一直为诗歌的每个音律、每个节奏烦心，
浑忘了一队又一队的商旅
已离我而去！
我的诗把我困在自己里面，
过去，我以为那是上天所赐最大的赠礼，
现在，我要回归于顺服。”

当某人赠你黄金，
不要看着自己的手，也不要看着黄金。
看着施赠者。

“即使嚎啕的反控，”欧麦尔说，
“只是另一形式的封闭，有如
芦苇的一个茎节。
刺穿竹节，让它中空，
芦笛才能奏出妙音。
别像追寻者那样被他的追寻所蒙蔽，
为你的悔恨而悔恨吧！”

老人的心清醒了，他不再
沉醉于高音部或低音部，
也不再有泪或有笑。
在灵魂的真正晕眩中，
他坦然超出了寻觅之外，
超出了言语与诉说之外，
不再溺在美里面，
溺在救赎之外。
波浪盖过了老人。

对他已无话可说。

他抖落了袍子，
里面空无一物。

有一只猎鹰，
振翅入林追逐猎物
却不再返回。
每一秒钟，阳光
都是全然的虚空，
与全然的饱满。

●一个不存在的埃及
我想说一些
一出口就会变成烈焰的话，

但我保持缄默，不尝试
使两界在同一张嘴里相容。

我在心里秘密保留了一个埃及，
一个不存在的埃及。
这是好事坏事？我也不知。

几年来，我的目光泄露了
感官的爱欲。现在，我不这样了。
我不固定在某处。那些泄露出去的
没有名字。凡夏姆斯
给予的，你也可以从我这儿获得。

●中国艺术与希腊艺术
先知说：“有些人以
我看他们的方式看我。
我们的本质是同一的。
不分血统、典籍或传统，
我们同畅饮着生命之水。”

有个故事，可以说明
隐藏在先知话中的奥秘：

中国人和希腊人
曾经争论谁是较高明的艺术家。
国王说：
“我们用辩论来消弭这个难题。”
中国人开始侃侃而谈，
希腊人不愿多说，
迳自离开。

后来，中国人建议国王
何不给双方各一个工作室，
一展所长？
于是，国王给了中国人和希腊人
两个相对而中隔一帘的房间。

中国人向国王要求
上百种颜料，从最淡到最深。
他们每天大清早就来到工作室
从早到夜，绞尽脑汁。
希腊人不拿半点颜料。
“那不是我们工作所需之物。”
他们在工作室里唯一做的事情

是清洗擦拭墙壁。日复一日
他们让墙壁光洁如新。

有一种方法引导所有的色泽
到无色。须知云气斑斓壮阔的变化
来自太阳和月亮的无华。

中国人大功告成，满心欢喜。
锣鼓喧天，庆贺完工。
国王走进他们的工作室，
被气派的色泽和精雕细琢深深慑服。

希腊人也拉开了隔开两间的帘子。
中国画影的金碧辉煌反射在
无瑕的墙壁上。它们停留在那儿，
更加的华美，而且随着
光线的推移转动。

希腊艺术是苏菲式的艺术。
他们不强记繁复理论。

他们让他们的爱念清明更清明。
没有贪求，没有忿恨。在纯净中
他们吸纳并且反照每一刻钟的形象，
从此地，从星空，从虚无。

他们照单全收，
彷佛他们的目光
来自观看他们那
轻盈的清明。

●在你的光辉中，我学会如何爱。
在你的美中，我学会写诗。
你在我的胸臆中起舞，
别人看不见你，

但有时，我看得见，
那一瞥成就了这件艺术。

●鼓声震天，
它的震颤，我的心跳。

鼓点中有侗声音说：
“我知道你累了，

但请过来。这里有一条路。”

●你钦羡大海的辽阔吗？
你为何拒绝将
这愉悦分享给每个人？

鱼儿不将这圣水留在杯里！
它们悠游于广大无边的自由。

注释：
①顺服指的应该是一种泯灭自我、归向真主的态度和境界。（中译者注）
②欧麦尔（Omar），回教的第二任哈里发；第一任哈里发是阿布·伯克尔（Abu Bakr）。（中译者注）

风中之蚊：合一
Gnats Inside the Wind

关于合一
鲁米的诗歌充满着女性主义的智慧。他偏好使用阴柔而非阳刚的意象来描画人神合一的状态：吃着母奶的小婴儿；被河水带到大海的小鱼；在风中失踪的蚊子；能把箭迴射到自己脚下的神射手。这些都不属于男性化的英雄意象。
在一个狂风怒号、雷电大作的晚上，我在南乔治亚州一个朋友的家中作客。他忧心忡忡地喃喃自语：“这样的天气要叫那些蜂鸟怎么办呢？”但第二天风雨过后，同一批蜂鸟又再次嗡嗡地游翔于他的花园之内。显然，蜂岛懂得跟风雨玩蚊子所不懂的躲迷藏游戏。我有时会觉得，诗其实也是一个可供隐藏的空间：它们就像阿雅沙那间用来收藏旧衣服的密室一样，可以激起人们对它们所讴歌的玄奥经验无限幽思①。

●风中之蚊
一些蚊子飞出草丛，
到所罗门王面前告状。

“所罗门王啊，你是受压迫者的守护人。
那怕再微不足道的细物，都有你为他们伸张正义。
你能为我们讨回公道吗？”

“谁对不起你们啦？”

“我们要控告的是风。”

“好。”所罗门答道。“我明白了。
但一个法官不能只听片面之词，
我必须也听听被告的答辩”

所罗门传令：“传东风到庭！”

风立刻就到了。

但那些蚊子原告都到哪去啦？它们被吹得不知所踪了。

这也是发生在
每一个寻道者身上的情形。
当真主抵临，
那些寻道者都到哪里去啦？
他们先是濒死，
然后是与真主合一，
就像风中之蚊。

●阿雅沙与国王的珍珠①
一天，国王把群臣召到了大殿。
他把一粒珍珠递到宰相面前，问他：
“你认为这珍珠值多少钱？”
“比一百头驴所能驮的黄金还要多。”
“把它摔破！”
“王上，我怎能这样糟蹋你的宝物？”
国王赐宰相袍服一件，以资嘉勉。

然后，他把珍珠放在御前大臣手中，问他：
“你认为它值得以什么来交换？”
“半个王国。”
“摔破它！”
“我的手做不出这等事来。”
国王赐他袍服，又增加他的俸禄。
国王如是者向五六十个廷臣问了同样的问题。

他们一一模仿宰相和御前大臣的回答，
也一一获得了赏赐。
最后，珍珠递到了阿雅沙的面前。

“你说得出这颗珍珠有多明亮吗？”
“它比我所能形容的还要明亮。”
“那好，把它摔成碎片，就现在。”

阿雅沙梦见过此情此境，
所以事前就在袖管里藏了两块石头。
他把石头拿出来，夹著珍珠，
把它辗碎。

不要在乎形相。
如果有人想要你的马，

把马给他。马儿是为
争先恐后的人而设的。

众大臣对阿雅沙的莽撞大惊失色：
“你怎敢这样斗胆？”

“王命比珍珠还要贵重。
我在乎的是王命，不是什么珍珠。”

众大臣纷纷跪倒，
俯首在地。

他们不时用乞求宽恕的眼神抬望国王，
但国王却向侍卫比了比，彷佛是在说：
“把这些人推出去斩首。”

阿雅沙跳到国王面前说：
“请陛下免他们一死！
请不要断了他们与你合一的希望。
他们已明白自己的善忘。

他们已明白，
模仿别人会怎样害自己
陷于昏睡。
不要把他们驱离你。
看看他们俯伏在地那模样。

把他们的脸向你。让他们在你
冰冷的冲洗间冲洗自己。”

阿雅沙的言词总是那么中肯，
以致笔也因为羞愧而自断为二。
试问，一个小碟子又怎样盛得下海洋？
醉汉摔破了他们的酒杯，
可你却还是要给他们倒酒！

阿雅沙说：“你挑选我作摔珍珠的人。
不要因我醉中的顺服而惩罚其他人！
等我酒醒以后再惩罚他们，
因为我再也不会酒醒。

任何像他们那样敬伏在地的人，
站起来之后都会与从前判若两人。

他们像是叮在奶油上的蚊子，
已与奶油合二为一。

群山在战栗。它们的地形图与罗盘，
是你掌上的纹。”

胡珊，我要有一百张嘴，
才能把这道理说明白，
可我只有一张！

来自精神的千百个意象
都想透过我而涌出。

我感觉自己被这丰盛叮咬
粉碎和死亡。

●请把这图案绣在你的地毯上
出神的体验犹如一个保守的女人，
她只会对一个男人投以爱的眼神。

那是一条大河
能供鸭子戏水，却会让
乌鸦溺水。

这个可见的形相之碗包含着食物，
它可以提供滋养，却又是
胃痛的根源。

那是一个我们看不见的显现者
赐予的礼物。

你是水，我们是石磨。
你是风，我们是被吹成各种形状的烟尘。
你是精神，我们是双臂的张合。
你是仁慈，我们是试着述说它的语言。
你是欢愉，我们是不同种类的笑声。

任何移动与声音
都是信仰的宣示。就像
石磨的转动声，
是它信靠河水的证言！
没有任何比喻可以曲尽其妙，
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述说
这美。

不论任何时地都要说：
“请把这图案绣在你的地毯上！”

就像《可兰经》上那个
期望为上主的袍服抓虱子、
期望为上主补鞋子的牧羊人一样，
我也期望能用同样贴心的方式
道出我的赞颂，
期望我的帐棚能抵住穹苍！

让意中人前来，
像守护犬一样
伏在帐棚的入口处。

当大海翻腾，
不要让我只听到它的吼啸。
让它溅入我的胸膛内！

注释：
①阿雅沙（Avaz）是马哈茂德王（King Mahmud）的仆人，以对主人的绝对顺服著称。很多神秘主义诗人（如昂萨里、萨纳依和阿塔尔）都借阿雅沙和马哈茂德王的主仆关系来况喻爱者与被爱者的关系。但鲁米却为阿雅沙的故事加入新的成分。据鲁米所述，阿雅沙每天都会在一间密室里流连，这种举动让一干王公大臣怀疑他藏了什么宝贝在里面，直到后来才发现，密室里面放着的，不过是一件旧的羊皮袍和一双快磨破的鞋子。阿雅沙每天去密室察看旧衣物，为的是要让自己不忘被召到宫廷任职以前的困苦日子。鲁米指出，一个人如能惦记着自己蒙受主恩前的状态，他对主恩的感受会特别深刻。（英译者注）

我何幸有此良老师：谢赫
The Sheikh：I Have Such a Teacher

关于谢赫
鲁米说，意中人就像我们自己脖子上的血管：他近在咫尺，但我们却浑然不觉。想要得见和我们肌肤相接的意中人，需要借助一面镜子，而谢赫（苏菲导师）就是这样一面镜子。
鲁米也把谢赫比喻为厨子，而把稚嫩的苏菲弟子比喻为鹰嘴豆。鹰嘴豆在花园里发芽生长，接受雨露（性爱的象徵）的滋润。在它成熟、变硬以后，厨子会把它摘下来，投到锅里耐心地烹煮。慢慢地，鹰嘴豆就会软化，并因厨子所加入的各种佐料而变得美味。经过这样一番烹调，一个苏菲弟子就能脱胎换骨，成为教团里的中坚。

●鹰嘴豆与厨子的对话
鹰嘴豆从锅子里跳起
几乎跃出了锅沿。

它质问厨子：“你为什么要煮我？”

厨子用勺子把它敲了回去。

“不要试着跳出来。
你以为我是在折磨你，
其实我是要让你变得美味，
可以和着辣椒与米饭，
能成为替人类带来精力的食粮。

你在花园里啜饮雨露，
所为就是这个目的。”

首先是恩赐，然后是性的欢愉，
然后从烹煮中孕育出新生命，
这样，朋友就有好东西可吃了。

总有一天，鹰嘴豆会主动对厨子说：
“把我煮久一些，
用漏勺打我。
这事情我自己做不来。
我像一头做著白日梦的大象，
对驾驶人的指挥心不在焉。
你是我的厨子、我的驾驶人，
是你领我进入存有的道路。
我爱你的烹煮。”

厨子说：“我也曾像你，
是地里一颗稚嫩的鹰嘴豆。
之后，我让自己经历了两重猛烈的烹煮：
在时间里的烹煮，在身体里的烹煮。

我用修炼来控制
日益膨胀的动物性灵魂；
我把自己煮之又煮，
终于，我超越了它，
而有了当你导师的资格。”

●我何幸有此良师
昨夜，我的导师教我安于贫困，
一无所有，一无所求。

我是站在红宝石矿里的裸汉，
以红丝为服。
我吸尽了红光，如今
我看见海洋

在亿兆的起伏中移向我。
一圈可爱的、安静的人群
成为我手指上的指环。

然后，风雷雨电在路上交加。
我何幸有此良师。

●老鼠与骆驼
一只老鼠用两只前脚
握住骆驼的缰绳，牵著它走，
想过过当骆驼夫的瘾。

骆驼没有反抗，默默跟着走，
让老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玩开心点儿吧。”骆驼心想。“我马上
就要给你上一课了。”

它们来到一处河边。
老鼠显得不知所措。

“你在等什么呢？过河去啊！
你是我的领路人，不要裹足不前。”

“我怕淹死。”

骆驼带头步入水中。
“水没多深，只到膝盖位置。”

“只到膝盖位置？你的膝盖比我的头要高上一百倍！”

“那你也许就不该当骆骆夫。
跟与你相仿的人为伍，
老鼠跟骆驼搭不在一块。”

“你可以帮我渡河吗？”

“行，上我的背来吧。
我就是为带数以百计像你这样的人过河而生的。”

你不是先知，但谦卑地走先知走过的道路，
那你终可到达他们已经到达的地方。
不要试着掌舵。不要自己开店。
用心聆听。保持缄默。

你可不是真主的喉舌。让自己成为一只耳朵。

你的自矜与愤怒来自你的欲望，
而你的欲望则根植于你的习惯。

如果你试着叫一个习惯吃陶土的人改变，
他会气得发疯。
当领袖也可能会变成一种有毒的习惯。
如果有人质疑你的权威，你会想：
“他想取代我。”
你虽保持礼貌，却心藏愤怒。

时常检验你的内在。
铜不会知道自己是铜，
除非它已变成黄金。

你的爱也不会知道它的庄严，
除非它已认识到自己的无助。

●跛脚羊
有一群往下面河边走去的羊。
走在最后的是一头跛脚羊。

人们起初都很为跛脚羊担心，
如今他们已转忧为喜。

因为，瞧，羊群正往回走，
而领路的，
正是那头跛脚羊！

学习跛脚羊的榜样，
当羊群的领头人。

故事：粗糙的比喻
More Teaching Stories

关于粗糙的比喻
很多有品味的人都觉得鲁米的一些比喻粗糙、生涩，不堪入目。当尼科尔森（Reynold Nicholson）在一九二〇年代把《智慧律诗》移译为英文时，他把其中一些段落用拉丁文译出，好让它们不会显得太突兀。其实，在鲁米看来，任何的人类行为，不管那是多么的可耻、残忍、愚蠢，都可以充当观察灵魂成长状况用的凸透镜。鲁米曾经用女人和驴子的性交比喻托钵僧的修行。有一个女人，在跟驴子性交以前，会先把一个穿孔的葫芦瓜套在驴下体的根部，这样，驴子的生殖器就会长短适中，既能为她带来快感，又不会弄伤她。鲁米指出，一个托钵僧在从事修炼的时候，也应该知道分寸，不要不够，也不要太过头。在另一首诗里，

鲁米又大胆地把做爱比喻为做面包。他在诗的结论中说：“谨记：你做爱的方式，就是上主与你相接的方式。”任何人类经验对鲁米来说，都是可以为灵魂提供养分的面包。

●粗糙的比喻
某人说：“那里没有托钵僧。如果那里有托钵僧的话，
托钵僧就不在那里。”

试看着那在午阳中闪烁的烛火。
你把棉花放在烛火旁边，棉花就会燃烧，
但燃烧时发出的光，会完全融于太阳光中。

那你无处寻之烛光，
就是托钵僧之所在。

如果你把一盎斯的醋洒在
两百吨的糖上，
没有人会尝得出糖里的醋味。

这是对发生在爱者身上的事情的
粗糙比喻。

没有比爱者更公然不敬的人。
他，或她，跳上一个一边放着永恒的天秤，
大言不惭地要让它左右平衡。

不过也没有比爱者更心怀敬畏的人。

让我为各位上一课文法课：“爱者死了。”
文法书上说爱者是主词，但这是不可能的！
“爱者”已经不在了。

只有根据文法的观点，爱者才会是个施为者。

但在现实上，他或她，
具已为爱所销融，
所有的施为，
具已消失无踪。

●我会在破晓以前来到
穆罕默德说：
“我会在破晓以前来到，
用铁链把你链上，拖走。”
令人惊讶，甚至觉得可笑的是，
他竟是把你从受折磨中拖走，

拖到春天的花园里去。
这有点不可思议，却是事实。

几乎每个来到这里的人，
都是被锁链链着，拖着来的，
只有少数是例外。

就像第一次上学的小孩，
你非得强迫，否则他们不愿去。
之后，他们自己就会爱上学校。

他们会在学校里习得知识，
长大后，得以靠所学赚钱谋生。

想想看你曾因被迫顺服而获得多少好处！br />
在来此的道路上有两类人。
一类是身不由己的人，
一类是因爱而顺服的人。
前者抱着的是隐密的动机，
他们希望乳娘接近，是因为乳娘会给他们奶吃；
但第二类人却纯粹是爱乳娘的美。

前者以反覆背诵经典为务，
后者则消失于任何
真主用以牵引他们的事物。

但不管是第一类还是第二类人，
都莫不是由源头所牵引。
任何的移动都来自移动者。
任何的爱都来自被爱者。

●笨拙的类比
物理世界中无两物相同，
所以，任何类比都必然笨拙而粗糙。

你可以把一只狮子摆在一个人的身边，
但这样做，难免让两者都陷于危险。

就说身体像灯这个比喻好了。
正如灯需要灯蕊与油，身体也需要食物与睡眠。
得不到食物与睡眠的人，就会死亡。

但在这个比喻中，
太阳在哪里呢？

它升起，灯光就会与日光混而为一。

“一”，唯一的真实，
是无法用灯和太阳的意象来传达的。
“一”，不是由多搅和而成的。

没有意象能描绘
我们父母、我们祖父母
所遗留下来的东西。

语言无法道出
那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中的“一”

●两种奔跑
某人有一个善妒的太太
和一个十分、十分有吸引力的女仆。

太太小心翼翼，从不让丈夫与女仆
单独相处。
超过六年，男主人与女仆
从未独处一室。

然而，有一天，
太太在公共澡堂洗澡，
发现忘记把家里的银澡盆带来。

她吩咐女仆：“请你去帮我把澡盆拿来。”
女仆飞奔而出，一心抓住这个
与男主人幽会的机会。

她快乐地奔跑，像鸟儿般飞也似地回到了家。
男女双方都欲火高涨，迫不及待，
连门闩也都没上。
他们迅速合为一体。

这时女主人正在澡堂里洗头，
她忽然想到：“我干了什么好事啦！
竟然把干柴放在烈火上了，
竟然把公羊跟母羊放在了一块！”

她匆匆把头上的肥皂洗净就夺门而出，
边跑边整理头上的发髻。

女仆为爱而奔跑，女主人则为

恐惧和妒意而奔跑。
个中差异大得不可以道里计。

神秘主义者一里一里地飞翔，
心存恐惧的苦行者却一寸一寸地爬行。

对爱者来说的一天，
对后者来说长似五千年！

这是无法用理智理解的事情，
你必须敞开胸膛！

爱者一无所惧。
爱是真主的属性。恐惧则是那些自称惦着真主、
实则惦着性器官的人的属性。

什么是真主与人共享的属性？
住在永恒者与住在时间者之间有什么联系？

如果我继续谈论爱，
我可以说出一百种联系，
但那仍然不代表我已说出奥秘。

心存恐惧的苦行者用脚奔跑，
爱者却如风雷电闪般移动。
根本无法相比。

当神学家还在那里
为自由与必然的问题
苦思冥索，
爱者与被爱者早已
把自己推向彼此。

忧心忡忡的女主人赶回到家，
打开了门。只见
女仆衣衫不整，满脸通红，
不发一语。
她丈夫则一副正在祷告的模样。

从丈夫的下摆缝隙，女主人看得见
他那还是湿漉漉的阳具；
而女仆的大腿上，也沾染著
女阴的分泌物。

太太一巴掌掴在丈夫脸上，怒问道：
“这就是男人祷告的方法吗？用睾丸？
难道你的阳具，有这么渴望连结吗？
这是不是就是，她腿上
湿答答的原因呢？”

真是好问题，
问得她那位“禁欲苦修”的丈夫，
哑口无言。

你会发现，那些自称弃绝欲望的人，
会在转身之间就变了个人！

●做面包
有一场宴会。
国王畅饮得很开心。

他看见一个饱学的学者向他走来。
“把他带过来，
给他倒一些美酒。”

仆人迅速将学者带到国王桌前，
为他倒酒，岂料他竟不领情。
“我宁可喝毒药！我从没喝过酒，
也永远不会想喝！
把它拿走！”

他不断高声拒绝，
把宴会的气氛弄得很糟。

这种事，也常常发生在
神的筵席上。

那些但听过狂喜之爱
却未体味过它的人，
难免都会在酒宴中闹场。

如果他的耳朵和喉咙之间
存在着秘密通道，那么
他的态度将会完全改观。

否则，他只是无光之火，
无豆之荚。

国王下命令说：“侍者，
做你该做的事！”

侍者把学者的头往下压，说：
“喝！”
“再喝！”

酒杯空了，
学者开始唱歌，
并说出荒唐的笑话。
当然，没多久，他就想要尿尿了。

他往外走，在厕所附近，
碰到了一个美丽的妇人；那是国王的姬妾。

他的嘴巴张得大大。他想要她！
他想要她，就在此时此地！
而看来，她也不是不愿意。

他们相拥倒在地上。
你一定看过面包师傅擀面粉团的样子。
开始的时候，他会温柔地擀
慢慢地，他会愈擀愈粗鲁。

开始做面包的时候，
面包师傅会把面粉团放在板子上，
轻柔地揉搓；
然后，他会把它摊开，
辗平。

接着，他把面粉揉成一团，
再摊开，辗平，加入水。

然后加盐，
再多一点的盐。

最后，他把面粉塑成面包的形状，
放进炉子里烘焙。

你还记得做面包的方法吗？
那也是你与你所爱者缱绻时的模样。

这不只是个
适用于做爱的比方。

它也适用于在战场上作战的战士。
在永生者与死者之间，
在本质与偶然间，
经常都有一个紧密的拥抱。

不同的球赛有不同的规则，
不过它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谨记：
你做爱的方式，
就是上主与你相接的方式。

学者迷醉在狂喜中，
浑忘了酒宴这回事。

国王前去寻他，看到那对男女的模样
就说道：
“嗯，有言道：『好国王应该
尽其所能款待他的臣民！』”

这是一种酩酊似的自由，
它能瓦解心灵，
振兴精神。
也有许多像国王一样深明事理的人，
可以接纳在晕眩中的迷失。

不过，现在且让我们
回到坚定而清心的冥思，
让那种晕眩
像翅膀般轻举
翱翔于神圣的界度里。

所罗门的诗歌：遥远的清真寺
Solomon P0ems

关于所罗门
所罗门王向示巴女王求爱的故事在鲁米的诗歌中具有典型意义。所罗门王（象徵神智）派遣使者向示巴女王（象徵凡夫的灵魂）示爱，恳请她离开自己的王国，与他共效于飞。示巴女王被打动了，她先是派人给所罗门送去可笑的礼物，然后只身前赴他的王廷，委身于他。为了爱情，示巴不惜抛弃一切，但唯独一样东西叫她割舍不下：她的王座（象徵凡夫的身体）。鲁米其他用来比喻人神结合的意象有；骑著蹇驴的耶稣、汇入大海的小溪、被日出充满的红宝石、映入眼中的夜空。大海竟会向一滴小水滴求爱——在鲁米的无限惊异中，我们也被带入了深深的狂喜！

●示巴的礼物
女王示巴派出四十头驴
驮著黄金，作为
送给所罗门王的礼物。
当使者到达通向所罗门宫殿的大平原顶端，
回头一看，才发现原来整个平原都是黄金所造。
他们四十昼夜以来，
原来都是走在黄金之上！

送黄金给所罗门王当礼物，
是件何其愚蠢的事情啊，
在他的国土里，就连垃圾
也是金的！
不要用你的聪明作为献祭物，
它不过有如路尘。

尴尬的使者们进退为谷，
彼此争论要不要回头，
但因为有女王的命令在身，
所以决定继续往前走。

当所罗门看见驴子上的金砖，
哈哈大笑起来。
“我什么时候，问你们要过一滴
我的汤了？我不需要你们送我礼物。
我需要你们为我将要送你们的礼物作好准备。

你们崇拜一个创造黄金的星体，
却不崇拜创造宇宙万有的唯一真神。
你们崇拜太阳。但太阳也有消失的时候。
想想看日蚀。你们在午夜
受袭击的话怎么办？谁会帮助你们？”

有一个午夜的太阳。
它不起自东方，它的照耀
也不分昼夜。

在它的巨大光照下，
整个天体都会变得像
微弱的烛火。

水滴下坠为蒸气，蒸气爆炸为
银河。它一半的光芒就驱尽了一切的黑暗。
一个新的太阳出现了。

●所罗门致示巴
所罗门王对示巴的使者说：
“我也要你替我向她传话。
告诉她，我不接受她的礼物，
要比接受来得正确。

因为我不接受，
她就会知道我的价值有多高。

她眷恋她的王座，但王座阻碍了她
走上通向真正大庄严的道路。

告诉她，一个顺服的鞠躬，胜于
一百个帝国。这鞠躬本身就是王国。

学易卜拉辛那样，毅然抛弃一切，
四处流浪。

身处灰暗的井底，
一切东西看起来会和它真正的样子不同，
即使石头或破铜烂铁也会宛如奇珍异宝。

告诉她，约瑟曾经被这样一口井困住过，
但后来他抓住绳索，攀爬而出，
遂有了完全不同的见识。
生活的转变是一种炼金术。”

●示巴之王座
示巴女王来到所罗门跟前，
把她的王国与财富抛诸脑后，
就像每个恋爱中人所做的那样。

现在，婢仆对她已毫无意义
不比一棵烂洋葱强；
宫殿与果园，
也无异于粪土。

她明白了“拉”这个字的真义①。
她以一无所有之身来到所罗门面前，唯独
带着她的王座。

这王座之于她，犹如
一支用熟了的笔之于作家，

一件用顺了手的工具之于工匠。
这是示巴和她的王座难舍难分的原因。

那是一张很大的王座，由于无法拆解
而难于搬运。这王座造工巧妙，
肖似人形。

所罗门知道，示巴的心已经对他敞开，
不久即会对王座生厌，故对臣下说：
“让她把王座带来，
不久她就会从中获得教益。
看着王座，她就会意识到
自己走了多远才抵达此间。”

抱着相同的想法，真主恒常让
繁衍的过程展示在我们眼前：

细嫩的皮肤、精液、不断增大的胚胎。

看到海底有一颗珍珠，
你会不畏海浪与浮游物，
从海面潜向海底。
当太阳出来，你不会再有兴趣
去仰观天蝎星座。

见识过合一的光彩之后，
你对二元的兴趣就会减低。

●所罗门之冠
所罗门王善于仲裁别人，
但却让自己的私欲，
闹得整个国家沸沸扬扬。

有一天，所罗门头上的王冠向前斜了下来。
每扶正它一次，它就又斜下来一次。
如是者一共八次。
最后，所罗门忍不住问王冠：
“你为什么老是要斜下来遮住我的眼睛呢？”

“我不得不尔。当你被权力蒙蔽了慈心，
我就得向你显示你像什么样子。”

所罗门意识到王冠说的是事实。
他立刻下跪，恳求饶恕。

王冠于是又恢复了端正。

当错误发生，当先追究自己的责任。
即使睿智如柏拉图或所罗门
都有昏瞆盲目的时候。

聆听王冠对你的提醒，
当你对别人冷酷时，
当你纵容内心的贪欲时。

●遥远的清真寺
所罗门建来崇拜上主之殿，
名为遥远的清真寺，它不是
由土由水由石所建，而是由决心、
由智慧、由秘谈、由有同情心的行为所构成。

它的每个部分，都懂得思想，
懂得彼此应答。地毯会向扫帚鞠躬为礼，
门环会跟门
像音乐家那样，互相唱和。心之圣所确实存在，
却非语言所能形容。何必试呢！

所罗门王每天都会到那里去，
用言语、用音乐的和谐、用行动
为人做指引。
一个王子只是个自夸者，除非他能做出
一些慷慨大度之举。

●众鸟派出代表向所罗门投诉：
“为什么你从不责难夜莺？”

夜莺代所罗门回答说：
“因为我的叫法
有别于你们。我只会在
三月中至六月中歌唱。
其他九个月，
当你们依旧吱吱喳喳个不停，
我却保持沈默。”

注释：
①“拉”（la）这个字有“不”、“空”、“无”、“舍弃”等意思。（中 译者注）

三尾鱼：为爱豪赌
The Three Fish

关鱼豪赌
对一只从未离开过池塘的青蛙来说，迁居大海等鱼是一场豪赌。看看他要割舍的东西有多少：安全感、对周遭环境的主宰感和自我肯定。海蛙对池蛙摇摇头说：“我没法向你精确描述我住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子，但总有一天我会把你带到我这里来。”

●拿出一切去为爱豪赌吧，
要是你是个真实的人的话。

如果你不是，那就请你
离开这个聚会。

你出发寻索真主，
却走走停停；
半心半意的人
是抵达不了大庄严的。

●顺著滚滚溪流乘舟而下，
你会以为，在快速移动的是
两岸的树木。

我们四周的一切变化得那么快，
缘于我们离开此世界的舟子的速度

●三尾鱼
这是一个关于住在湖里的
三尾鱼的故事。这三尾鱼
一条极聪明，
一条普通，
一条却是笨鱼。

有些渔人带著网罟，来到湖边，
三尾鱼也看见了。

极聪明的鱼决定立刻启程，
不辞艰辛和跋涉，奔赴大海。

他自忖：“我还是不要跟另两尾鱼商量为妙。
他们只会削弱我的决心，因为他们太爱这个湖了。
他们竟称这里为家。他们的无知
将让他们无法自拔。”

当你打算旅行的时候，找个旅人当导师，
不要找因为跛脚而在原地踏步的人给你出主意。

穆罕默德说过：“爱我们的家乡，
是我们信仰的一部分。”
千万不要按字面理解这句话！
你真正的“家乡”，是你要前赴的目的地，
不是你现在的住所。

爱自己家乡不是错事，但你得先问：
“哪里才是我真正的家乡？”

聪明的鱼一见渔人来到，就说：
“是我离开的时候。”

穆罕默德曾告诉阿里①一个秘密，但吩咐他不可外泄。
阿里憋不住，
对着一口井轻轻把秘密说出。
有时候，我们无人可以倾诉，
只能一个人独自出发。

聪明的鱼像一头被追逐的鹿，
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历尽艰辛，
终于游抵安全的大海。

湖中那尾半聪明的普通的鱼思索：
“我的导师已经走了。
我本应跟他一道离开，
但却没有那样做，
现在我已失去逃走的机会。
真是悔不当初。”
不要为已发生的事情懊恼。它既然已过去，
就让它过去好了。甚至不要去回忆它。

某个人用陷阱抓住了一只鸟。
鸟儿对他说：“先生，你一生吃过那么多的牛羊，
却仍然不饱，那我身上的区区之肉，
对你又有什么裨益呢？
如果你放我走的话，我将会以三个智慧回报。
第一个智慧我将站在你手掌上说出，
第二个智慧将站在屋顶上说出，
第三个智慧将站在大树的枝桠上说出。”

抓鸟人被打动了。他把小鸟放在手掌上，

让它说出第一个智慧。
“第一：不要相信谬论，
不管那是出自谁的口。”

小鸟飞到屋顶上。“第二，
不要为过去懊恼。那是已过去的事。
不要为已过去的事后悔。”

“顺道跟你说说。”小鸟说。“我肚子内有颗
大珍珠，重若十枚铜钱。
你和你的儿女本来可以得到它的，
但如今已失去机会。”

抓鸟人闻言，号啕大哭，如丧考妣。
小鸟说：“我刚才不是说过不要为过去懊恼吗？
不是又说过不要相信谬论吗？
我整个身体都没十枚铜钱重，
体内又怎会有十枚铜钱重的珍珠呢？”

抓鸟人止住了哭声：“那好吧，
你告诉我第三个智慧。”

“好，第三个智慧就是，你必须牢记前两个智慧！”

不要给酒醉或昏睡的人忠告。
不要在沙地上撒种。
有些破衣服是缝无可缝的。

让我们回到那条普通的鱼去。
他为失去导师而悲伤了一阵子，
然后他想：“我要怎样才能免于渔夫的毒手呢？
我何不装死！
我要让自己反白，像野草一样漂浮于水面。
正如穆罕默德所说的：『我要在死前先死。』”
于于是他就装起死来。

“看看，这里有条又肥又大的鱼。
不过可惜，是条死鱼！”
其中一个渔夫掂着他的尾巴
把他提出水面，拍打了一下，
然后扔在岸上。

他在陆地上慢慢翻滚，悄悄
滑回到水中。

在此同时，
第三尾鱼，也就是那尾笨鱼，
正拼命奔窜，想逃过渔夫的追捕。

当然，渔夫的网罟终于还是围住了他。
当他躺在可怕的煎锅上时，心想：
“要是能活着离开这里，
我决不会再回到那狭隘的湖中。
我要到大海里去！
我要以无限为家。”

●每当我回忆起你的爱，
就会掉泪，而每当我听人
谈到你，
胸口就会蠢蠢然——
没有大翻腾，
只像睡梦中的蠢动。

●我们一生都在
互望着对方的脸。
今天也是如此。

我们是怎样守住这个爱的秘密的呢？
我们以眉传话，
以眼聆听。

注释：
①阿里（Ali，598-661），穆罕默德的堂弟，亦是回教的第四任哈里发，为回教史上极重要之人物。（中译者注）

耶稣之诗：基督是全人类
Jesus Poems

关于耶稣
在耶稣与鲁米之间有着强烈的精神联系。我听说，在伊朗一家基督教堂门楣的石头上刻有鲁米的一首四行诗：
在耶稣的居住之处，伟大的心灵汇聚。
我们是一扇永不上锁的门。
如果谁有苦痛，
走近这扇门。推开它。
耶稣和鲁米同是接纳和慈悲精神的体现者。耶稣没有跟任何人有着著类似鲁米与夏姆斯之间的友谊，但他和鲁米对待小孩与被社会遗弃者的态度却并无两样。鲁米对十三世纪时候回教小村镇里那些备受冷落的成员表现出深深的关怀。他常常会在路上停下脚步，向老妇人和小

孩子鞠躬，祝福他们和接受他们祝福。有一天，一个亚美尼亚屠夫——一个基督徒——打鲁米面前经过，鲁米立刻站住，向对方连鞠了七个躬。又有一天，鲁米走到一群正在玩耍的孩子中间，告诉他们，他们将来都会像他一样，长大成人；这时候，一个小孩从田的另一边向他飞奔过来，一面跑一面喊：“等等我，等等我！”鲁米静静等著，等小孩走近以后，他向小孩鞠躬为礼，小孩也向他鞠躬为礼。

●我透过门喊你：
“神秘主义者都已经
群聚在街上了。快出来吧！”
“不要烦我。
我病了。”

“那怕你死了也不打紧！
耶稣就在这里，他可以
叫人复活。”

●骑在蹇驴上的耶稣
耶稣骑在蹇驴上，肖似
理性的精神驾驭著
野性的灵魂。
让你的精神像耶稣一样坚强。
如果你的精神削弱，
蹇驴就会膨胀成巨龙。

当你看到一个智者
做出某些看似不仁慈的举动时，
应该感激。

话说有一次，一个圣者
骑驴经过一个睡著的人身旁时，
看到一条蛇正爬入他的口中！
圣者来不及阻止，蛇爬入了那人腹中。
圣者赶忙用手杖连敲睡者的头，把他敲醒。

睡者惊醒过来，奔到一棵苹果树下。
苹果树下掉满一地烂苹果。

“吃！你这个可怜人！吃。”
“你为何这样对我？”
“继续吃，可怜的家伙。”
“我以前从未见过你！
你是谁？为什么你要和我的灵魂过不去？”

圣者逼那人不断吃烂苹果，

然后，又用手杖打他，逼他跑步，
如是者整整四小时。
最后，那人精疲力竭、满身是血，
不支倒地
吐出胃里所有东西：包括苹果和蛇。

当他看到丑陋的蛇，马上跪倒在圣者面前。
“你是迦百利吗？你是上主吗？
我竟然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你赐予我新生命。
我对你说过的那些话何其愚蠢！”

“如果我一开始就对你说出实情，
你可能会恐惧得瘫痪。
穆罕默德说过：『如果我告诉你们，
敌人就住在你们里面，那么，
就是最勇敢的人也会变得瘫痪。
没人会外出，没人会做任何事。
没有人会斋戒或祷告，
而所有能带来改变的力量将消失无踪。』
职是之故，打你的时候，
我才会箴默不语。

真主的箴默是必要的，因为人的心灵无比脆弱。
如果我告诉你有关蛇的事，你根本吃不下苹果，
而如果你不吃苹果，就无法把蛇给吐出来。”

那个被治愈的人依然跪着：
“我无从感谢你，
真主会感谢你的。”

●耶稣为何而跑
马利亚之子，耶稣，
正急急奔上一个山坡，彷佛
有野兽在追著他跑。

有人在他身后追问：“你为何如此慌张？
没有人在追你啊。”
耶稣继续跑，没有答话，转眼间又跑过了两片田。
“你不是那个能叫死人复活的人吗？”“我是。”
“你不是那个能令陶鸟飞翔的人吗？”“是的。”
“那么，谁能让你怕成这个样子呢？”
耶稣放慢了脚步。

“我可以以上主之名叫盲者聋者得医治。
我可以叫石山土崩瓦解。
我可以叫不存在的变成存在。
然而，我对冥顽不灵的人毫无办法。
我在他们面前说破了嘴，
他们都不为所动。
他们像石头一样顽固，像沙地一样
寸草不生。
罹患疾病的人会对上主谦卑，
但这种无动于衷的人
却对上主
以暴力与冷漠相向。
我要逃离的是这些人。

空气会一点一滴将水蒸发，
拒绝改变的愚人会一点一滴让人失去耐心。
他们像冰冷的石头，
让坐在上头的你逐渐失去体热。
他们感受不到太阳的存在。”

耶稣不是要逃离人群。
他只是要用一种新的方式教化他们。

●基督是全人类。
没有伪善者存在的余地。
既然处处都是甜美的水，
何必还要用苦汤来治病呢？

故事：在巴格达梦见开罗
In Baghdad，Dreaming of Cairo

关于巴格达
以下是更多采自鲁米《智慧律诗》一书的诗篇。这本诗集写成于一二六〇年至一二七三年间，鲁米把它题献给他的抄写员胡珊•切利毕。鲁米喜欢跟胡珊在孔雅城内到处溜达，或到附近的马林葡萄园散步聊天，引发诗兴。鲁米对入诗材料的取舍不拘一格，从《可阿兰经》里的段落、民间故事、笑话到各种忽发奇想，兼收并蓄，其取材之驳杂，放眼世界文学史亦罕见其匹。展读《智慧律诗》有如置身一间镜子之屋，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一切人事物，莫不是我们自身的镜像。

●在巴格达梦见开罗，在开罗梦见巴格达
不要再制造低沉的鼓声了！
把鼓棍包起来吧！

把你的旗子立在开阔的田野上吧！

不要再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了。

你要嘛看到意中人，
要嘛你会人头落地！

如果你的喉还没准备好喝酒，把它割掉！
如果你的眼还没准备好目睹合一的丰盛，
让它瞎掉！

我会用我全部的激情、全部的精力
寻找朋友，
直到我明白此乃多一举。

在一个人走过好些冤枉路以前，
真理之门不会在他面前开启。

正如数学上的“负负得正”一样，
人只有在经历两次的错误以后，
才会找到正确答案。

也许一个寻路者会说：
“如果我早知道路的话，
就不用东找西找了。”

但如果没有东找西找，
他又如何能知道路！

你恐惧失去某个高位，
以为它可以带给你好处，
但好处最后往往来自别的地方。
命运常常玩这种相反的把戏，
它让你向着某个方向投出希望，
却从你意想不到的方向满足你的希望。

它让你困惑而惊讶，
让你对未知不再那麼排拒。

你计划以裁缝师为业，
但最后当上的却可能是你从未想过的铁匠。

我不知道，我所渴望的合一
是会透过我的努力而来呢，
还是会透过我的放弃而来。

我像一头被斩首的小鸡，
因担心元神总有办法自我身体逸走
而慌张地扑翅。
渴望总会找到自己的出口。

从前有一个人，
继承了大笔的金钱和土地，
但迅即把财富挥霍殆尽。
那些靠遗产致富的人，
不会知道金钱的价值。

同理，我们不知道灵魂的价值，
因为那是我们白白得来的。

那人落得孑然一身，一无所有，
像沙漠里的猫头鹰。

先知说过，
真正的寻道者必须像琵琶
全然的虚己，
否则它无法奏出甜美的妙音。

当一把琵琶的音箱因塞满东西而喑哑，
弹奏者就会把它抛弃，
代之以另一把琵琶。

那把财产挥霍掉的人如今空了，
他的泪水夺眶而出。
他原有的铁石心肠柔软了。
这种情形也见诸许多其他的寻求者。

他们的祷告辞哀情切，
连众天使都忍不住为他们说情：
“上主啊，回应他们的祷告吧。除你以外，
他们已别无依靠。
为什么你对那些不如他们哀切的祷告者
反而更慷慨大度呢？”

真主回答说：
“我延缓施助，正是对他们的一种帮助。
他们现在需要，才不得不面向我。
如果我轻易满足他们的需要，
他们就会重新沉迷于旧日的荒唐。
听听他们的哀告声多么凄婉动人！

那才是他们该有的样子。”

夜莺会被关在笼里，
是因为它有一副美妙的嗓子。
谁听说过有人会关乌鸦的？

有两个人，
一个是老人家，一个是英俊的青年，
不约而同到一家面包店。
店主很喜欢那英俊的青年。

当老人和青年开口买面包，
店主二话不说就把面包给了老人，却对年轻的那一位说：
“马上就有新鲜出炉的面包了，
坐下来等一会儿吧。”

等热面包端出来，店主又说：
“不要走，新鲜的芝麻酥糖快做好了。”

店主千方百计要留住年轻人：
“对了，我有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你等一下，我马上回来。”

这也是，真正的寻道者之所以会
屡屡失望的原因。
他们一再与企盼的东西失诸交臂，
却一再得到他们
避之唯恐不及的东西。

那个继承巨产而又挥霍一空的人
日夜哀哭：主啊，主啊！

最后，在梦中，
一个声音对他说：
“你的财富在开罗。
到某某地点挖掘，
你将得到你企盼的东西。”

于是，他踏上了前赴开罗的漫漫长路。
当他终于看见开罗的尖塔时，
新的勇气涌上了胸膛。

但开罗是个大城市，
要找到梦中开示的藏宝地点

不是三天两头的事情。

他一文不名，只能靠乞讨为生，
但又羞于如此。
他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
“我何不在夜间，装成化缘的僧人，
向路过的人乞讨？”

羞惭与饥饿，像两股无形的力量，
把他拉来扯去！

一天晚上，他正在行乞间，
一个巡警突然上前要逮捕他。
原来开罗最近夜盗猖獗，
哈里发指示巡警要注意一切可疑人士。

那人大惊失色，连忙喊道：
“等等！我可以解释！”
“说吧。”
“我不是小偷。
我本住在巴格达，来到开罗才没多久。”

接下来，他把梦境告诉了巡警。
巡警听毕哈哈大笑。
这也是人们听到真理时
常有的反应。

激情具有疗伤止痛的力量，
可以让枯枝重生。
激情的力量胜于一切！

但另有一种虚假的乐天知命感，
它会诱劝人远离激情，放弃追寻。

逃开那可以稀释你激情的虚假救赎。
让你的激情始终丰沛充盈。

巡警对那人说：“我现在知道你不是小偷了。
你是个好人，但也是个大笨蛋。
我做过跟你一样的梦。
在梦中，有声音告诉我，
在巴格达某某街有一栋房子，
地底下埋著宝藏。”

巡警说的街名
竟是那人在巴格达住的
同一条街！

“梦中的声音又告诉我：
『那栋房子的外观是这样这样的，
到巴格达去，把它找出来！』”

巡警不知道，他描述的那栋房子的外观，
和那人在巴格达所住的房子
一模一样！

“虽然我做了这样的梦，
但我可没像你一样傻，
长途跋涉，沿街乞讨，
弄得自己精疲力竭、灰头土脸！”

那寻觅者默默无语，
但内心却在惊呼：
“原来我寻寻觅觅的财宝就在
巴格达我自己的家里！”

他感觉自己被快乐充满，不断在心里颂赞主。
最后，他说话了：
“生命之水原来就在我里面，
但我却走了这么多路才晓得。”

●死与笑
一个情人告诉他的意中人，
自己有多么多么爱她。
为了她，他每天黎明即起，斋戒沐浴；
为了她，他不惜舍弃了全部的
财富、权力与名望。

有一股火焰在他胸中燃烧。
他不知道火焰来自何处，
但它让他涕泣，让他像腊烛一样
慢慢融化。

“你做得很好。”他的意中人说道。
“但你做的全是爱的装饰品，全是花、枝、茎、叶。
要当个真正称职的情人，
你必须活在根里。”

“怎样才是活在根里？告诉我!”

“你做了每一件事情，独欠一死。
你必须死。”

听了这话以后，他就躺到地上，
放声大笑，然后死去。

那笑，是他的自由，
是他献给永恒的赠礼。

当月的光辉回归到太阳之中去时，
他听到了回家的呼唤，于是他就走了。

当光返回它的源头，
它不会带走
它照耀过的事物之一丝一毫。

它照耀过的，有可能是一个垃圾堆，
有可能是一个花园，
有可能是人的眼睛。
但都无关宏旨了。

它走了。而当它走后，
广袤的大平原在寂寞中神伤，
企盼着它的重返。

●猫与肉
有一个馋嘴的妇人，
无论丈夫买多少食物回家，
都会被她偷吃光。
但她总是千方百计抵赖，
不承认食物是自己偷吃。

有一天，丈夫为接待客人
买了一些羊肉回家。
这羊肉要花他两百天的工钱。

妇人一等丈夫出门，
马上把羊肉做成烤肉串
伴酒吃光。

等丈夫和客人回到家里，妇人就说：
“肉是猫吃掉的。

如果你有钱的话，就再去买些回来吧。”

丈夫命仆人把猫放在天秤上称了称。
重三磅。
“我买的羊肉一共三磅一盎斯。
如果这就是猫，那肉到哪里去呢？
如果这就是肉，那猫到哪里去呢？
快把那不见了的一方找出来吧！”

这就好比有人问：
如果你是身体，你的精神又在哪里？
如果你是精神，你的身体又在哪里？

但这不是我们需要操心的问题，
因为身体和精神是并存不悖的，
就像稻是由稻穗和稻茎共同组成一样。
神圣的屠夫从我们的大腿上挖下了一片肉，
也从我们的脖子上挖下了一片内。

可见与不可见两者
世界缺一不成其为世界。

你把尘撒向一个人，
不会怎样。

你把水泼向一个人，
不会怎样。

但如果你把水和尘和在一起
泼向一个人，就会在他头上
结成块块。

绿穗处处：跑来跑去的小孩
Green Ears Everywhere

关于跑来跑去的小孩
据说在中国，有三位道家大师，常常跑到熙熙攘攘的市场，站着不动，放声大笑。后来其中一位大师去世。在死者的丧礼上，大家都觉得很奇怪，因为另两位大师仍旧在笑，一点伤心的表示都没有。他们不但没有准备丧礼该准备的东西，反而在丧礼上放起了鞭炮来。鲁米的诗砍也像是在丧礼上施放的鞭炮：它们不愿顺应所谓的人之常情，反而刻意把我们的心思从哀戚中引离开去。

●过去，我是个腼腆的人，
但你却让我敢于引吭高歌。

过去，我拒绝碰桌上的食物，
如今，我要喝更多的酒。

过去，我习惯坐在草席上，
脸色凝重，独自祷告。

如今，小孩在我身边跑来跑去，
对我展脸而笑。

●绿穗
有一场大旱灾。谷物都干死了。
葡萄树叶由绿转黑。

人们像搁浅在岸的鱼儿
奄奄一息，辗转呻吟。
但有个人却不为这眼前的凄惨景象所动，
自始至终哈哈大笑。

人们责问他说：
“你怎么没半点恻隐之心？”

他答道：“在你们眼中，这是旱灾，
但在我眼中，这却是上主娱人的一种方式。

在这荒漠中，我看见
玉蜀亭亭玉立，高及人腰；
比韭菜还要绿的黍穗
像一片海洋，波动起伏。

我上前去触摸他们。
我又怎能不笑意盈盈呢？

你们与你们的朋友
是溺在由你们身体血液所构成之红海里的
法老王。
与摩西为友吧，把这视为另一条河水。”

当你们认为父亲待你们不公，
就觉得他的脸庞狰狞。
在嫉妒的兄弟眼中，
约瑟何尝不是个危险的人？
当你们与父亲和好，
他看起来就祥和而友善。而整个世界，

就会成为真理之理型。

当某人不懂得心存感激，
众理型就会如他所感受般呈现。
它们会成为一面镜子，
反照出他的愤怒、贪婪或恐惧。
与宇宙和好。享受它蕴含的欢愉。

这样，它就会变成黄金。复活日就在
当下。每一刻都是
新的美。

不要抱怨单调无聊。
这丰盛会把众多清泉的妙音注入你们耳中。

树枝一旦知道了生活的奥秘所在，
就会像人一样婆娑起舞。

有些奥秘我并不打算告诉你们。
到处都有人向我提出质疑：
“你的宣示有可能在未来是真的，
但不是在现在。”
但我所看到的那个普遍真理的形相却说：
这不是个预言。这是发生在
此时此刻的事情，就在你的手中！

这让我想起了乌萨耳的儿子们。
他们走到大路上，等待远行归来的父亲。
他们父亲在远行期间变年轻了，而他们却变老了。
所以，他们碰到乌萨耳，并不认得，竟然问道：
“对不起，先生，您可有见过乌萨耳？
我们听说他今天会打这条路经过。”

“有。”乌萨耳答道。“他就走在我后面。”
其中一个儿子闻言就说：“真是好消息！”

但另一个儿子却认出了父亲，
他立刻俯伏在地，并呵斥他的兄弟说：
“你在说什麼话。我们已
内在于显现的甜美中。”

对你们的心灵来说，有所谓消息这回事，
但对内在之知来说，一切都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对怀疑者来说，这是个痛苦。
对信仰者来说，这是个福音。
对爱者或有灵视者而言
这是正在过的生活。

信仰的规则
犹如门与守门人。
它们合力守护显现者
免受干扰。

无信仰就像包在果实外面的果皮，既苦且干，
有信仰就像里头的果肉，甜而多汁。
但真正的里头是超越“苦”与“甜”的，
它是美味的真正源头。
这是无法言诠的，我溺在其中了！

但让我像摩西一样
在水中辟出一条路来。
我能述说的，仅有如下这些，
至于其馀，则隐藏：

你的智慧像碎片，像散处各处的黄金碎屑。
你必须把它们组合起来，如此
皇家的印信
才能压入你的内里。

凝合，然后你将会像大马士革一样可爱。
点点滴滴把你的各部分收集起来，然后
你将会比一枚金币更亮丽，
你将会变成一个有华丽雕饰的酒杯。

朋友会成为你的面包及泉水，
你的灯，你的帮助者，你最喜欢的甜点
和一杯美酒。

与唯一者结合事属恩赐。
把所有方块都收集起来吧，
我将会为你显示那是怎样的光景。

那是言说的目的：
助我们成为“一”。

“多”有六种不同的情绪。
“一”则只有平和与静默。

我知道我应该保持缄默，
但亢奋却像打喷嚏或打呵欠一般，
让我无法把嘴合拢。

穆罕默德说：“我一天恳求上主宽恕七十次。”
我也一样。原谅我。原谅我说得太多。
但上主让奥秘显现的方式，
却让字词在我之内不断快速流湍。

一个睡者正在睡眠，
他床单的一角沾在河水里。
睡者梦见了远处有水源，他大喊：
“水！前面有水！前面!”
正是这个“前面!”让他不愿醒来。
未来、远方
这些都只是幻象。
品尝真主的此时、此地。

啜饮现在才是真正的智慧，
向前向后看都只是小聪明。
迂回已死，把它放入墓中吧。

学究式的渊博只会令人晕头转向。
倒不如用心倾听。

当老师只是欲望的一种形式，
一道闪电。
你能骑著闪电
前往华克什或远赴奥克斯河去吗？

闪电不是指引。
闪电只是下雨的前兆。
稍稍啜泣吧。心灵的电闪
为的是叫我们啜泣
憧憬真实的生命。

孩子的聪明告诉他：“我该上学。”
但这聪明本身不能给他什麼学问。

病人的聪明告诉他：“我该去看大夫。”
但这聪明本身不能治好他的病。

有些魔鬼蹑手蹑脚走近天堂

想要偷听秘密，但他们听到的却是：
“离开这里，到凡间去。谛听先知之言。”
要进屋内，就穿门而过吧，
那只有咫尺之路。你是中空的芦苇，
但你却可以再次变为甘蔗，
只要你听从指引。 那指引会挪开你的鹰头罩。
爱是放鹰者，你的王。

让它来训练你。永不要说或想：
“我总比……某些人强。”

那是撒旦的思考方式。
安睡在精神之树的安详树荫下，
永远不要让你的头伸出绿荫之外。

●鸟儿的歌声纡解了
我的思念。

我像它们一般狂喜，
却苦不懂得倾吐。

宇宙的灵魂，求求你，
让歌声或什么东西，
自我体内流泻。

●爱之道不在于精巧的论证。
门被荒废了。

鸟儿们在天际
自由自在的盘旋。
它们是怎样学会飞的？

它们掉下来，又掉下来，
终于获得了翅膀。

●你分了我的心，
你的不在搧起了我的爱。
别问怎样。

然后你来了。
“不要……”我说，
“不要……”你答。

不要问为什么，
这令我欢快。

●最后的人物
我左思右想，
怎样才能把我的脸
变成是你的。

“我可以附在你耳边
诉说一个我做过的梦吗？
你从未对别人提起过这个梦。”

你点了点头，脸有笑意，
彷佛在说：“我知道你要玩什么花样，
来吧。”

我是你用金线绣在缀锦上的
最后一个人物，
一个绣著好玩的附加物。

但你缀锦上没有任何部分
是多余乏味的。
我是它美的一部分。

●我抓住一块朽木，它变成了琵琶。
我做了些卑劣的事，它对某些人带来了帮助。
我说人不能在圣月旅行，
但我自己却去旅行，并遇上奇妙之极的事情。

交织：共同的修炼
Being Woven

关于交织
伊朗人有种称为“马赛拉”（moshaereh）的古老游戏。“马赛拉”一词的原意为“与诗为伴”。这是一种连缀诗句的游戏，由一群参加者轮流背诵诗句，规则是每个参加者所背诵的诗句，其首字必须与前一人所背诵诗句的尾字相同。这种游戏往往一进行就是几个小时，而线延不断的诗句就像缕缕丝线，把参加游戏的一家人或一群朋友紧紧地交织在一起。
鲁米说过：“无论是在清真寺、犹太会堂还是基督教堂，我见到的都是同一个祭坛。”在另一个地方，也又指出，一个人如果过分膨胀自己的宗教或国家，他的恻隐之心就会有枯竭之虞。在宗教战争和宗派冲突处于白热化的十三世纪，鲁米这番金玉良言格外显得难能可贵。当鲁米在一二七三年十二月过世的时候，各大宗教团体都派代表出席了他的丧礼。

●交织
“这条路上充满真正的献祭。

这条路险阻重重，使人望而生畏。
走这条路需要勇气和精力，
可是，路上却布满了足迹！
这些伙伴们是谁？
他们是梯子的阶梯。借助他们！
有他们为伴，
你往上爬的速度将可加快。

你可能乐于踽踽独行，
但有其他人同行可以让你走得更远，更快。

每们先知都在寻找同伴。
一堵孤零零的墙毫无用，
必需要和三或四堵的墙合作，
才能撑起一个屋顶，

当笔和墨会聚，
白纸就能说出话来。
灯心草和茅草不互相交织
就不能成为有用的草席；
风一来，
它们就会各自被吹走。
同理，真主配对万物，
赋予他们友谊。”

这就是捕鸟者和鸟儿争论
隐士生活与群体生活孰优孰劣时
所发表的言论。

那是一个冗长的辩论。
快刀斩乱麻地把它结束掉吧，胡珊。
让《智慧律诗》不要那么累赘。
轻快的语音对心灵之耳会更有魅力。

●水车
和我待在一起，朋友。
不要走开或睡著。

我们的友谊，
是由警醒建立的。

水车接受水，
旋转，然后使它
泪洒而出。

它就那样子待在花园里，
但另一个圆
却在干涸的河床里滚转，
追寻它自以为的所欲。

留在这里，随水车的
每一下转动而颤动，
像滴水银。

●谷仓的地板
一个苏菲在世界各地流浪。
一夜，他到达一个苏菲教团作客。
把驴子绑在马厩，
然后接受主人的款待。
主客一起沉思冥想，进行神秘的修炼。
对一群苏菲来说，一个访客所能带来的教益
要比一本书多得多。
苏菲的书本不是由墨水与字母所构成。
学者热爱的是文字，苏菲热爱的却是足迹！
他追随足迹，搜捕猎物。
起初，他只能靠足迹辨物，
久而久之，他学会靠气味辨物。

靠气味辨物，要比靠足迹辨物
精准百倍。
向神圣者敞开的人，
对苏菲来说犹如一扇门。
别人眼中无用的石头，
对苏菲来说可能是一颗珍珠。
你可以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影像，
但一个谢赫可以在破砖瓦中看到比这还要多的东西。
苏菲导师是一些精神先于世界而生的人。
在进入现在的肉体以前，他们就已活过好几辈子。

在种子播下以前，他们已经丰收。
在有大海以前，他们已经采得珍珠。
在天使反对上主创世的时候，
这些谢赫已经站在他们中间
鼓掌喝采。
在物化以前，他们已经晓得

被形躯所困会是什么感觉。
在有夜空以前，他们已经见过土星。
在大麦结籽以前，他们已经尝过面包的滋味。
在未有心灵以前，他们就已懂得思考。

我们总是把心思摆在过去或未来，
但谢赫却不受过去或未来的羁绊。

在矿坑还没开挖以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里面藏有金属；
在未到达葡萄园以前，
他们就已经知道有什么兴奋的事等在前头。
才七月，他们就感受到十二月的气候。
在太阳未升起以前，他们就已经找到阴影。
在自我消解状态，当万物都已销融，
他们却能辨认出万物。
蓝天啜饮他们旋转的酒杯；
太阳穿戴他们慷慨的黄金。

当两个这样的人相遇，他们就不再是两个人。
他们是一，也是亿。
海浪和他们最相像，
因为海浪是一，也是多。

朋友，我们是同行的旅人。
抛却你的疲乏。让我向你展示
一小点无法言诠的美。
我像一只走入谷仓的蚂蚁，
正带著傻傻的快乐，
试着把一粒比我身躯大得多的谷粒搬走。

●摸象
有些印度人带来一匹象供展示。
这里没人看过象长得什么样子。
展示的时间是晚上，地点是一间黑室。

我们一个接一个
走入黑室，
靠手去知觉大象的长相。
出来以后，我们分别发表观感。

我们其中一个摸到的是象鼻。
“象是长得像水管的生物。”

另一个摸到的是象耳。“一种强而有力，
经常前后摆动，像扇子的动物。”

摸到腿的那个说：“直挺挺的，
我觉得它像庙宇的柱子。”

摸到象背的人表示：
“像张裹著皮革的王座。”

我们之中最聪明的那位摸到的是象牙。
“像一把陶瓷的圆剑。”
他很为自己形容的精确而自得。

我们各摸到了象的一部分，
却把它当成是全部。

我们感官对实相的认知
其偏狭
犹如指掌在黑暗中对象的摸索。

如果我们能人手一根腊烛，
齐步走入黑室，自能看出
象的全貌。

思慕之歌：私密的修持
Wished－For Song

关于私密的修持
蛋在鲁米诗中象徵的是一个可以让每个灵魂孕育出其自身特质的隐静空间。私密的修持可以孵化出可爱的多样性。同是一颗皮革质的蛋，它孵化出来的有可能是只麻雀，也有可能是条蛇。灵魂在闭关静修或四十天斋戒（chilla）期间所发生的变化，和胚胎在母体内九个月的变化一样可观。冥想或其他任一种孤独的修行方式（如黎明时散步、每天早上写一首诗或坐在屋顶上观看日出等）都可以让人的灵魂拓深拓宽。
有以下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囚犯收到朋友送的祷告毯，虽然这不是他最中意的礼物（他最巴望得到的是一把能打开狱门的锉刀或钥匙！），但他还是用它来进行一天五次的礼告。他每天跪在毯子上祷告，跪拜，祷告，跪拜。久而久之，他注意到在毯子上方有一个很奇怪的图案，位署刚好就在他叩头时前额碰触的地方。他对著图案苦思冥想良久，蓦然发现，那原来是他因室门锁的结构图！他终于可以越狱了！任何你每天持之以恒在做的事情，都可以为你打开一扇通向精神深处、通向自由的门。

●思慕之歌
你是歌，
一首思慕之歌。

穿过耳朵，进至中心去吧
那里是天空，是风，
是静默之知。

撒下种子，并覆盖它们。
在你作工的地方，
叶片自会抽芽滋长。

●一篮新鲜面包
先知穆罕默德说：“在这路途上，
没有比你作的工，是你更好的伴。
你的行为是你最好的朋友，
而如果你残忍、自私，你的行为将是
住在你墓中的毒蛇。”

但告诉我，
没有导师的指引
你懂得怎样作善工吗？

要知道，即使最低层次的日常生活，
我们也多多少少需要别人的指导。

有知识，
才能有好的工作。然后，
在好一段时间以后，
也许是在你死后，
你作的工就会开花结果。

不管学习任何技艺，
都寻求帮助及指引。
寻找慷慨的导师，
一个浸淫于传统的人。

在贝壳中寻找珍珠。
跟匠人学习工艺。

当你碰上一个真正的精神导师，
要温文有礼而谦逊。
问他问题，并抱著热切的心情期待答案。
千万不要一副纡尊降贵的样子。

一个皮革师傅
不会因为他穿的是件破旧的工作服
而减低他的专业程度。

一个优秀的打铁匠，
穿的即使是件补绽的围裙，
仍无损他铸铁的手艺。

把你的傲慢撕碎，
穿上谦卑的外套。

如果你想学的是理论，
那就跟一个理论家讨论。
理论是透过口来获得的。

如果你学的是手艺，就要不断练习。
好的手艺来自手。

如果你想成为托钵僧，想习得精神上的虚静，
你就必须与谢赫为友。

谈论、阅读并修持。
灵魂会从有智慧的灵魂那里获益。

精神虚静的奥义
容或早已存在于朝圣者的心中，
但他却可能无此自知。

等待光照的开启，
像你的胸膛里充满了光。
正如真主所说的：
我们还没有把你扩而充之吗？（《可兰经》九十四章一节）
不要在你自己之外寻它。
你是奶的源头，不要到别处去找奶！

有一个奶的活水源头在你之内，
不要拿着空水桶左顾右盼。

你有一条通往海洋的隧道，
可你却向一个小池塘开口要水。

祈求爱的扩充吧。把心思完全摆在这上面。
《可兰经》上说：
它与你同在。（五十七章四节）

你手上有一篮新鲜的面包，
可你偏偏挨家挨户去要面包屑。

敲你自己那扇内在的门。不要敲别的门。
河水深及你的膝盖，
但你却老想喝其他人水袋里的一口水。

你身边四周都是水，
可你偏偏只看见那道把你与水隔开的围栏。

马明明就在骑者的胯下，但他却问：
“我的马呢？”
就在这里！就在你屁股下！
“没错，我胯下是有匹马，但我的马呢？”
你是瞎子不成！

他渴得发慌，以至于无视于
溪水就打从他脸上不远处流过。
他像一颗置身海底之下的珍珠，
在蚌壳内满腹狐疑地问：
“大海在哪里？”

他心灵的疑问在他面前竖起了围栏。
他的肉眼绑住了他的真知。
他的自我意识封住了他的耳。

如痴如醉地守在主旁，
心无旁骛。

只有一条正道：
浇灌果树，不要浇灌荆棘。
对那能滋养精神与真主照明之光的物事慷慨，
不要抬举会引起痢疾与肿瘤的物事。

不要喂你两个不同的部分以等量的食粮。
精神和肉体各有不同的负重，
它们需要的关注也各不相同。

我们老把鞍座放到耶稣身上，
而一任驴子无负无担在草地上奔跑。

不要让身体去从事精神才胜任的工作，
不要让精神去背负身体背负得来的担子。

●独自祷告
当我们与别人一起崇拜，

我们会特别专注，
一坐几小时也不以为意。
但换成是独自祷告，
我们可能待不上几分钟，
就会匆匆站起来，
顺从各种心念的驱使。

不过这些心念都是可以转化的。
地下的矿物质在被树吸收以后，
会变为树的一部分，
植物在被动物吞食后，
会变为动物的一部分，
同样，人也可以卸下身体这件大行李，
变得轻盈。

●包裹自己的人
真主把先知穆罕默德称作穆沙米尔，
意谓“包裹自己的人”，并说：
“从你的掩盖中走出来吧，你怎么
这么喜欢躲藏和逃开呢。

不要遮盖你的脸。
世界是酒醉的、蹒跚的身体，而你
是他清明的头。

不要隐藏你那仁慈的腊烛。
站起来，彻夜燃烧，我的王子。
没有你的光照，
一头巨狮就会被一只兔子俘虏。

穆斯塔法，我所挑选的人，
我最干练的向导，
挺身而出
肩负起船长的重责大任吧。

看看文明的篷车队，
是怎样受到十面埋伏。

愚人在世界各地掌权。
不要学耶稣的孤独。
活在群众之中，为他们掌权。

胡麦鸟住在最适合自己的加夫山①，
你也应该学习胡麦鸟的模样，

住在最适合自己的地方。
住在人群之中，担当教育灵魂的工作。”

注释：
①胡麦鸟（Humay），神话故事中的鸟，说是人与舆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乃是由它的影子赋予的；加夫山（Mt.Qat），一座位于世界末端、真主住处近旁的山，在鲁米的神话系统中，加夫山为胡麦鸟的住处。（英译者注）